三色貓茶會

赤川次郎

葉蕙 譯

正文社

三色貓茶會



赤川次郎

葉蕙 譯

正文社

目錄

序曲

「假如哦。」女主人露出美麗的微笑，拿起茶杯說。「假如這杯紅茶有毒的話呢？」

倘若那句話是為了使「茶會時光」的對話熱烈起來的話，只會帶來完全相反的效果而已。

在旁邊低聲細語，正在談着「仍是小姑獨處的女兒」或「工作太忙，連約會時間也拿不出來的兒子」，盡量隱藏「說不定有機會撮合」的心情的太太們，聽了這家女主人的那句話後，不期然沉默下來。

開口說話的是幾乎扎根在這個家的女傭。

「太太，那種事千萬別拿來開玩笑。」她穿着合身的和服。「聽起來豈不是說我落毒嗎？」

「誰也沒說你落毒呀。我是說『假如』啊。」

「儘管如此，畢竟——」

「我知道呀，你是不會做這種事的。」這樣說着，女主人把茶杯裏的紅茶一飲而



盡。

在場的所有人一瞬間心頭一震。

當然肯定那是開玩笑，可萬一真的有毒的話……

假如這個人死在這裏的話，這大宅的土地、建築物、存款、股票……不知到底有幾億的財產，究竟會落到誰的手中？

她沒有孩子，很難辦呢。全體親戚一定為了繼承權的問題出現大騷動吧。不過說起來，她為何不生小孩呢……

——在女主人喝紅茶那只不過十秒鐘之間，在場的人其實已天馬行空地胡思亂想了一番。

女主人呼了一口氣，把茶杯放回碟子上，說道：

「這紅茶很好喝。」

隔了一段時間，興起有些不自然的笑聲。

「太太，你的電話。」

女傭走過來靜靜地叫她。

「誰打來的？」

「對方沒報上名字。」

「那種人的電話不必通報。」
「可是，是打去屋裏頭的。」
女主人揚了一下眼梢——笑容從她的表情瞬間消失，卻只是一、兩秒鐘的事。
「失陪一下。」她欠欠身。「請慢用。」
說畢，便安靜地走出客廳。
「給大家添咖啡或紅茶好嗎？」
女傭並沒有特定對誰這麼說，客人們不經意地互相對望一眼。
「也好。那就拜託了。」有人說。
「那麼，馬上端來。」
女傭也離開之後，客廳裏只留下客人——
空氣彷彿突然鬆緩下來似的。
「——怎麼鬆了口氣呢。」
其中一人坦率地說出內心感受。
「對呀。肩膀酸疼呢。」
雖然大家口裏這麼說，其實心裏也明白自己喜歡來這裏。
「說話必須小心為上。」有人說。「她丈夫過身才一個月，不是嗎。」



「可是這個聚會沒有停止，真了不起呢。」

「這叫了不起嗎……」

「她是『美貌未亡人』呢。我也想試試看。」最年輕的女性說得也很直率。

「哦，你先生不是音樂家嗎？人又長得英俊，不是很棒嗎？」

「他死了我就傷腦筋了，根本沒有餘裕去享受當未亡人的樂趣。」

「對呀。除非像這家人一樣有財產……」

大家不約而同地環視客廳內部……

說是客廳，其實現在這六名女性置身於所謂的「涼台」部份，並排着舒適的沙發，白天是用作日光浴的鑲玻璃空間。

現在是晚上，庭院的草坪及花圃浮現在微暗的燈光裏。

然後，天井也是鑲玻璃的，可以仰視晚秋清澈的星空。

——笹林彩子。

這大宅的女主人是以大型電器製造商「ＢＳ電機」為中心的企業——「ＢＳ集團」的代表。

她丈夫笹林宗祐於一個月前意外身亡，由彩子繼承代表的職位。

彩子現年四十五歲，比丈夫小五歲，但外表可說比他年輕十歲以上。

「——她叫甚麼名字？」有人說。「那位女傭。」
「啊，好像是叫——昭江。姓就不知道。」
「是那個名字吧。聽說她在這裏工作了三十年以上了。」
「很有威嚴呢。不過，不曉得她心裏在想甚麼，你不覺得嗎？」
「噓！」
時機恰恰好，「女傭」推着載了咖啡和紅茶壺的手推車進來。
「久候了。」
正在為客人的杯裏倒咖啡或紅茶時，笹林彩子回來了。
「——太太，紅茶如何？」
彩子不答，逕自走到沙發處。
「——啊？」她回頭說。「噢……茶已經涼了，替我換另一杯吧。」
「好的。」
昭江把彩子的茶杯移向手推車。
遠處傳來輕微的門鈴聲。
「有訪客吧。」
昭江聽到後，就快步走出去。



客廳不期然又沉默下來。
蓋因女主人閉口不語，彷彿若有所思。
在這個每月例行的「晚餐會」上，彩子忘記了客人的存在，陷入沉思的情況，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過了一會，昭江回來了。
「太太。」
「誰來了？」彩子問。
「這……」昭江吞吞吐吐。
「沒關係，你說。」
「好像是警方的人。」
「明白了。你先帶他去會客室吧。」
「好的。」
昭江離開後，彩子終於回復笑臉。
「很抱歉，今晚就此結束吧。」她說。「來了不速之客——大概是為了外子的事故吧。」
如果彩子說「結束」，那就是「結束」。

「那麼，改天見……」
「很愉快呢。」
「多謝款待。」
各人異口同聲地説着，紛紛站起來。
「抱歉，不能送你們了。」
彩子站起來，輕輕致意之後快步走了出去。
「——怎麼樣子有點奇怪呢？」
六人互相點頭，從客廳走向玄關。
「我去洗洗手。」有人説。
「我也去。」
其他人也紛紛響應。
客人用的洗手間在玄關附近。
這時候，昭江帶着兩名男子走進玄關。
「要回去了嗎？我馬上安排車子。請稍等一會。」
昭江把那兩名西裝打扮的客人帶去會客室後，趕忙打電話叫計程車。
「——剛才的是刑警先生？」



「好像是。但不太像刑警。」

「喏。尤其那個雙肩垂斜的高個子，看來人很好呢。」

「真的。屬於當花旦角色的類型呢。」

她們一邊輪候洗手間一邊聊天時，昭江走過來。

「需要等一會兒，請到起居室去吧。」

當她正要打開玄關進去正面的門的時候。

那道門裏面響起尖銳的炸裂聲。

一瞬間，所有人面面相覷，一動也不動。

兩名刑警從會客室衝出來。

「剛才是甚麼聲音？」雙肩垂斜的刑警問。

「不曉得。從這裏面……」

「片山兄。」另外一名大塊頭的年輕刑警說。「是鎗聲吧。」

「不可能！這房子哪來的鎗——」

昭江話沒說完，稱作片山的垂肩刑警打開正面起居室的門。

笹林彩子的臉朝向上，倒在寬敞的洋式房間中央的地毯上。

「太太……」

「不要進去。」片山刑警對另一名同伴說。「石津，馬上叫救護車。」

「是！」

片山刑警走進起居室內。

——客人們也戰戰兢兢地從開着的門窺看裏面的情形。

彩子的右手握着小型手鎗。血從右邊的太陽穴傷口淌流，滲入了地毯裏。

「——是自殺吧。已經死了。」

聽了片山刑警的話，眾人呆然。

「為何太太……」

昭江也臉青唇白。

「不曉得……我們是來問話的。」片山刑警說。

這時——

「久等了吧。」從洗手間出來的女性說。「請——怎麼了？不上洗手間嗎？」

她那理所當然的語調，彷彿使現場沉痛的空氣更加沉重了……



1 回國

飛機開始下降，有點搖晃。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的咲帆因那搖晃而醒過來。

「還有多久？」她叫住空中服務員。

「四十分鐘左右便到成田。」

「謝謝……呃——可以給我咖啡嗎？」

「好的。」

空姐伴隨着微笑說，回到通道上。

咲帆並不特別想喝咖啡，只是想吩咐一點甚麼。

她按下躺椅座位的掣，稍微立起，又斜斜躺下去。

有生以來第一次坐頭等艙。十小時以上的飛行也習慣下來，然後把個人電視、DVD唱機等裝備一個不留地玩個盡興。

「又不是小孩子……」

她嘗試使自己雀躍的情緒冷卻下來。

「久候了。」

一點也沒有「等候」的感覺，咖啡很快就端來了，快得嚇她一跳。

「來點巧克力如何？」

免費的！不吃白不吃，沒有拒絕的理由。

她拿了兩塊盛在銀色盤子上的巧克力。

「謝謝你。」她道謝。

——川本咲帆，二十五歲。

現在，她即將回到闊別七年的日本。

「還有半個鐘左右就到步了。」石津回來說。

「那就準時了。」片山點點頭。「怎樣？午飯待會去吃嗎？」

石津一臉認真地說：

「萬一三十分鐘內吃不完……」

「會有那種事嗎？」

「不會！」石津充滿確信地說。

片山笑了。



「那麼，進去那邊的自助式餐廳吧。那樣最快。」
「贊成！還能吃甜品呢。」
「我不是那個意思……」
——餐廳處於幾乎半滿的狀態。
「大份的炒飯！」石津堂而皇之地吩咐。
「喂……」片山用手肘捅捅石津。
「三人份，一起算。」
一隻手伸過來，把一萬日圓放在收銀台上。
片山驚訝地回過頭去。
「啊，你是——」
「那天多謝你了。我是唐沢惠美。」
身穿一絲皺褶也沒有的深藍色套裝，身材窈窕的女性——任誰都會想到她是一位能幹的秘書。
「這樣做很傷腦筋。」片山說。
「不是我出錢的。身為『BS集團』的一員，總不能要刑警先生付帳吧。」
還有其他客人排隊買食券。不能在這種地方起爭執。

「明白了。不過，下不為例。我們是公僕，沒有理由接受貴公司的請客。」

「明白。」

總之，片山、石津及唐沢惠美三人，在櫃台接過食物，到裏頭的桌子就座。

「片山先生果真是為人認真呢。」唐沢惠美說。

「只要偏離原則一次，跟着就有第二、第三次了。」

「我來倒茶。」唐沢惠美走去倒了三杯茶放着。「這是免費的。」

片山笑了。

「不客氣了。」他拿起紙杯。「今天只有你來接機嗎？」

「對。」唐沢惠美點點頭。「因為如果有高層要員來的話，傳媒發現了就會出動吧。」

「原來如此——公司怎麼樣？稍微平靜了吧？」

「表面上是的。不過，內心應該各有所思。」

——片山義太郎是警視廳搜查一課（重案組）的刑警。個子高瘦，雙肩垂斜。與他同行的石津刑警，身體硬朗是他的特點，外加他愛上了片山的妹妹晴美……

「說實在的，彩子女士逝世的衝擊尚未消失。」惠美邊用餐邊說。

「明白。才一個月嘛。」



「而且是自殺甚麼的……憑當時的狀況，令人懷疑她的死跟她丈夫宗祐先生的意外有關。」
「目前沒有那種證據。」
「我知道。為何彩子女士要那樣做呢……」
片山嘆了一聲。
「我和石津一到她的家便發生那種事，實在令人耿耿於懷。」
「不過，你們又不是去拘捕她的。」
「就是。只是在那個時候，事先沒有任何聯絡就去造訪……」
「不要把那種事放在心上。彩子女士並非那麼軟弱的人。」
「謝謝……」片山微笑——然後嚇了一跳。
片山才吃了一半，而唐沢惠美邊説着話，就已經吃完了。看不出她吃得很急的樣子……
「那我先走一步。」惠美站起來。「還有時間，請慢用。」
「謝謝……」片山半呆然地説……
唐沢惠美來到接機大堂，望望手錶，自覺滿意似地點點頭。

稍覺不安的是能否認出川本咲帆的臉容——在照片上看到的她是五六年前拍的。但不至於變化太大吧……惠美相信自己的直覺。

她站在大堂裏，注視着熙來攘往的人們，以及出國回來的人們。

「何不拿着寫上名字的牌子站着？」

背後傳來聲音。

惠美沒有急着回頭，因她知道那是誰的聲音。

「——你來幹甚麼？」她慢慢回頭問。

以十二月來說，穿着略嫌單薄的大衣，帶着有點揶揄的笑臉的男人站在那裏。

「當然是來接機的。」男人說。「你也是吧。」

她知道矇騙也沒用。

「你從哪兒聽來消息的？」

「沒有。我跟在你後面。」

「你跟蹤我？」

「因為若要悄悄接川本咲帆的機，就只有你。」

是真是假？惠美環視大堂，不見其他傳媒界的人物。

「你想對咲帆小姐說甚麼？」



「那個我沒想過。你不會默不作聲吧？」
「還好。保護咲帆小姐是我的工作。」
「保護？保護她甚麼？」菊池浩安有點苦澀地說。「必須保護的是你自己吧。」
「不要在這裏爭論那種事。」
「明白——你依然衣着光鮮啊。」
惠美看看菊池那身有點落魄的裝扮。
「那件大衣是三年前穿過的吧。」她說。「何不買件新的？」
「沒錢。因為所有雜誌受到某方的壓力所致，一看到我的臉就不用我的報道。」
「不是我啊。」
「你也知道才是。」
惠美也無法否認。
「——你靠甚麼生活？」
「有人養我。唔，等於小白臉吧。」
「那是……」
「胡桃啊。會田胡桃。」
「那女孩呀——你們住在一起？」

「嗯。一年左右。」

「哦……」

——菊池浩安今年應該三十歲了。他比惠美大兩歲，二人曾經有過婚約。

「不過……」菊池說。「發生了甚麼事？彩子女士竟然自殺，而且是用鎗。」

「如果你知道的話，我倒想請教。」

菊池盯視惠美。

「你不曉得真正的理由？不是表面上對外公開的理由吧。」

「嗯，毫不知情。公司內部也出現大混亂啊。」

菊池望着入境口的方向，說：

「那個不吃人間煙火的彩子女士竟自殺了……所有人都負擔着不為人知的深沉黑暗啊。」

惠美把眼睛轉向入境口，壓抑不住似地說：

「喏……何不找個地方好好工作？你老了很多。」

「還是老樣子。」菊池微笑。「難以啟齒的事坦白地說出來，是你的壞習慣。」

「我擔心你啊。是不是有哪兒不舒服？你看來很疲倦。方便的話——今晚要不要一起吃飯？」



菊池平靜地搖搖頭。

「感謝你的好意——那樣做的話，就會對不起胡桃。是吧？」

「嗯……是吧。」惠美垂下眼皮。「不過——還是好好檢查一下吧。萬一病倒的話，胡桃小姐就更辛苦。」

「多謝操心。」菊池帶着諷刺的語氣說。「我的事不重要，可別看丟了新『代表』的臉才好。」

「那才叫多餘的操心。」惠美反唇相譏。

這時，片山和石津走過來。

「啊，來得及。」

「片山先生——這位是新聞記者菊池浩安先生。這是片山先生和石津先生。兩位是刑警。」

「刑警？為何跑來這兒？」

「彩子女士死去時，兩位都在她身邊。」

「是這樣啊——我是菊池。」

「來採訪嗎？」片山問。

「差不多吧，雖然寫了也沒地方刊登。」

菊池把名片遞給片山。

「菊池先生以前在『ＢＳ通訊機』做事。曾經是優秀的研究員。」

「少來。」菊池皺眉時。「啊，飛機到了。」

「是吧。再過一會就出來了。」

——片山也感覺到菊池和唐沢惠美之間「不是普通朋友」，沒有再問下去。

就算飛機到了，還有入國審查的海關，也必須領取行李，因此需要花點時間。

「不可能……」菊池突然想到說。「刑警先生來這裏，難不成川本咲帆會有危險？」

「也不是的……只是想向她請教一下，關於她雙親的死。」片山說。「因為我聽唐沢小姐說，一旦進入了『ＢＳ集團』工作，就可能無法好好談話。」

「是嗎？那就好……我還以為她會被襲擊甚麼的。」

「總不至於吧。」惠美笑了。「『ＢＳ』的高層或笹林一家的人或許對川本小姐沒有好感，卻不至於殺了她吧。」

——川本咲帆是死去的笹林宗祐的女兒。

在彩子死去之前，沒有人知道她的存在。彩子死後，她的遺書開封時，發現了她丈夫的遺書同封在內。



上面寫着，宗祐跟彩子結婚之前，跟別的女人生了一個女兒，她就是川本咲帆。

在宗祐的遺書裏，他指示說，在自己死後，要委任妻子當「BS集團」的代表；萬一妻子早死時，則由川本咲帆繼承一切。

那件事，在彩子的遺書裏也明確記着，川本咲帆是宗祐正式承認的女兒。

當然「BS集團」會出現大騷動，同時傳媒和電視台也會爭相報道為「灰姑娘出現！」。

川本咲帆到德國的大學進修，畢業後在當地做好幾份兼職自力更生，目前廿五歲。

加上傳媒騷動的關係，「BS集團」大致上必須依照宗祐的指示去做。

於是，在德國過着貧苦生活的女兒，突然收到頭等艙的機票，現在即將回國。

當過笹林彩子秘書的唐沢惠美也將是川本咲帆的秘書，所以今天前來接機。

惠美之所以獨自前來，是因知道如果咲帆乘搭這班機回來的事傳出去的話，傳媒就會蜂擁而至……

「——差不多該出來了。」惠美說。

像是乘搭同一班機的乘客三三倆倆地從入境口走出來。

當惠美在逐個確認乘客的臉孔時——

「喂！」菊池說。「傳媒來了！」

伴着「噔噔噔」的地鳴聲，幾十名電視記者和攝影師一齊跑過來。

「為甚麼——」惠美愕然。「是你通知的？」

「不是我！」菊池憤怒地說。

不過，來了就趕不走。轉眼間，惠美被重重包圍，攝影機的鏡頭對準她。

「為何要保密？」

「在機場內舉行記者會吧！」

如斯的聲音中，惠美扯開嗓子喊：

「請等一下！咲帆小姐還搞不清楚情況。請不要作出太騷擾的行動。」

雖已這樣說，但現場的騷動好像未能抑制下來。

「——是那個吧。」片山說。

一年輕女子推着有點陳舊的行李箱，從入境口出現。她戰戰兢兢地環視大堂。

「是她。」菊池說。

片山對石津說：

「你去保護她。如果她被包圍就不能動了。」

「是！」



石津小跑步走向那女子。

「呃——」

「川本咲帆小姐？」

「是。」

「我幫你提行李吧。」

石津拎起女子的行李箱。

傳媒察覺到了。

「是她！」有聲音喊。

就在那時候——一個全身被灰色大衣裹住的女人向着川本咲帆奔過去。

石津發現了。片山看到女人手上有閃光的物體，喊道：「危險！」

石津叉腿擋在咲帆前面。

女人猛然伸出一把刀，刺傷了石津的側腹。

「石津！」

片山跑上前去。灰色大衣女人霍地轉身逃走。

「片山兄！」

「石津——」

石津按着側腹說：

「有點——痛。」

他踉蹌了兩三步才站住。

血從他按住傷口的手淌落。

咲帆蒼白着臉佇立不動。

「振作點！」片山扶住石津。「你還好吧！」

「還好……有沒有……膠布？」

說畢，石津跪了下去。

傳媒人士啞然注視那個情景……



2 陰謀

「哥哥！」
呼喚聲使片山回過頭去，但見妹妹晴美和三色貓福爾摩斯從醫院的走廊跑過來。
「哥哥，石津被刺傷了？」晴美說。
「嗯。但只是側腹被割到而已。性命沒有大礙。」
晴美大吐一口氣。
「——好極了！我讀了電郵，嚇得趕快飛過來呢。」她說，並瞪着片山。「明明有哥哥在一起，怎麼搞的！」
「有甚麼法子啊。誰也想不到會發生那種危險的事嘛。」片山反駁。「——如果石津不去的話，被刺的就是那女子了。」
「那位『灰姑娘』吧？刺她的是誰？」
「只知道是個女的。我站的位置在斜後方，看不見她的長相。」
「讓她逃跑了？為甚麼不追她啊？」
「我擔心石津的傷勢。況且大堂人多，實在……」

「算了。總之石津獲救了吧。」

「你去看看他，他會很高興的。」

「嗯。」晴美點點頭。「福爾摩斯，我們去安慰他吧。」

「喵。」

「你代我親他一下如何？」

「少來。」

「開玩笑的。」

一點也不像在擔心「戀人」的樣子。

「病房在哪兒？」

「這邊。」

片山率先走在前面。

晴美瞠目。

「特別病房？」

「原本是住在普通病房，後來接到『BS集團』的委託，換到特別病房。」

「嘿！一定是一天就好幾萬日圓哦。」

「好像是由『BS集團』支付的。」



「真好啊。我也來住住看。」

「這不是來溫泉旅行哦。」

單是房門就不一樣——是真材實料的木門。

走進去時，正是「酒店套房」的設備。

有沙發，還有陪伴人用的床，附設浴室和廚房。

「比石津自己的房間大多了。」晴美表示佩服。「石津……」

可能是石津在用點滴止痛的關係吧，似乎處於半睡眠狀態，聽到晴美的聲音，他啪地睜開眼睛。

「晴美小姐！你特地來探訪我啊！」

「當然啦。我哥險些被刺不是嗎。痛不痛？」

「還好，多少有點……不過，這也是工作的關係。」

「福爾摩斯也來看你了。」

福爾摩斯倏地跳到床上，溫柔地（？）「喵」了一聲。

「謝謝……不好意思。」

本來有畏貓症的石津，有晴美在一起就不太在乎了。

「你好好靜養吧。」

「那可不行！明天我就出院，加入搜查工作……」
「不要亂來。」片山說。「聽說最少要住院一個星期。」
「我會每天來看你哦。」
「若是那樣，我住一個月或一年都沒問題。」
「任性的傢伙。」片山笑說。
這時房門打開。
「片山先生——剛才多謝了。」
唐沢惠美走進來。
「啊，其後沒事吧？」
「是的。因此——咲帆小姐想要親自向那位刑警先生道謝……」
惠美退到一旁後，川本咲帆戰戰兢兢地走進來。
片山吃了一驚。
回國才不過幾個小時，咲帆全然改變。
她穿着紫色套裝，以年齡來說稍微樸素，卻非常相稱。頭髮也恤得很漂亮，一點也感覺不到長途旅程的疲勞。
這是惠美多方照顧的結果吧，咲帆全身散發某種風格。



不過，性格並不會那麼容易改變。

「你好……真是萬分抱歉。」她躊躇地走近石津的床邊。「為了我搞成這樣……」

「這是工作。」片山說。「你平安無事就最好不過了。」

「嗯……為何我會被襲擊呢？明明我甚麼都沒做過。」咲帆打從心底感嘆。

「今後也請多多指教。」惠美對片山說。「當然，我們也會充分小心的。」

片山不能說甚麼。刑警並不是保鑣。

「因為我的關係使別人受傷……石津先生，請不要恨我。」咲帆噙着淚說。

「毋須操心。」石津說。「我很健壯，一點點小玩意是殺不死的。」

「可是……」

站在床邊的咲帆欲言又止——突然她彎身在石津上面，吻他的唇。

當所有人目瞪口呆期間，咲帆從病房跑了出去。

唯一不動聲色的是唐沢惠美。她若無其事地施個禮，說聲「失敬」，靜靜地走出病房。

呆然的晴美在房門關起之後，這才杏眼圓瞪。

「——甚麼意思嘛！好失禮！」

「對、對不起。」石津說。「我來不及閃避——」

「又不是石津的錯。」晴美板着臉說。「下次不要救她！」……

「明白。」圓臉男人掛斷手機，說：「好像再過十分鐘就會抵達這裏。」

不僅是臉，就連身體也圓滾滾的。孩子臉，頭髮全白，整體來說既不平衡又怪異。

「唐沢打來的嗎？」跟他對照的男人瘦削又神經質。

「對。途中咲帆小姐提出要求，過去探訪受傷的刑警了。」

「原來如此——假如咲帆小姐真的被刺的話……」

「究竟是誰做出那種蠢事？」

用不耐煩的語氣說話的，是個全身鮮紅色套裝打扮的女性。

「不要瞪着我看，又不是我。」瘦男人說。

「我沒想過是你做的，也沒想過不是你做的。」

「喔，不要在這裏吵架。」胖男人勸解一番。「咲帆小姐快到了。帶着愉快的心情迎接她吧。」

意義深長的沉默在會長室內擴散。

聚集的三人，乃是構成「BS集團」核心企業的三大首腦。



圓臉圓身的是今井健一郎，「ＢＳ電機」的社長，五十五歲，一看就知患有高血壓。

瘦男人是佐佐木信廣，五十三歲，「ＢＳ通訊機」的社長。

然後，紅色套裝的女性是負責「ＢＳ集團」跟海外之間所有交易的「ＢＳ國際」社長北畠敦子，五十歲，精通英語、法語和普通話。

「——還要十分鐘？」北畠敦子說。

「不……八分鐘左右。」今井健一郎說。「唐沢是很準時的。」

「有八分鐘也夠了。」北畠敦子說。「怎樣對待咲帆小姐，我們必須先做決定。」

「你說對待……」佐佐木信廣蹙眉。「事到如今，若不承認她是代表……」

「那是不可能的，傳媒如此騷鬧。」北畠敦子搖搖頭。「況且，傳媒對她有好感呢。」

「世人大都喜歡灰姑娘的故事。」佐佐木苦笑着說。

「總而言之，宗祐先生和彩子女士都希望咲帆小姐承繼。依言而行是我們的任務。」今井健一郎說。

「那還用說。只不過——你們懂吧？我擔心的是外行人插手業務，現場會出現大混亂。」

「不會吧。她才廿五歲。」
「除非有人給她從旁出主意。」
「這麼說，該怎麼辦？」
「我們最容易做的是，請咲帆小姐當『BS集團』的象徵，面對傳媒就好。工作的事一概不干涉。」
「說的也是……」
「我們只要使她這樣做就行了。」
「那種事情──」
「做得到的。因為對方一無所知。」北畠敦子微笑。「對了──她有戀人就更好，那就無心工作啦。」
「會那麼順利嗎？」
「總之──」今井正色說道。「她必須擁有當代表的知識，而且自覺自己的立場。」
「我也曉得啊。只是想到應該要技巧地利用傳媒對她的注目而已。」
「怎樣利用？」佐佐木問。
「別說靠不住的話。你那裏最需要那種工作哦。」



「話雖如此……」

「那麼，首先動用情報網，調查企圖行刺咲帆小姐的是誰。」

「明白。」佐佐木沉着臉說。

這時傳來敲門聲。

「對不起。」房門開啟，唐沢惠美探臉進來。「來遲了。這位是川本咲帆小姐。」

三名社長站起來。

套裝打扮的咲帆靜靜地走進會長室。

「我們在恭候大駕。」今井走上前。「這裏是你的房間。」他說。

「這裏……」

「宗祐先生和彩子女士都曾經使用這個房間。」

咲帆環視偌大的會長室，好奇地說：

「有電視嗎？」

廚房傳出咖哩的香味。

菊池浩安走進玄關，喊道：「喂，今天不出去嗎？」

「啊，你回來啦。抱歉，我沒聽見。」會田胡桃熄了煤氣爐的火。「飯也煮好

了。馬上吃晚飯嗎？」
「也好……你想怎樣？」菊池脱掉大衣扔在一旁。
「我想吃了才出去的……沒時間了。我該走了。」
「那我自己來好了。」
「不，讓我來做。不花幾分鐘的。」
胡桃端上咖哩碟子和湯碗，擺在桌面。
「我只會做咖哩，對不起。」
「足夠了。」菊池拉開椅子坐下。
「對了，今天那位『灰姑娘』在成田險些被刺不是嗎？我看了電視，你的臉也拍到一點。好開心。」
「我碰巧在場。」菊池説。「對了，我今天提出的報道賣了一份。」
「不是很棒嗎！」胡桃兩眼發亮。
「如果評價好的話，説不定能繼續供稿。」
「絕對沒問題！」廿四歲的胡桃露出純真的笑臉，幾乎跳起來。「那麼，我也一起吃咖哩，吃了才走。」
她拿出自己的碟子……



「對不起哦。」會田胡桃邊吃邊説。

菊池浩安停下來。

「——怎麼了？你打破了甚麼嗎？」

「不是啦。因我沒有增加做菜的款式。」

「啊。我怎會為那種事抱怨呢？」菊池笑説。「但是，你的咖哩和漢堡扒是天下絕品。」

「謝謝。」胡桃微笑。「你真好。」

「你在説甚麼呀。」菊池伸手碰一下胡桃的柔髮。

「——啊！我不走不行了。」胡桃起身。

「我來收拾。你可以走了。」

「抱歉，每次都要你善後。」

胡桃馬上道歉——她真的很過意不去似的真誠道歉。

「行李呢？幫你拿去巴士站好嗎？」

「沒事沒事！一點也不重。」

胡桃穿上牛仔褲和短褸。

「明天回來？」菊池問。

「嗯。不過可能是入夜的時候了。那位導演很嘮叨的。」胡桃皺眉頭。「就算很晚我也會回來。」

「有甚麼事的話，打我手機。我去接你。」

「嗯！那我走了！」

胡桃出去了。傳來「咯噠咯噠」奔下公寓樓梯的腳步聲。

隔了一會，菊池又開始吃咖哩。

他有難堪的想法，卻又不能說：「辭掉那種工作啦！」

現在的菊池要靠胡桃的收入過活。

「——咦？」

菊池的眼睛驀地轉向屋裏頭的梳妝台。

胡桃經常帶在身邊的化妝品小袋擺在那裏。

「那傢伙……」

她忘了帶走嗎？——唔，也不稀奇。

菊池放下湯匙站起來。

她可能還在巴士站。當然，也有可能是用不着，所以留在家裏……



總之拿給她吧。

菊池趕忙拿起那個小袋，穿上放在玄關的涼鞋，走出房間。

這是兩層高的舊公寓，現在只有半數有住戶。業主說近日會改建，叫他們兩、三個月內搬出去。

他小步跑下樓梯，走到公寓外面。距離巴士站才五、六十米。

去到大馬路時，巴士站進入眼底。可是——在幾名等車的乘客中，不見胡桃的身影。

奇怪……正想着時，一輛車從巴士站開過來。是國產跑車，紅色的。

那輛車從菊池的身邊駛過去。這時——雖然是一刹那，菊池在車上看到胡桃的臉。

坐在前座的胡桃，彷彿在呆呆地注視遠方，並沒有發覺菊池。

菊池霎眼間看到駕駛席的男人的臉。戴着太陽眼鏡，頭髮留到肩膀，捆着鮮紅色的圍巾。

猜到了——他就是胡桃說的「嘮叨的導演」吧。

導演開車來接她，大概胡桃也知道吧。不，搞不好是對方擅自來接她的……

「都無所謂啦……」

菊池喃喃自語，把手裏拿着的胡桃的小袋抛向空中又接住。

回到公寓，再繼續吃咖哩。

這種生活會持續到幾時？

雖然胡桃為自己盡心侍候，但自己能夠接受她的好意到甚麼地步呢？

不過，我有事情非做不可，無論如何也不能半途而廢。雖然胡桃很可憐……

——會田胡桃是個「女演員」。

但她不會演戲。幾乎不需要演技或對白，因她是「AV女優」。

個子嬌小玲瓏可愛，即使是很緊密的拍攝，她從不表示厭煩，也不任性，工作人員都很喜歡她。

這一、兩年來，她在這一行業大受歡迎，幾乎每個月都有新片推出。片酬也相應地提高，但大部份都被菊池用在「採訪」方面，胡桃卻似乎很高興。

可是——儘管那是「做給人家看」的世界，工作時胡桃卻不能挑對象。她必須把身體貼在男人身上，當着許多工作人員面前嬌喘。

菊池並非不覺得心痛。

可是現在沒辦法——沒辦法。

菊池吃完咖哩，把碗碟拿去廚房清洗……



3 預言

「片山先生！」

片山走進大堂，東張西望不知往哪兒走之際，被一把清亮的聲音喊住。

「啊，你好。」

見到唐沢惠美快步走過來，片山鬆了口氣。

「要你勞駕跑來這裏，對不起。」唐沢惠美說。

「不，這是工作，我哪兒都去。」片山環視電視台的大堂。「咲帆小姐在這裏有何工作？」

「當然是電視演出。」惠美說。「我來帶路。」

她率先走在前頭，邊走邊說：

「就是熱門話題的『灰姑娘』，提出專訪或採訪的要求應接不暇。但總不能一一接受，又不能全部拒絕……這家電視台和我們公司有點來往，所以決定來這一家。」

「原來如此。」

「不過，關於成田發生的事件，由於還在調查中，已經請他們不要在節目中報

道。」惠美說。「那位石津先生，傷勢如何？」

「明天已經可以出院了。多謝操心。」

「好極了！咲帆小姐也很擔心。」

「舍妹嚇了一跳。」

「噢，她叫晴美小姐吧。對不起，她和石津先生有婚約吧。」

「不，還沒那麼明確……」

「咲帆小姐住過德國，所以親吻對方是很普通的。如果給他添了麻煩……」

「原來如此。我會這樣告訴舍妹。」

「——是這個錄影廠了。」惠美止步。「已經進入準備階段。等節目結束之後再談話可以嗎？」

「當然，我在某個角落等她好了。」

「對不起。因是現場直播的節目，實在……」

像是節目助理的女性，站在沐浴於燈光下的川本咲帆身邊細心說明。

咲帆用有點緊張的表情點一點頭，發現唐沢惠美的人影時，如釋重負般微笑。

「你說甚麼？」有人用不耐煩的聲音大吼着。「怎麼回事！」

整個攝影棚鴉雀無聲。



「只剩下十五分鐘了！你想怎樣？」

——是不是出了甚麼岔子？

這與片山無關，因此他站在攝影棚的角落冷眼旁觀。但事情好像相當棘手，工作人員着急地跑上跑下。

「——怎麼了？」

唐沢惠美走了過來，片山問。

「傷腦筋呢。」惠美苦笑。「我說要取消那個做法的。」

「哦？」

「喏。現在不是有個頗有名氣的占卜師麼？叫東敏子的。」

「嗯，她一整年都上電視。」

「聽說其中有她的一個環節，她將會占卜咲帆小姐的運勢。可是東敏子拂袖而去。」

「為甚麼？」

「咲帆小姐是今天的主角啊。她自己不是主角，所以心情不好。」

「好過份。於是回去了？」

「不過，本來占卜師就是心情反復的人吧……於是把那個環節延到節目的最後，

現正好像在物色別的替代角色。」

看來電視工作也不輕鬆呢，片山想……

節目開始了。

川本咲帆有點緊張地坐着，但實際上她並沒有講太多話，反而是用錄像帶追尋她成為「灰姑娘」的軌跡時間比較長。

「現在你的心情如何？」

主持人這麼問時，咲帆只是回答：

「事情太過突然，不太清楚。」

大概只能這樣回答吧，片山邊看邊想。

然而，主持人的問題之無聊也令他吃驚。他一再重複地拋出的問題不外是：

「您繼承了龐大的財產，大概有幾億日圓呢？」

即使這樣問當事人，也不可能答得出來。

片山看看唐沢惠美，見她因憤怒而表情繃緊。節目結束之後，她一定會怪責工作人員吧。

到了廣告時段，有人走進攝影棚。



「——喂，這邊！」監製招招手。

那是一位穿着圖案有點怪異的長袍的女性，頭上捆着頭巾。

「她是誰？」

「占卜師依莎貝爾·鈴木。」節目助理說。「馬上叫到的就只有她了。」

「沒聽說過啊。」

「嗯。以前在早上的節目介紹過。」

「總之，現在沒法子。做字幕吧！」

突然被叫來的人也神色慌張。

「呃……應該怎麼做……」

「你去看那位嘉賓的運勢，只要恰當地說幾句就行了。」助理拉住她的手腕。

「這邊這邊——你坐在那裏。」

別勉強了，片山笑起來。

「對方是川本咲帆小姐。現在名聲大噪的『灰姑娘』。你知道吧？」

「『灰姑娘』？」

「時間到了！還剩十五秒！」

被丟下的女占卜師，滿臉驚訝地坐在椅子上……

「那麼，接下來是例常的『嘉賓的未來』環節。」男主持人說。「今天東敏子老師有事請假，相對地，我們請來了如今備受注目的占卜師依莎貝拉．鈴木老師！」

聚光燈突然照過來，女占卜師大吃一驚。

「你好……呃……我叫依莎貝爾。」

「啊？」

「不是依莎貝拉，是依莎貝爾。」

「啊，不好意思。唔，沒甚麼分別嘛，哈哈哈……」

搞錯人家的名字卻「沒甚麼分別」？片山覺得那叫依莎貝爾的占卜師很可憐……

「那麼，請你為我們今天的嘉賓川本咲帆小姐算一下命，究竟會有怎樣美好的未來在等着她！」

咲帆坐在依莎貝爾對面的椅子上。

「那麼……讓我看看你的手。」

她拿起咲帆的手……

一瞬間，依莎貝爾臉色一變，連片山也看得出來。

「這種事……」她喃喃地說。「你——貴庚？」

「廿五……」



依莎貝爾睜大了眼，一直凝視着咲帆的臉。
主持人在意的是時間，他催促依莎貝爾。
「好了，怎麼樣？」
他的笑臉很不自然地抽動着，變成一張「怪臉」。
「你……」依莎貝爾用兩手握着咲帆的手。「最近曾經死裏逃生吧。」
「是的……」
「你很幸運。不過，『死亡』糾纏着你。」
那句話使攝影棚凍僵了。
「『死亡』？我會死嗎？」咲帆也認真地反問。
「不知道。不過，在你周圍會有好幾個人死去。你剛從外國回來吧。」
「是的，從德國回來。」
「『死亡』伴着你回來。即使在德國，也有你所熟悉的人死去了吧。」
「怎麼可能……」咲帆花容失色。
「CM！CM！」有人不顧麥克風收錄到，大聲喊叫「放廣告」。
「——你有甚麼企圖？」節目監製飛奔過去，大聲怒斥依莎貝爾。
「你們叫我『算命』……我只是占卜而已。」

「在電視節目裏，有人會說那種不吉利的話嗎？」

「可是，那是事實。」依莎貝爾拼命辯駁。「我沒說謊。」

「好傢伙！你從此不會有機會上電視了！」

監製不客氣地揪住依莎貝爾的胸板。

「你幹甚麼……」

「把她攆出攝影棚去！」

不能置之不理了。

片山跑上前去，捉住那名監製的手臂。

「住手！」

「不要插嘴！你是甚麼東西！」

胖墩墩的監製因怒氣而漲紅了臉。

「警務人員。」

片山出示警員證時，監製也鬆開了手。

「總之，她是個豈有此理的渾蛋！」

「懂嗎？」片山說。「把這位占卜師叫來的是你們。無論她說了甚麼，都是你們的責任吧。」



唐沢惠美走過來，摟住呆然佇立的咲帆的肩膀。

「上這種節目是錯的。咲帆小姐，對不起。」

「不會……」咲帆搖搖頭。「你們並沒有把我的事告訴這個人吧。」

「咲帆小姐——」

「我真的把『死亡』帶回來了嗎？說起來，一切都是從彩子女士的死開始的。」

「占卜是不準的！來，回去吧。」

主持人着慌了。

「請等等！節目尚未完畢啊。」

「隨便你。總之我要帶咲帆小姐離開。」惠美瞪視主持人。

就在這時候。

「啊……好辛苦……」

發出擠壓似的聲音的是那名監製。

在眾人啞然注視之下，監製猛抓胸口，肥胖的身體彷若崩塌般倒在地上……

「——你還好吧？」

唐沢惠美把倒滿可可的紙杯遞給咲帆。

「謝謝……」咲帆依然蒼白着臉。她啜了一口可可，問道：「那個人……死了？」

「現在救護車正趕來。」

因貧血而暈倒的咲帆，被送到一間休息室。

「怎麼樣？」片山走進來。

「片山先生，那個人怎麼了？」咲帆問。

「……看來太遲了。」

「那麼……」

「已經盡力了。聽說他的心臟本來就不好。」

「一看就知道。」惠美說。「咲帆小姐，那種占卜師所說的話，你可不能相信啊。」

「可是……」

惠美手袋中的手機響起來。

「是我的手機。」咲帆說。

在演出中，大概由惠美保管吧。

惠美從手袋拿出手機，遞給咲帆。

「——喂？——Ya？Mera？——Ya Ya.」



咲帆用德語對話。

片山有點不安地看着惠美。惠美用嚴肅的表情說：

「偶然罷了。占卜甚麼的根本不準！」

「Was？」咲帆的聲音提高。

然後談了兩三句話就掛線。

「——惠美小姐。」

「發生甚麼事？」

「剛才是我在德國的朋友美娜打來的……我在德國交往的男友——漢斯，被車撞死了……」

片山也說不出話來。

「——真不幸。」惠美說。「不過，交通意外並不稀奇。不是嗎？」

可是咲帆似乎完全沒把惠美的話聽進去。

「家父死於車禍……彩子女士自殺身亡……漢斯被車……連那位監製也死了。」

她自言自語地說。「會有這種在一個人周圍接連不斷地有人死去的事嗎？不尋常，這種事不尋常啊。」

「咲帆小姐——」

「不要太接近我為妙。」咲帆用僵硬的表情說。「片山先生也是。如果接近我就會死掉。」

「我一點也不在意。」惠美說。「我是咲帆小姐的秘書。不管在你身邊會發生甚麼事，只要咲帆小姐平安無事就好了。」

「你這人……」

咲帆哭了。大概情緒太激動了。

「我改天再來請教。」片山說。

「可以這樣做嗎？」惠美向他投以感激的眼神。「——對了。為石津先生出院去慶祝一下如何？咲帆小姐。」

「嗯……好棒呢。」咲帆拭着淚。「石津先生喜歡甚麼？」

「甚麼都喜歡。」片山即刻回答。



4 成員

「味道如何？」餐廳經理多少有點不安地問。

「嗯，非常美味！對嗎？厚川太太。」

「真的！量也不多不少，剛剛好。」

「你喜歡就最好不過了。」經理彷彿鬆了口氣。「請慢用。」

「謝謝。」

——經理走開後，今井瞳皺起眉頭。

「完全不行。根本沒有調味。」她說。「唔，幸好甜品味道不錯。」

「可不是。」厚川沙江子喝了一口咖啡。「以價格來說，這個餐太貴了。」

不從正面抱怨才可怕。這個「評價」，明天就會在這班太太之間流傳，並且落實。

「——你見過了？」厚川沙江子問。

「那女孩？不，還沒直接見過面。」今井瞳搖搖頭。「當然，外子幾乎每天和她打照面。」

「會怎樣呢？」

「只要她像傀儡一樣當集團的領導人就行了。傷腦筋的是她自己想做甚麼的時候。」

「但她甚麼也不能做吧。一個外行的小丫頭。」

「如果沒有給她出主意的人出現的話。」今井瞳點點頭。「唐沢小姐應該留意到的。」

「那個人沒問題。她很聰明，做事也謹慎。」

對話隔了一陣空檔，厚川沙江子說：

「對了。」她打開手袋。「雖然很突然，我拿到後天歌舞伎的入場券。如果方便的話，一起看如何？」

她拿出入場券，擺在桌面。

「後天呀……抱歉，最近有點忙，你去找其他人看看。」

「明白。」

「難得的機會，不好意思。」

「沒關係，我也說得太匆忙了──噢，有電郵進來。」

沙江子掏出手機來看。



「對不起。」她站起來。「我兒子打來的。我去打個電話。」

「嗯，請。」

沙江子走到餐廳入口附近，按下手機的按鈕。

「──喂？──剛才我問過了。」沙江子壓低聲音。「今井太太說她後天沒有空──就是嘛。果然在謀劃甚麼吧──不行啊，如果問她有甚麼事就奇怪了。她會起疑的──嗯，若有必要就這樣做吧──再見。」

正要掛線時，沙江子又說：「啊？待會兒？唔……也好。稍晚回去也──好吧。我跟今井太太分手後再跟你聯絡。」

沙江子的臉龐泛起紅暈。

──今井瞳喊住侍應。

「給我添一點咖啡好嗎？」

戒煙一年，現在有時還是想抽個痛快。

於是拼命喝咖啡，或吃曲奇餅。

原因是焦躁，對丈夫的焦躁。

「其實……」

其實應該由丈夫當「ＢＳ集團」的最高領導人才對的。

今井健一郎是「BS電機」的社長。在集團企業中，「BS電機」的規模比其他都大，收益也是最大。

笹林宗祐和彩子相繼去世，當論及繼承人是誰時，理當推薦今井健一郎。

為了管理由笹林家的財產而成立財團，必須有人出來當集團的領導人。

可是——今井健一郎遲疑不決。之後，在他遲疑期間，川本咲帆的存在就明朗化。

阿瞳忍不住說：

「你只要作出宣佈不就好了。」

可是今井堅持地說：

「我們必須遵守宗祐先生的遺志。」

現在——「BS集團」在事實上，是由今井和「BS通訊機」的佐佐木信廣，以及「BS國際」的北畠敦子三人以協議制來操作。

今井主動放棄了身居首位的機會。

阿瞳是因那個關係而內心焦躁。

不過——為何彩子女士要用鎗自殺呢？

那一晚，今井瞳也受邀出席了晚餐會——事前並沒有感覺到彩子有「死亡預



兆」。

「對不起。」厚川沙江子回來了。

沙江子的丈夫是「BS電機」的部長。沙江子也是那晚在場的成員之一。

「走吧。」阿瞳說。「我有車。要不要送你一程？」

「謝謝，為了兒子的事，我必須和人見面。」沙江子說。

——二人離開餐廳。

司機駕車來接送阿瞳。

「那麼失陪了。」阿瞳準備上車。「——對了，唐沢小姐說，繼承彩子女士的川本咲帆小姐也要在那幢大宅開會哦。」

「唔……有點不願意呢。」沙江子蹙眉。「不是會令人想起那時的事麼？」

「但沒法子呀。況且，這是親眼確定那女孩的為人的好機會哦。」

「說的也是。」

「總之，首先是去喝茶。唔，晚餐會變成『茶會』吧。」阿瞳說。「日期會另外通知。就這樣。」

「謝謝……」

阿瞳坐上車，嘆一口氣，對司機說：

「送我回家。」

車子開動，看不見沙江子的人影時，阿瞳說：

「稍微停一下。」

她吩咐司機把車開到路邊停下。

過了一會，一輛計程車從後面駛過來走遠了。肯定是沙江子。

「跟蹤那輛計程車。」阿瞳說。「小心別讓她發現。」

——真是個庸俗易懂的人啊。

沙江子是去跟男人見面的吧——那個時候，沙江子總是滿臉紅暈，所以馬上就知道是那回事。

換作往時就不理她了，但現在是「非常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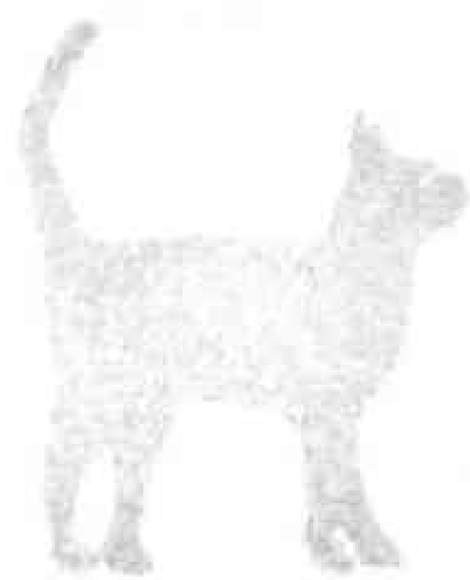
沙江子去見甚麼人，看情況而定，也有必要從「朋友」分類為「敵人」。

計程車在黑夜的城市裏飛馳。

阿瞳開始心裏怦怦跳，不知不覺連不能吸煙的焦躁也忘得一乾二淨……

「呃……」

那女子誠惶誠恐地上前說。



「嗯？」片山停下用餐的手。「有事嗎？」
「你是……刑警先生？」
「嗯……」
「果然！」對方如釋重負。「今天多謝了。」
片山莫名其妙，跟他一起吃晚飯的晴美說：
「啊！你是今天上電視的占卜師吧。」
「啊？」片山重新打量那名普通毛衣打扮的女子。「——噢！真的。」
她是依莎貝爾．鈴木。
「一起吧，請坐。」晴美說。
「可以嗎？」
「嗯——啊，請小心桌子底下。福爾摩斯在那裏。」
「啊？」依莎貝爾窺看桌底。「啊！晚上好。」
她和三色貓面對着面。
「喵……」福爾摩斯回應。
在烤肉店裏，石津也加入吃晚餐——現在石津去吩咐追加肉片。
「久候了！」石津竟然親自端上肉片來。「與其等他們，不如自己去拿來更快。」

「實在不像是剛剛出院的人呢。」片山苦笑。
結果，一個人來的依莎貝爾也加入，變成熱鬧的晚餐會。
「——那位監製真是不幸呢。」依莎貝爾說。
「喵……」福爾摩斯在桌子底下表示哀悼之意。

「那麼，『依莎貝爾．鈴木』是本名嗎？」晴美說。
「嗯。」依莎貝爾有點難為情。「外表看不出來吧？家父是西班牙人。」
「哦……」
「不過，家父家母都過世了——我是在孤兒院長大的。」
石津暫時停下吃飯的手。
「不過，占卜師真好啊。知不知道彩票的中獎號碼？」
「石津，沒禮貌。」晴美捅捅他。
「知道的話，所有占卜師都是有錢人了。」依莎貝爾笑說。
「不過……」片山說。「今天在電視台所說的話——」
「那個是真的看到。」依莎貝爾說。「——真傻。在電視上那麼認真地說出事實，誰也不會高興的。」



「不過，那是當占卜師的良心吧？」晴美問。

「不……是固執吧。跟我在孤兒院長大也有關係，經常自己一個人的感覺很強。我最怕取悅別人，奉承別人的事。」

「性格使然？」

「性情乖僻吧。雖然我不知道咲帆小姐的事，可若被人說『你被死亡糾纏』的話，誰也不會覺得愉快的嘛。如果當時稍微改變說法就好了。」

「即使知道也做不到吧。」

「嗯──占卜師之中，當然也有不具任何能力，這等於騙徒，然而在真正有能力的人之中，也有往積極方向作出預言的人，以及往消極方向預知的人。看來我是有往消極方向的預知能力，替人占卜也絲毫不能令人高興。」依莎貝爾苦笑。「占卜的人也會積存壓力，於是落得一個人吃烤肉的寂寞境地。」

「不，能吃就是幸福。」石津說。「我也能預知明天至少吃四頓飯。」

眾人大笑，依莎貝爾也變得輕鬆下來。

侍應從片山他們的桌旁經過時，依莎貝爾喊住他。

「小弟。」

「啊？」

「那前面的腳下有油淌落在地。你這樣走過去會滑倒哦。」
「哦……謝謝。」
侍應用狐疑的表情看看依莎貝爾，就照樣往其他桌子走過去——
他精彩地滑了腳，手裏拿着的湯和肉片飛濺在地……
「厲害。」片山瞠目。「你事先知道吧。」
「如果他不信的話，我也幫不上忙。」依莎貝爾落寞地說。「人是不願意相信不好的將來的。」
「川本咲帆小姐本身有危險嗎？」
「目前她本身好像沒有危險來臨的樣子……」依莎貝爾說。「不過，她的周圍還會有人死吧。」
「因為那女孩處於各種微妙的立場。」片山嘆息。
「可以請教一件事嗎？」依莎貝爾說。「當我拿起咲帆小姐的手時，往時都會見到當事人的父母的身影，但她的情況，那個身影卻很淡薄……她的父母親現在怎樣了？」
「她父親去世了。他叫笹林宗祐，是『BS集團』的總裁。母親名叫川本幸子。」
「她好像行蹤不明了。」晴美說。「她送女兒去德國留學，自此……」



「傳媒說她母親可能還活着。」片山說。「不過，咲帆小姐似乎不太關心自己母親的事——母女之間一定有過甚麼吧。」

「是嗎……」依莎貝爾驚訝地說。「或許是我搞錯了……」

「甚麼呢？」

「關於咲帆小姐的雙親，儘管他們兩位的影子淡薄，但我認為他們還活着……」

「活着？可是笹林宗祐——」

「嗯，一定是我搞錯了。」依莎貝爾笑了，繼續吃東西。

片山和晴美不經意地對望一眼。福爾摩斯抬起頭來，好像在聽她說話。

然後，石津只顧着專心於吃……

計程車停在某公寓前面。

厚川沙江子付了車資，匆忙地走進公寓裏頭。

「——停車。」今井瞳對司機說。

大房車在離開公寓入口稍遠的地方停下來後，阿瞳就下車。

到處可見的普通公寓。

服務台沒人在了。這不是那種廿四小時都有人在服務台的高級公寓吧。

阿瞳看了信箱的名牌，沒有認識的名字。不，將近半數的單位是不放名字的。

怎麼辦……

厚川沙江子是普通的家庭主婦。如果半夜才回家的話，總是不方便吧。她一定是在這裏的某個房間和男人幽會，匆忙地完事後就回去。

若是這樣，等一等也無妨……

正當今井瞳在大堂裏遲疑不決時，傳來升降機下來一樓，門扉開啟的聲音。阿瞳條件反射地奔向大堂角落那擺放觀葉植物花盆的背後。

晚上為了節約電費吧，大堂相當幽暗，大概不會被發現吧。

「——梨香！等等！」

傳來一把聽過的男聲。

一個年輕女孩從升降機的方向小步跑過來。

阿瞳在想着在哪兒見過她時，答案馬上揭曉。

「梨香！等等！」

追上來捉住那女孩的手臂的，乃是「BS通訊機」的社長佐佐木。

「放手！」女孩甩脫佐佐木的手。「趕快回去房間好了！她在等着不是嗎！」

「冷靜點。我甚麼也……」



「何不向媽媽解釋？我又不是爸爸的妻子！」
她是佐佐木的女兒。好像還是大學生。
「我明白你在生氣。不過，大人的世界有許多事的。」
佐佐木的襯衣前面倘開，衣裾從長褲跑出外面。
「嗯，我懂啊！你想說的是，當了社長，有一兩名情婦是理所當然的吧！」
「我沒這麼說！只是你母親那樣子，我也很寂寞。」
「甚麼啊！媽媽之所以生病住院，說到底，還不是因為她看到爸爸和女秘書在別墅裏幽會！」
「那是……」
「不能否認說不是吧！這次因為媽媽住院所以寂寞？太自私了！」
「梨香……你聽我說。」
「不想聽！」梨香從正面瞪視父親。「那女人是厚川先生的太太吧！我要告訴她丈夫！」
「不要那樣做！她有自己的家庭……」
「爸爸何不照顧她？」
梨香摔下那句話，從公寓跑了出去。

佐佐木呆然佇立在原地。
升降機的門打開，厚川沙江子走出來。
「佐佐木先生……」
「沙江子——抱歉。」佐佐木垂頭喪氣。
「梨香妹妹怎會知這間公寓？」
「不曉得——不過，不是你的責任。錯在於我。」
「怎會……現在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哦。」
沙江子埋臉在佐佐木的胸前。
「總之……今天……」
「嗯，我回去了。」沙江子有點眼淚汪汪。「不是最後一次吧。」
「這個……」
「求求你。不要說就這樣結束。」
「嗯……我也不希望結束。」
二人擁吻。
在遠距離拍攝的攝錄機的監視畫面上，清楚地捕捉了佐佐木和沙江子接吻的鏡



頭。

「這樣可以了……」

菊池喃喃地說，停止錄影。

菊池手拿相機，在馬路對面守候着。

厚川沙江子從公寓走出來，匆匆離去。

佐佐木大概暫時回去房間了吧。

隔了一會，今井健一郎的妻子阿瞳從公寓走出來。

「權力鬥爭呀。」菊池咧嘴一笑。「把事情給我鬧大吧。」

這時候，傳來聲音。

「是你吧。」

菊池回頭一看，佐佐木梨香站在那裏。

「是你通知我有關這間公寓的事吧。」

「對，是我。」

梨香的臉因淚而濕了。

「多謝。雖然我不知道爸爸會怎麼做……這樣下去，媽媽太悲慘了。」

見到梨香既不生氣也不傷心，一籌莫展地佇立不動的模樣，菊池心裏作痛。

「對不起。」他說。「我無意使你痛苦難過的。」

「那個不重要——告訴我，你是誰？」

「我的事你不知道為妙。」

「可是——」

「不是為了我方便而這樣說，而是為你好。」

「甚麼意思？」

「危險。陷得太深的話，會有危險降臨在你身上。」

梨香一直盯視菊池。

「事到如今，不要說那種話。告訴我，我想我有知道的權利。」

菊池沉默片刻。

「——明白了。」他點點頭。「不過，可以聽我一個請求麼？」

「你說說看。」

「在那之前，可以擦乾眼淚嗎？我看了很難受。」

梨香有點困惑，但仍掏出手帕抹淚。

「這樣行了吧？」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你笑一個。」



「不要勉強好不好。」

說着，梨香笑了。

「這就好。」菊池微笑。「——走吧。你父親也快從公寓出來了。」

「嗯。去哪兒？」

「不知道，我也沒有頭緒。」

菊池催促梨香，一同走在夜道上……

5 死的味道

「片山先生。」

被人叫着而赫然醒過來的片山，這時才察覺自己在打盹。

「啊，對不起！」他甩甩頭。

「不會。」唐沢惠美笑了。「我才不好意思呢。要你等一個鐘。」

「啊，已經過了那麼久嗎？」片山看看手錶。「有一半時間在睡覺呢。」

「咲帆小姐在等着。」

片山從沙發站起來，打個呵欠。

「喵。」

「嘩！」片山差點跳起來。「——對了！福爾摩斯也在一起。」

「石津先生也在呀。」

「咦？說起來，石津去了哪兒？」

「他在員工食堂吃遲了的午餐。」

「那傢伙……對不起，明明吃過午餐才來的。」



片山用手機打給石津，得到的答覆是：

「已經吃完了，現在去你那裏。」

「真是的……那麼，我們去咲帆小姐那裏吧。石津也快來了。」

他們來到「BS集團」的根據地大廈造訪川本咲帆。

前來造訪咲帆的客人絡繹不絕地湧來，為了好好問話而來的片山他們等了一個鐘之久。

來到寬敞的走廊前往會長室時，石津在途中追上來。

「片山兄！原來員工食堂也有很好吃的東西。」他好像很感動。

福爾摩斯堂而皇之（？）地走在片山他們前面。

福爾摩斯是應咲帆的要求而與片山同行的。她說「有福爾摩斯在」的話，談起話來就不至於那麼緊張。

「——請。」

唐沢惠美打開會長室的門。

「歡迎。」

咲帆從房間深處站起來。

雖然寬敞無比，但牆上的繪畫以及每一件傢具都經過慎重的挑選，非常適合會長

室的氣派。

「請坐。」咲帆來到沙發旁。「對不起，要你們等那麼久。」

「不會。你那麼忙……」

「說忙，其實只是跟訪客見面，做無意義的談話而已。客人一離開，我就忘記他了。」

「工作就是那麼一回事吧。」片山微笑。「如果做的全是有意義的事，工作就不會有進展。浪費是必須的。」

「浪費太多也是一種浪費。」石津補充一句：「像我就是。」

「喵。」

「福爾摩斯！好想念你啊！」

咲帆彎身向着福爾摩斯，撫摸牠的毛皮。

「見到福爾摩斯時，怎麼我會平靜下來呢。」

「喵。」

「福爾摩斯也很高興哦。」片山坐在沙發上。「今天之所以來訪——」

這時候，會長室的門打開。

「請聽我說！」有位女士走進來。「啊……不好意思。」



「厚川女士，突然進來是不行的。」惠美走過去。「如果有事要見咲帆小姐的話，請稍等一下。」

「對不起，我不是那個意思……」厚川沙江子支吾其詞。「那麼……我等好了。」

「請到外面去。」惠美把她送出會長室。「對不起。」她回頭對片山說。「她是BS電機的部長夫人。不曉得有甚麼急事……啊，抱歉。我去泡咖啡。」

惠美出去了。

「真的。」咲帆說。「惠美小姐不在的話，我甚麼都做不到。」

「很優秀的人呢。」

「非常善解人意……啊，片山先生，你想知道甚麼呢？」

「我想請教有關你母親的事。」片山說。

「家母的事呀……」咲帆垂一下眼睛。「現在——不知所終。」

「那件事，周刊也報道了。不過，我想從你口中知道事實。」片山說。「事先說明，這不是正式的搜查。我和石津造訪笹林彩子女士時，她用手鎗自殺了。那件事我至今仍耿耿於懷。」

「我懂。」

「因此，我要收集跟彩子女士的死有關連的事實。假如你不想談的話，我也不勉

強就是了。」

咲帆點點頭。

「明白了。雖然我不曉得我的談話是否幫得上忙……」她頓了一下，好像在思考。「我最後一次見到家母，是高中畢業典禮那一天……」

「咲帆！」好友彌生跑過來。

「嗨。」

兩人領了畢業證書，走出禮堂。

涼爽又晴朗的三月天。

「今天有誰會來？」彌生說。

「我媽應該來了。但我不曉得她在哪兒。」

畢業典禮時，畢竟所有人都淚眼盈眶。本來不想哭的咲帆也哭濕了手帕。

感情容易激動的彌生還在嚶嚶而泣。

「三年……很短啊。」彌生說。「咲帆——大學怎麼樣？」

「嗯……家裏只有我和我媽兩個。即使上短期大學也讀不到甚麼書吧。多半在某處當文員。」咲帆說。「只是擔心有沒有地方會聘請我。」



「是嗎——現在很多父親都沒有工作呢。」
咲帆住的地方是個小城市，因為不景氣，商店街有半數的百葉窗是關閉的，稱為「百葉窗街」。
高中畢業，沒有特殊技能或人際關係的咲帆，要找好的工作地方是很困難的。
「彌生要去東京吧。」
「嗯。我最後決定去A學院。」
「不是很棒嗎！真好。你在東京一個人生活嗎？」
「很花錢就是了。有空來玩吧。」
「謝謝。」
不是說說而已，雖然如此，現實中咲帆沒有去東京玩的餘裕……
咲帆的母親川本幸子，今年四十五歲，她一個人打理車站前的小酒館。
不景氣使同行的小酒館或酒吧被迫接二連三地關門大吉，而幸子的酒館因地點良好的緣故，總算維持得住。不過，最近客人也減少而變得不輕鬆的事，咲帆也知道……
「彌生，何時去東京？」
「這個週末。我媽陪我一起去，房間必須收拾一下。」

「已經找到房間啦。」

「嗯。大致是公寓。一房一廳。」

「嘿，厲害。」

「我爸說年輕女孩一個人住就要住安全的地方，他親自到東京替我找的。」

「找個好男孩吧。」

「當然！——啊，來了。」

彌生的父母走過來。

她父親是某家公司的社長。三件頭西裝顯得很有樣子。

「啊，咲帆妹妹。多謝關照了。」

「剛才我見到你母親——她好像在中途出去了。」

「哪裏……」

「是嗎……」

「那麼，走吧——咲帆妹妹，祝你好運。」

「謝謝……」

他們眼中已經沒有咲帆的存在。

咲帆環視周圍。



「媽，你去了哪兒？」她喃喃自語。

其他同學陸陸續續地跟父母一起回去了。似乎留下咲帆一個人。

這時候——一輛黑色的大型車輛停在校門前。

在這種小城市很少看到的車。是誰呢？

咲帆懷疑自己的眼睛。從車上下來的，怎麼看都是母親。

她和車上的人談了兩三句話，立刻小步跑過來。車子開走了。

「咲帆，對不起！」幸子氣喘咻咻。

「沒關係……」

「我有看到你上台領取畢業證書的情形哦。」

幸子穿着黑色套裝，還戴上有點講究的項鍊。

「剛才是誰的車？」

「啊，我們客人的，有點事要辦。」

咲帆察覺到母親在説謊。她一直和母親相依為命，憑她微妙的語氣便知曉。

「喏，我們兩個去慶祝吧。」幸子開朗地説。

於是母女倆到母親的小酒館附近，吃中國菜慶祝。

「——喏，咲帆。」幸子邊喝啤酒邊説。「關於上大學的事……」

「我知道。勉強上大學沒意思，我會找工作。」咲帆吃着炒飯，輕描淡寫地說。
「是誰那樣說的？」
「因為……我們家沒有那種餘裕。」
「別小看你母親。」幸子有點得意洋洋。「我會好好讓你上大學。」
「啊？可是……現在才說上大學，考試早就結束了。」
「日本是的。」
咲帆吃了一驚。
「甚麼意思？」
「你以前不是說過嗎？你說想去德國留學。」
「嗯……連自己都忘了。」
「那邊的大學不是秋天開課嗎？現在申請還來得及吧？」
咲帆呆若木雞。
「媽……你喝醉了？」
「好失禮呀！我知道自己說甚麼。」
「媽的意思是——讓我去德國留學？」
「如果你想去的話。」



「那當然……可是，哪來的錢啊？」

「包在我身上。」

幸子開朗地笑了……

第二天早上，咲帆八時左右醒過來。

已經不用去學校了，本來可以多睡一會兒的……

「媽？」

她坐起身來，發現旁邊的被窩裏沒有母親的身影——幸子下午很遲才去酒館開店，所以通常睡到中午時分。

可是，今早的被窩沒有睡過的痕跡。

有點不安的咲帆爬起來，咯啦一聲打開拉門。

飯桌上擺着銀行存摺和印章，以及一封信。

「媽……」

咲帆趕忙開信。

那肯定是母親的字，寫着「給咲帆」。

《讓你受驚了，對不起。

媽媽暫時一個人去旅行。即使沒聯絡也不用擔心。媽媽沒事。
大概會好幾年都不回來了。你用那筆錢去實現你的德國留學夢吧。
即使是一個人生活，也要好好注意營養均衡哦。
保重。

幸子》

——咲帆的心裏很納悶。
「今天不是愚人節吧……」
德國留學？不是談那個的時候！母親竟然「離家出走」了……
咲帆打開存摺來看，嚇了一跳。
昨天的日期，存入了一千萬日圓。
「甚麼嘛！」
咲帆抱頭苦惱。
——那一整天，咲帆相信母親會回來，一直呆在公寓裏不出去。
她也打過電話去母親的手機，卻說解約了。
入夜後母親仍沒回來。咲帆餓了，就到附近吃東西。
想過要不要提出搜索的要求，但她本人寫道「去旅行」、「不用擔心」甚麼的，



警方大概不會受理去尋找吧。

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之下，頭三天內，咲帆幾乎沒有離開過公寓。

可是，在咲帆的手機也完全沒有聯絡之下，母親幸子自此人間蒸發了……

「自此我拼命讀書，掌握了德語，得以去德國的大學留學。」咲帆說。「不過，家母應該知道我的手機號碼，所以我一直等候她的聯絡。」

「那麼，真的從此杳無音訊？」

「嗯……我節衣縮食地過活，那筆錢還留下不少。」

「你母親沒有任何聯絡啊。」

「沒有。如果家母知道我現在的處境，一定會跟我聯絡的……」咲帆搖搖頭……

厚川沙江子被帶到一間會客室，楞楞地坐着。

「至少端杯茶來嘛。」

為了解悶而自說自話時，門打開了。

沙江子睜大眼睛。

「哦，怎麼在這種地方……」

她笑逐顏開，但她的笑容馬上消失。

「甚麼嘛……」她慢吞吞地站起來。「恐懼」的影子落在她臉上，使她僵硬在原地不能動彈。

「幹甚麼……不要……求求你……」

她的說話幾乎不成聲音。

當對方伸出手掐住她的喉嚨時，沙江子這才想喊「救命」。

可是，她的求救已經太遲了……

「遲了招呼，不好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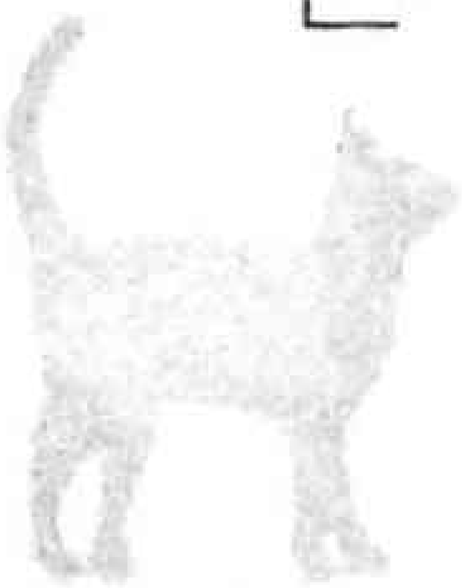
唐沢惠美把手推車推進會長室。芬芳的咖啡香味從手推車上面的咖啡壺溢出來，彌漫室內。

「啊，很可口的香味啊！」石津不由得嚷着說。

「承蒙誇獎。」惠美微笑。「這是身為咖啡通的前會長最喜歡，特別輸入的咖啡豆。泡咖啡也很費功夫。」

惠美把白色的咖啡杯擺在片山他們和咲帆前面，從壺裏倒入熱咖啡。

「我完全不懂咖啡的味道。」咲帆笑了。「我真的是笹林先生的孩子嗎？」



咲帆不經心地說，笑容從惠美的臉消失了一瞬，片山想起依莎貝爾．鈴木所說的話。

「非常嘮叨的人哦。」惠美說。「咖啡豆一旦用完，馬上大聲吼說『去南美給我買回來！』甚麼的……」

「我不會那樣的。」咲帆心不在焉地說。「因為惠美小姐不在的話，我是一天也不能坐在這裏的。」

「瞧，這句話的意思等於是說『你絕對不能請假』哦。」

「──噢，是嗎。」

咲帆的話慢了一拍，眾人一齊笑起來。

「咪噢。」

「對不起。福爾摩斯也相當講究咖啡。可以請牠喝一點嗎？」片山說。

「竟然沒留意到！不是牛奶而是咖啡？哦，畢竟不是普通的三色貓呢。我馬上拿器皿來。」

「不，慢慢來吧。牠是貓舌頭，怕熱，涼了才喝。」

「明白。」

惠美打開會長室的門時，傳來「呀！」的尖叫聲。

「——甚麼事呢？」咲帆放下咖啡杯說。

「我去看看。」

在惠美行動之前，套裝打扮的女職員跌跌撞撞地跑進來。

「唐沢小姐！不好了！」她發出尖高的嗓子。「呃——呃——」

「怎麼了？冷靜點！說清楚些！」

「在會客室……厚川太太，死了！」

惠美那嚴厲的語調，令那女職員稍微恢復過來。

片山條件反射地站起來。

「你說死了——」

「她倒在地上……脖子上有繩子。」

「那麼——即是被殺的意思？」惠美睜大了眼。「片山先生，這是——」

「請帶路。馬上報警，也要叫救護車。」

「明白。」

受到指示後，那女職員稍微鬆一口氣，回復了冷靜。

「——會客室在這邊。」

惠美走在前頭。



其中一道門開着，一名臉色蒼白的男職員呆然站在門前。

「盡可能甚麼都不要碰。」片山說，然後窺望門內。

剛才出現在會長室的女士倒在地毯上，一看就知道斷了氣。

深深吃進脖子的繩子是綠色的細紙繩——片山不太想看屍體的臉，但現在沒法子。

「沙江子女士……」惠美佇立不動。

「她叫做沙江子嗎？」

「厚川沙江子女士。」

「啊！對了！」片山禁不住喊出來。「笹林彩子女士死去時，她在那間大宅裏。」

她的髮型等等變了許多，所以認不出來。

「但為甚麼……」

「你知道厚川女士來見咲帆小姐是要談甚麼嗎？」

「不曉得……沒頭緒。」惠美搖搖頭。「因為沒有私人交情……」

慎重起見，片山把了一下脈。

「不行了。」他嘆息。「不過，她在公司裏面遇害……」

「怎麼回事呢？」

這時，福爾摩斯向着片山「喵——」地高聲叫了一下。

「——對了。石津！禁止這幢大廈的人出入。唐沢小姐，出入有做記錄嗎？」

「應該有的。」惠美說。「現在為了保安問題，公司出入變得很嘮叨。」

可是，厚川沙江子遇害的時間不明確，在那段時間，大概有許多人在這幢大廈出入吧。

「而且，禁止對外的營業員進出是不行的。」惠美說。

「明白了。」片山通知石津。「禁止出入已不可能。只是要他們留下記錄就好。」

下命令之後，片山稍微沉着下來。

「但若兇手是公司內部的人……」

「可是為甚麼……」惠美束手無策地喃喃自語。

這時有聲音說：

「又發生了吧。」

「——咲帆小姐。」惠美趕忙說。「請不要看為妙——」

「不，非看不可。」咲帆表情嚴肅地站在會客室門口。

然後她看到厚川沙江子的屍首，頓時臉色蒼白。

「是因為我。」



「咲帆小姐——」
「這個人準備告訴我甚麼，於是被殺了。」
「做這件事的是別人。」片山說。「不是你的錯。」
「可是……」
喵的一聲，福爾摩斯走近咲帆的腳畔。咲帆彎下身去。
「福爾摩斯……你在安慰我呀。謝謝。」
她撫摸福爾摩斯的身體。
這時，惠美赫然。
「厚川先生！」她說。
身材瘦削，帶點陰沉印象的男人走過來。
「會長，你好……」他停步鞠躬。「我想你會很忙，但是有今井社長的傳話。」
「厚川先生……」惠美說。「剛剛來這兒的？」
「啊？——嗯，我在外頭轉了幾個地方。」
「這位厚川龍治先生。」惠美對片山說。「他是『ＢＳ電機』的品質管理部長……」
「那麼，是沙江子女士的丈夫——」
「嗯。」

厚川驚訝地問：

「內子怎麼了？她給你們添了甚麼麻煩？」

「不，不是的……」

「厚川先生，請聽我說。」惠美走上前。「尊夫人死了。請節哀順變。」

「啊？內子……」厚川瞠目，然後笑了一下。「請別開玩笑！那傢伙是殺也殺不死的。」

「我是警察。」片山出示警員證。「尊夫人被殺了。在這裏。」

厚川呆若木雞。

「沙江子被殺了？可是，為何會在這種地方——」

「原因不明。有甚麼頭緒嗎？」

「不……」厚川困惑不已。「那麼，內子在哪兒？是不是讓她入院比較好？」

「厚川先生……她在那間會客室中……」

惠美指了一下。

厚川快步走到會客室的門口，窺望裏面。

「沙江子——喂，你在幹甚麼。」

「有人用繩子勒死她。」片山說。



「那麼……是真的？」

「兇手可能是內部的人。」

厚川似乎終於理解狀況。

「沙江子……」

說着，他佇立在原地。

6 內訌

當鑑證人員在現場做調查的時候，晴美走過來。

「哥哥。」

「啊，你來啦。」片山說。「這裏是現場。」

「屍體呢？」

「還是保持原樣。」

晴美窺看會客室裏面。

「——對了。你去陪咲帆小姐好嗎？」

「她沒事吧？」

「相當消沉。」

「也不是沒道理。現在她在哪兒？」

「會長室。福爾摩斯在她身邊。」

片山催促晴美往前走。

「——聽說死者的丈夫也在？」



「嗯。他是『BS電機』的部長。『電機』在別的大樓，他說有事才來這裏的。」
「他太太是來幹甚麼的？」
「不曉得。她好像有話要告訴咲帆小姐。」
「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竟然大白天在公司內殺人。不是有許多職員在嗎？又不曉得何時有人經過。」
「大概這樣才急於行兇吧。」片山說。「兇手不希望她和咲帆小姐見面。」
「可是，部長的太太知道甚麼呢？」
「不曉得……是這裏。」
片山走進會長室時，咲帆躺在沙發上，跟福爾摩斯玩耍。
「啊，片山先生。」
「你休息好了。」
「抱歉，明明有人死了，我很不謹慎呢。」
「沒有的事……」
「已經沒事了。有福爾摩斯陪着，我振作起來了。」
咲帆坐起來。
「喵。」福爾摩斯一本正經（？）地叫。

「福爾摩斯是大醫生哦。」咲帆撫摸着福爾摩斯說。

「——不好意思。」唐沢惠美走進來。「咲帆小姐，若要出席派對，現在必須出發了。」

「派對？在這種時候——」

「這是我們公司內部的事情。其他公司的人在等着。」

「但是……」

咲帆往片山看去。

片山察覺唐沢惠美想把咲帆帶離「工作現場」。

如果留在這裏，她只會情緒低落而已。

「請出去走走吧。」片山說。「那麼可以讓我們暫時使用這裏嗎？」

「當然。」

「哥哥。」晴美說。「我和福爾摩斯也陪她去好嗎？」

「請務必這樣做！」

咲帆抱起福爾摩斯和牠臉貼臉。

「那麼，十分鐘後我來迎接你們。」

惠美致意一番，準備出去時，女職員氣喘咻咻地跑進來。



「唐沢小姐！」
「怎麼了？」
「剛才我開電腦，有照片——」
「照片？」
「是的。大家的電腦都出現了。這裏多半也有。」
惠美大踏步走向會長的辦公桌，開了電腦的電源。
過了一會……
「這個吧。」惠美說。「片山先生，請看。」
片山他們一起看電腦的畫面。
「——照片上的女性是厚川沙江子吧。男的是——」
「『ＢＳ通訊機』的社長佐佐木先生。」惠美說。
照片中的二人手牽着手，正從某幢像是公寓的建築物中走出來。
同樣的照片有五、六張，傳入了電腦內。
「——怎麼看都不是普通關係吧。」片山說。
「怎麼會……」惠美嘆息。「佐佐木太太好像是因神經官能症而住院。聽說原因就是丈夫和異性的關係所致。」

「哥哥。」晴美說。「假如厚川女士的丈夫看到這些照片呢？」
「是嗎——厚川可能是為了責問他太太而跑來的。」
「這些照片是何時在電腦上流傳的呢？」
不過，很難相信厚川以這些照片為理由而殺妻。
「——必須找個時間見一見佐佐木這個人了。」片山說。
「那麼，一起去派對吧。」惠美說。「佐佐木先生、『ＢＳ電機』的今井社長和『ＢＳ國際』的北畠社長都會出席。」
「但這裏不能丟下不理——」片山遲疑一下。「石津，之後拜託了。我會回來的。」
「明白。」石津有點落寞似的。「呃——假如東西好吃的話，一定要裝進便當盒內——」
「哪能帶回來啊！」片山皺眉頭。「明白了。一起去吧。」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不過，如果非要我同行的話……」
石津的說法叫咲帆聽了後笑起來。
「一起走吧。那家酒店的宴會菜是以好吃出名的。」
「好的！」石津的眼睛一亮……



的確，東西非常可口。

不過，片山無法悠閒地拿東西吃。

「——我是川本咲帆。」

咲帆用精神的笑臉四處打招呼。

借用酒店的大宴會廳舉行的派對，數百名賓客聚首言歡。

「——出去大堂透透氣吧。」

晴美抱起福爾摩斯，掰開人群走出派對會場。

「——人多好累呢。」

晴美把福爾摩斯放在地毯上。

站在接待處的四、五名年輕男女職員，無所事事而顯得百無聊賴。

「請問……」一名廿三、四歲的女子怯生生地上前問。「佐佐木先生在嗎？」

怎麼看都不像是派對的客人。

「單說是佐佐木不知道是誰哦。」接待處的男子傲慢地說。

「呃……是『BS電機』的——啊，錯了，是『BS通訊機』的佐佐木先生。」

「若是佐佐木社長就有——你是誰？」

「呃……我是菊池先生的代理人。」

「代理人？有甚麼事？」

「這個——」

「咦？」另一名男接待員注視那女子的臉。「搞不好——你是會田胡桃吧？」

「不是——你認錯人了。」那女子驚得滿臉通紅。

「果然是！不會認錯的。」

「她是誰呀？」女接待員問。

「起碼跟這個派對無關吧。AV女優不可能受邀請參加派對的嘛。」男的笑了。

「難不成跳脱衣舞作為餘興？」

晴美走上前去。

「等一等。」她瞪視男接待員。「無論何種職業的人，來這裏找人的就是訪客哦。沒有那種説法吧？」

「你是甚麼人？」

「川本咲帆小姐的朋友——趕快去叫佐佐木先生來吧。」

「你説甚麼？」

同在接待處的女接待員責備他。



「這位小姐說得對。快去通報吧。」她說。「對不起，說話冒犯了。」
「不……我真的是AV女優嘛。」
「一眼就認得出，你也看得相當多呢。」
聽了女接待員的話，大家哄笑。
會田胡桃有點難為情地微笑。
「——啊。」這時，唐沢惠美走出來。「你是胡桃小姐吧？」
「呃……」
「你和菊池在一起時，我們見過面的。」惠美說。
這麼一說，胡桃開心得臉都紅了。
「你是——唐沢小姐吧。」會田胡桃說。
「嗯。你怎會來這兒？」唐沢惠美問。
「我想見一位叫佐佐木先生的人……我是他的代理人。」
「菊池先生的？」
「對。菊池昨天發燒，躺在家裏。」
「哦——明白了。你稍等，我這就去通知佐佐木先生。」
「對不起。」

惠美回到派對中，很快就把佐佐木帶出來。

「找我有甚麼事？」佐佐木不高興地說。

「我是代替菊池來的。」胡桃說。

「菊池已經離開『ＢＳ通訊機』了。他應該沒有事情找我才是。」佐佐木用疏遠的口氣說。

「可是……呃，有點事。」

胡桃催促佐佐木，把他帶去大堂的角落。

「他被家兄詢問有關他和厚川沙江子女士之間的事，心情變得很壞呢。」晴美說。

「那是他自己的問題。」惠美說。「會田胡桃為了菊池，真的盡心盡力哦。」

惠美似乎對於菊池病倒的事，比起佐佐木的事更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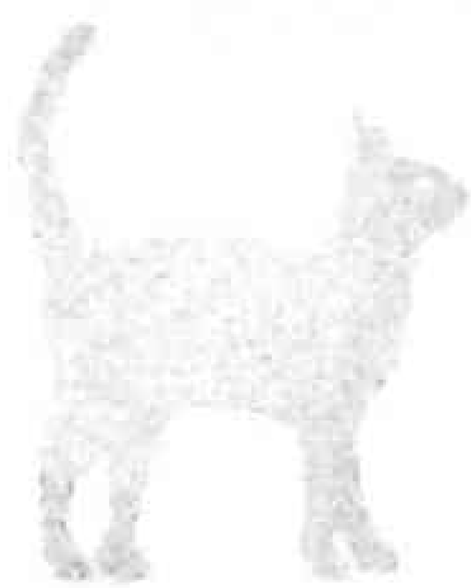
「你說甚麼？」佐佐木發出驚叫聲。

會田胡桃的說話有甚麼嚇着了他呢？惠美用狐疑的表情看着他們的方向。

「那種事我不知道！」

佐佐木用憤怒的語氣對胡桃這麼說，快步往派對會場走回去。

「怎麼了？」惠美問，但佐佐木不答，逕自走進會場去了。



胡桃一直佇立不動。

惠美小步走近胡桃。

「胡桃小姐。」

「我只是轉達菊池先生的傳話罷了。」胡桃有點氣鼓鼓地說。「我不曉得為何那個人會生氣。」

「沒關係。那個人時常生氣的。」惠美說。「菊池先生覺得怎樣？很不舒服嗎？」

「雖然他自己說沒甚麼……」

「是吧。換作平時，他不會委託你做這種事的。」

「嗯。我也很擔心。好像是因為發燒而爬不起來。」

「燒得相當厲害吧——胡桃小姐，菊池先生的身體要緊。我來安排一下，讓他入院檢查吧。」

胡桃毫不遲疑地點點頭。

「好。」

「我想陪你去一趟的，但我必須留在咲帆小姐身邊……」

晴美聽到了。

「唐沢小姐，今晚有哥哥和石津他們陪着，咲帆小姐的事沒關係。我會送她回到

她房間的。」

「晴美小姐，可以拜託嗎？」

「嗯，交給我辦。」

「我跟咲帆小姐說一聲。」

惠美跑回派對會場中。

——咲帆在會場裏忙着把食物放進碟子裏。在她身邊的石津當保鏢，同時也在吃個不停。

「都打過招呼了？」惠美來到咲帆身邊問。

「還沒。因為惠美小姐不在，我也不曉得要跟誰打招呼才是。」

惠美嘆息。

「明白了——不過，我有個地方非去一下不可。」

「丟下我嗎？」

「萬分抱歉。」

「你要去甚麼地方？」

惠美說明內情後，咲帆點點頭。

「那天來成田機場的人吧？你的前男友。」



「那種事為甚麼記得那麼清楚？」惠美沉着臉說。
「好吧。我也一起去。」
「咲帆小姐嗎？不行啊。」
「因我必須和惠美小姐形影不離才行。誰跟着誰都沒關係吧？」
惠美徒有苦笑的份兒……
「會長。」這時，「ＢＳ國際」的社長北畠敦子走過來。「可以給我一點時間嗎？」
「我很忙。明天好了。」咲帆坦率地說。「惠美小姐，我們走吧。」
她催促着。
「我也去。」
石津放下碟子，慌忙追趕二人去了。
北畠敦子目瞪口呆，目送咲帆等人的背影時，有人拍她的肩膀。
「啊，佐佐木先生。」
是「ＢＳ通訊機」的社長。
「她去了哪兒？」佐佐木問。
「不曉得。好像不再回來派對了。」北畠敦子說。「厚川太太遇害的事，你怎麼想？」

她稍微壓低聲音。

「我不知道。」佐佐木移開視線。「她老公不是最可疑嗎？」

「是嗎？」

「我是這樣聽說的。」佐佐木聳聳肩說。

北畠敦子含笑揶揄。

「別裝蒜了。你倆的照片出現在電腦上哦。」

佐佐木臉都青了。

「你們那邊的電腦也有出現？」

「我的罷了。其他職員的沒有。」

「是嗎？」

「不過，謠言傳開了。這是當然的事吧。」

「唔……」

「是事實吧？」

佐佐木看看左右，點點頭。

「嗯。」

「那麼，是你殺的？」



「別這樣！」

「是吧。你是不會為那種事而殺人的。」

「甚麼意思。」

「因為你是花花公子嘛。」敦子說。「為何像你這樣的人會那麼受歡迎？」

她歪着脖子。

「隨你怎說。」

「不過，你被人偷拍照片，還傳送去電腦……在立場上對你不利哦。」敦子認真地說……

「——這裏。」胡桃開了門鎖。「——我回來了。」

她走進公寓房間。

「菊池先生？」惠美喊。「我是唐沢——怎麼樣？」

胡桃開燈。

「啊。」

菊池在被窩裏呻吟——辛苦地喘息。

惠美跑近前去。

「菊池先生！」她彎身，用手貼住他的額頭。「——燒得好厲害！」
「叫救護車吧。」片山說。
「不，用我的車。」惠美說。「跟我們公司有契約的醫院就在附近。叫救護車期間早就到了。」
「那麼，石津，你來運送吧。」
除了惠美和咲帆，片山、石津、晴美和福爾摩斯大舉湧至。
「包在我身上！」
石津走進來，把菊池的身體從棉被一把抱起。
「上我的車吧！」
惠美跑出去。
公寓的其他住戶不知發生何事，大概嚇一跳吧。
一行人紛紛走到外面，石津扛起菊池，把他送上車。
「咲帆小姐，對不起。」
「沒關係，趕快去醫院吧。」咲帆說。「我和片山先生他們隨後就來。」
「拜託了。」
惠美和胡桃兩人陪伴着發高燒的菊池，坐車先走一步。



片山他們和咲帆坐另外一輛車跟隨在後。

的確，這裏距離醫院才五、六分鐘車程。

不過，惠美駕車超速很多，完全漠視交通燈……

「感冒拖延日久，所以引致肺炎。」惠美說。「住院一個星期比較好……」

「對不起，我應該更早發現的——」胡桃不停道歉。

「別說這種話。」惠美阻止她。「他是大人，應該自己做決定的。對了，我不能離開咲帆小姐身邊。你能陪伴他嗎？」

「是，當然！」

「但你不是有工作嗎？」

「取消好了。沒關係。以往我都太勉強了。」

「那就拜託了。」惠美輕輕握住胡桃的手。「入院費用方面不用操心。我向咲帆小姐說一聲，由公司負責。」

「可是——」

「那件事向他保密。懂嗎？」

惠美稍微打個眼色，胡桃笑了。

那個對話，片山他們也聽到了。

「惠美小姐好偉大。」咲帆說。「竟能把從前的男友這樣子交託給他現在的情人。我實在辦不到。」

胡桃回去公寓拿菊池的替換衣物後，惠美說：「咲帆小姐，對不起，在辦理入院手續期間，可以稍等嗎？」

「當然。我不必寫甚麼嗎？」

「入院費由我個人負責就好。」

「但你告訴胡桃小姐——」

「若不那樣說，胡桃小姐就可憐了。不是職員的人，豈能由公司負責他的入院費用。」惠美說。「沒問題。別看我這樣，我有相當的儲蓄哦。」

補充說明之後，她快步走向護士中心。

即使說要辦理住院手續，這個時間窗口已關閉，正式要明天才做。

「——了不起的人呢。」晴美說。

「喵。」福爾摩斯同意。

「菊池為何被『BS通訊機』革職？」晴美問咲帆。

「這……我也不曉得。」咲帆說。「就算問惠美小姐，她也不會回答的。」



片山看看手錶。

「先回去『BS集團』總部大樓吧。不知現場怎樣了……」

「對——厚川沙江子為何被殺呢……」

「首先要仔細地向她丈夫問話。跟佐佐木的談話也半途停止了。」片山說。「這是在公司內裏的犯案，我想會不會有人看到。」

「目擊者？」

「就算不知道明確的兇手是誰，或許在那附近有樣子可疑的職員，擦身而過的訪客之類……總之，希望有人提供情報。明天在公司內發通知吧——沒關係吧？」

「嗯，假如是為了找兇手的話。」咲帆說。

然後咲帆又說：

「對了，本來我想邀請厚川太太來參加『茶會』的。現在必須減少一位了。」

「『茶會』？」

「我想邀請彩子女士一直以來召開的『晚餐會』成員來一次『茶會』。說是『晚餐會』的話，大家會想起那件事吧。」

「即是說——邀請彩子女士自殺那晚，在場的所有人吧。好像是六個人。」

「對。厚川沙江子死了，變成五個人。」

片山想了一下。

「可以告訴我全體的名字和立場嗎？」他說。「由於當時顯然是自殺，所以沒有特別調查。」

「明白。我叫惠美小姐跟你聯絡。」

剛好回來的惠美說：

「又給我增加工作啦？」

片山加以說明。

「明白。」惠美點點頭。「若然如此，不如請她們來茶會吧。就在這個週末。」

「啊，是嗎？」咲帆說，惠美笑了。

「咲帆小姐越來越有上司的模樣了。」

「喵。」福爾摩斯也嘲諷似地叫着。



7 半夜

眼前有張名單。

六個名字並排着。

那人用紅色簽字筆把其中一個名字慢慢刪掉——「厚川沙江子」的名字。

然後愉快地注視剩下的五個名字……

「你回來啦。」昭江迎上前。

「我回來了。」咲帆走進寬敞的玄關大堂。「請進來。」

「打擾了。」晴美走進屋裏。「——這麼大的地方，看來談不上打擾呢。」

「喵……」

福爾摩斯也覺得這裏跟自己的家（？）相比，這大宅實在太大了，不禁嘆息。

「——請到客廳去。」咲帆說。

福爾摩斯在正面關閉的門前停下來，晴美看了說：

「這裏是？」

「起居室。」昭江說。「因彩子女士是在這裏過世，自此就一直關閉了。」

「啊，是這裏嗎。」

晴美她們被帶進客廳──寬敞得令人震驚。

「我要在這裏開茶會。」咲帆說。「請慢用。」她在沙發上坐下。「昭江嫂，給客人端飲料。」

「是。」

晴美叫了紅茶後，昭江倏地消失。

「──那位大嫂在這裏很久了？」

「嗯。她甚麼都會做，是個十分能幹的人。不過，我怎樣也還不習慣。」咲帆苦笑。「總之，地方這麼大……還會迷路呢。」

福爾摩斯在客廳內慢吞吞地走來走去。

「環境突然改變，不容易吧。」晴美說。

「那真是……不過，有惠美小姐在。」咲帆有點遲疑。「──這種事如果告訴晴美小姐……」

「甚麼呢？」

咲帆的表情改變了──很嚴肅，好像在懼怕甚麼。



「我……很怕。」她用擠壓的聲音說。

「怕？」

「噓！請小聲點。」

晴美探前身子。

咲帆環視客廳內部。

「住進這裏以後，我總覺得被人監視似的。」她說。

「那是……」

「不是說比喻，而是字面上的意思。」

「即是有人躲在這大宅裏嗎？」

「這裏有傭人。除了剛才的昭江嫂以外，還有其他鐘點工人。不過，我說的不是他們。」咲帆快口說。「但有被人注視的感覺。好像說話全被人聽見的感覺……打電話時特別清楚，感覺到有人的跡象。除了跟我談話的對象之外，我感到有人在一直聆聽的呼吸節奏。」

怎麼看咲帆都是認真的。

「你是說被竊聽嗎？」

「嗯。現在的對話可能也是。」咲帆點點頭。「你相信嗎？」

「我不認為你神經過敏。」

「謝謝你。」咲帆鬆了一口氣。「昭江嫂回來了。她可能也是『一伙』的，這件事──」

「沒問題。我不會說出去。」

晴美話一說完，房門打開。

「久候了。」昭江走進來。

晴美用繼續話題的語調說：

「不過，房子好大，真羡慕呢。」她環視客廳。「啊，多謝。」

紅茶的香味撲鼻而來。

「來這兒過夜吧。」咲帆說。「房間多的是。」

「嗯，一定！不過，一旦習慣了這裏，就不想回去那間破公寓了啦。」晴美笑了。

「何時能夠來住呢？隨時歡迎。」

「嗯……不過──」晴美猶豫不決之際，對上了咲帆那認真地傾訴的眼神。「那麼……不如就明天……」

禁不住說了。



「啊，謝謝。」咲帆握住晴美的手。「福爾摩斯也一起來吧。」她順口邀請。

「喵……」

福爾摩斯親自答覆。

昭江走出去後，咲帆又小聲說：

「我突然想到——在這屋裏自殺的彩子女士，搞不好她知道自己被監視，無法忍耐下去，所以自殺了。」

咲帆是認真的。

晴美撫摸福爾摩斯的身體，說：

「有這個可靠的伙伴在嘛。」

「好羨慕。」咲帆說，摸摸福爾摩斯的頭。「我也想要這樣的『伙伴』呢。」

「喵。」福爾摩斯回答。

「不過，咲帆小姐。」晴美說。「你有那個懷疑的契機是甚麼？發生甚麼事呢？」

「那是……」咲帆支吾着，然後環視客廳內部。「白天在公司時很忙，把那種事都忘了。惠美小姐真的很照顧我，在公司期間，我開始覺得那可能是我太多心。可是晚上很遲才回家，突然心生懼怕……」

咲帆笑了一下。

「對不起。說了古怪的話。或者是我杞人憂天吧……怎麼了，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伸爪拉扯咲帆的裙襬。
「福爾摩斯，裙子會破哦。」晴美說。
「不，沒關係。反正是公司的衣服，多的是呢。」
福爾摩斯繼續用尖爪拉着咲帆的裙子，抬眼看着晴美。
「福爾摩斯……」晴美想了一下。「——咲帆小姐。怎樣？今晚去我家過夜好不好？」
「啊？」
「當然，地方沒這麼大。」晴美微笑。「不過，可能睡得很安樂哦。」
咲帆的臉唰地通紅。
「真的？會不會給你們添麻煩？」
「一點也不——你一個人罷了。」
「好高興！」
「那麼，只要帶替換衣物去『過夜』就行了。」
「馬上預備！」
咲帆就像高中生那麼朝氣地從客廳衝出去。對調而入的昭江驚訝地問晴美：



「怎麼回事？」

「她稍微沉浸在學生的氣氛裏。」晴美說。「對不對，福爾摩斯？」

「喵。」

福爾摩斯滿意地（？）搖尾巴。

「好漂亮的貓兒。」

昭江少有地高興，笑盈盈地走近前來，蹲下去，輕輕撫摸福爾摩斯的毛皮。

「——預備好了！」

快得令人驚訝，咲帆提着一個手袋，穿上大衣走回來。

「你要出去？」昭江站起身來。

「我去晴美小姐的家過夜呢。叫計程車。」

「車子可以安排，但——」

「沒關係吧？」

昭江想了一下。

「貓兒這麼乾淨又漂亮，大概沒問題吧。」她微笑。「不過，請你親自聯絡唐沢小姐吧。我可不想挨罵。」

「——這樣如何？」唐沢惠美説。

坐在椅子上打盹的片山嚇了一跳。

「啊，你好——好久不見。」他説。「對不起。」他滿臉通紅。

「刑警先生，你很累吧。」惠美笑説。

「不，我在監視時也常打瞌睡，有時被後輩叫醒。」片山甩甩頭。「雖然沒甚麼好自豪。」

「不過，我比較喜歡這種刑警先生呢。」

惠美説。「有人情味，不是嗎？」

「不曉得……」

「要不要看看？我構思的通告文章。」

惠美望望自己的電腦。

「好的……」

片山窺看電腦的畫面。

——跟晴美和咲帆分手後，片山和惠美一起回到「BS集團」大廈。

由於已經夜深，當然沒有人氣。

惠美把片山帶去自己的辦公桌，開始製作有關厚川沙江子遇害事件，假如有人看



見或聽見甚麼，請主動提出的通告。
「——很好啊。」片山點點頭。
「那麼，我打印出來。」
惠美在等着打印時說道：
「我把這個通告用電郵傳去員工的電腦好了。貼在牆壁可能有人不去看它，可大家一定查看電子信箱的。」
「原來如此，現在是那種時代了。」
大概片山的說法很奇怪吧，惠美問：
「難不成你怕電腦？」
「不……起碼也會用電郵交換訊息的。」
「那麼，十分之一的電腦機能都沒用上吧。」
「機能太多是不行的。」片山主張。
「同感。我也不會做圖表、座標之類的東西。」
「聽你這麼說就安心了。不過，總比我強得多吧。」
「不曉得。打印好了。明天一早影印出來，貼在每一層的升降機大堂。」
「拜託了。」

「現在用郵件傳出去……好了，這樣應該傳進全體員工的電腦了。」惠美關掉電腦的電源。「那麼，回去吧。」

「嗯。」

惠美關掉辦公室的燈，二人來到升降機大堂。

「片山先生，你不喝酒是吧。」

「呃……」

「不過，要不要喝一杯才回去？難得這個時間和男人私下在一起——雖然我期待受到邀請。」

「哦……」片山困惑不已，惠美笑了。

「抱歉。我無意使你為難。」

「不，沒甚麼……」

惠美正要按升降機的按鈕時，突然皺眉頭。

「——奇怪。」

「怎麼了？」

「有部升降機下去『B1』了。」惠美指示。「明明剛才走進這大廈時，全部都停在一樓的。」



「是嗎？」

片山完全沒有記憶。

「的確——這種時間，有誰會下去地庫一樓呢？」

惠美歪着脖子，總之先按了升降機的按鈕。升降機上來後，她和片山走進去，按「1」字。

升降機下去一樓……

二人走到冷清的大堂。

然後停下來，對望一眼。

「——去看看吧。」片山不得不說。因他知道惠美在等他說那句話。

「嗯。」惠美寬心地微笑。「那麼，從樓梯走下去好了。搭升降機下去會有聲音，容易被發現。」

惠美率先走向太平樓梯。

「——地庫有甚麼呢？」片山問。

「我幾乎從沒去過。好像有個倉庫，後來要保管的文件和資料搬了去五樓的保管庫——這裏很暗，請小心。」

二人謹慎地從太平樓梯走下去。

「地下的倉庫收藏了甚麼，我也沒聽説過，其他還有機械室、鍋爐之類的……」

有一道寫着「B1」的重型門。

片山用力把那道門打開，探臉出去，立刻又縮回來。

「——怎麼了？」

「噓。」片山用手指貼唇。「有人在走廊。」他壓低聲音說。

「誰呢……」

片山想了一下。

「你有鏡盒嗎？」

「嗯。」

惠美從手袋取出粉底鏡盒，遞給片山。片山打開鏡盒，拿着鏡面，細細打開一條門縫，把它悄悄伸出去。

兩名黑色西裝打扮的男人映現在搖晃的鏡子裏。

惠美也伸長頸項去看。

「——是誰呢？」她輕輕在門關起來後說。「不是職員。我沒見過他們。」

「他們不是職員。」片山說。「是SP。」

「SP？」



「首先不會弄錯。」

「呃——保護大臣之類的特警？」

「對。」

「可是，為何ＳＰ會在這種地方出現？」

「我也不清楚。」片山擰頭。「ＳＰ這樣子明顯地在執行工作，意味着有重要人物在這裏。」

「在這種地庫裏？而且在三更半夜的。」

「很奇怪呢。」

片山再一次悄悄把門打開——傳來說話聲。

「有人出來了。」片山說。「往這邊來了。」

「不好了！他們會使用這道樓梯。這裏沒有其他出入口。」

「趕快！」片山迅速脫掉鞋子拿在手上。「上去吧！」

惠美也立刻學他脫掉鞋子，二人盡量不發出腳步聲，穿着襪子奔上樓梯。

傳來開門聲。

「快！再往上去！」片山小聲說。

二人通過一樓再往上走——在上去二樓的地方止步時，鞋聲在一樓的門前停下。

「車在正面。」聲音說。
「下次甚麼時候方便？」有人問。
「以現在的情形來看，越快越好。下星期聯絡。」
「是。」
聲音從一樓的大堂出去，門關上了。
——靜了下來，但片山他們暫時不動。
大概等了十分鐘吧，片山悄悄走下樓梯。
「沒事了。誰也不在。」他叫惠美。
「剛才的是甚麼呢？」
「不曉得……看來不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公開的事。」片山嘆息。「怎麼辦？」
「你說怎麼辦……」
「下去地庫看看嗎？」
「——好的。」惠美點點頭。「公司裏居然有我不知道的事，無法饒恕！」
「我想也是。」
片山他們下到地庫去。
悄悄開門一看，燈熄了，有點暗。



「穿上鞋子也沒關係了。」片山說。

二人往走廊深處前進。

「我想他們是從這道門走出來的。」

「這裏？——這是『倉庫』哦。」

「進去偷看一下。」

片山打開門，走進「倉庫」裏面，開了燈。

兩旁並排着直達天花板的鋼架，堆滿紙箱。

「——是『倉庫』呢。」惠美說。

「可是……」片山看看左右。「你不覺得架子之間很空嗎？」

「嗯，說起來……」

片山走到最深處。

「地面有磨擦的痕跡。」他俯視腳畔。「好像是……」

片山搭住架子，運力一拉，架子像門一樣開啟。

「啊……」

大概那道隱匿的門一打開時，燈就自動亮起來吧。佈置優雅的客廳風格的房間出現在二人眼前。

「真驚人！竟然有這種房間。」
桌面上的煙灰盅還有煙蒂，室內彌漫着酒精的味道。
「好像在這裏進行秘密會議呢。」片山說。「可能跟厚川沙江子被殺有關。這是怎樣的地方，可以查得到嗎？」
「當然。」惠美點點頭，之後「啊！」地喊一聲。
「怎麼了？」
「剛才那把聲，我知道了。問『下次甚麼時候方便』的，是『BS通訊機』的佐佐木先生。」
「肯定嗎？」
「嗯，肯定沒錯。」
「佐佐木和厚川沙江子有過關係……這麼一來……」
「果然有甚麼……」
「可是，跟那名有SP隨從的人物有何關連呢？」片山盤起胳膊。「——找到這個房間的事，暫時保密好了。」
「明白。」
二人把門照原來的樣子關回去，走出「倉庫」。



從一樓的「夜間便門」出來時，片山縮起脖子。
「好冷啊——找個地方取取暖好嗎？」
「欣然前往。」惠美微笑。
片山的手機響起來。
「對不起——喂？」
「哥，你在哪兒？」晴美說。
「我在『ＢＳ集團』大廈的後巷。」
「哎，今晚不要回公寓。」
「你說甚麼？」
「今晚，咲帆小姐要在我們公寓過夜。」
「甚麼？」
「所以今晚允許你外宿。完畢！」
片山目瞪口呆期間，晴美飛快地掛線。
「怎麼了？」惠美問。
片山束手無策，不知如何說明才好……

8 慰問客

「對不起……」

病房的門打開。

「——是。」坐在病床邊的椅子上削蘋果皮的會田胡桃欠欠身。「哪位呀？」她說。

「呃……這是菊池先生的病房嗎？」那名少女戰戰兢兢地說。

「是的。」

「菊池先生他……我叫佐佐木梨香。」

她是大學生吧，胡桃看了梨香暗忖。她穿着時髦的流行服裝。

「他剛剛去了做檢查。」胡桃說。「大概快回來了。」

「是嗎——我可以等他嗎？」

「嗯，當然。請坐在這張椅子。」

胡桃站起來。

「可是，那你——」



「沒關係。我坐床邊就好。」胡桃微笑。

「對不起。那就……」梨香在胡桃站開後的椅子坐下來。「呃——菊池先生的身體怎樣？」

「嗯，雖然因一時發高燒而引起肺炎，但燒已退了不少。」

「好極了。」梨香的表情終於緩和下來。

「呃——你是菊池的朋友？」胡桃問。

「嗯，有點認識。」梨香曖昧地回答，反而向胡桃投以詢問的眼神。「你是……」

「我叫會田胡桃。我和菊池住在一起。」

「——是嗎。」

梨香似乎不知道應該怎樣說下去才好。

她手裏拿着花束。

「佐佐木小姐——把那束花放進花瓶好嗎？」

「啊，那就……拜託了。」

「好美的花！我對那個沒甚麼興趣的。」

胡桃削好蘋果，站起來，接過花束，從病房走出去。

幾乎對調而入般，護士推着輪椅上的菊池回來了。

看見梨香，菊池嚇了一跳。

「嗨——你特地來探望我嗎？」

「嗯。聽說你入院了，嚇我一跳。」

「沒甚麼大不了的，再過兩、三天就能出院了。」

「聽你這樣說就放心了。」

梨香幫菊池回到床上。

「那位是——胡桃小姐？她去把花裝進花瓶去了。」

「是嗎。這棟樓的最高一層是餐廳。你喝杯茶甚麼的才回去吧。」

梨香遲疑一下，說：

「那位是你太太？」

「胡桃嗎？她這麼說的？」

「不，不是的。」

「我也不太清楚——她在照顧我就是了。」

梨香堆上笑臉。

「她很愛你哦。」她說。

「嗯……好像是。」菊池望向天花板。「——對了，我要吃藥了。」



「我去拿水好嗎？」梨香站起來。「我去買瓶裝的礦泉水如何？」
「那麼……可以拜託嗎？」
「當然。」梨香幹勁十足。「小賣店——」
「在一樓的深處。」
「馬上去買。等等啊。」
梨香走出病房，趕往升降機。
能夠從菊池面前走開，令她很高興——胡桃回來的話，她沒自信可以微笑。
實際上，在她前來探望菊池，直至見到胡桃坐在他的床邊為止，她都沒發現自己是如此受到菊池的吸引。
可是——聽到那個叫胡桃的女子說她和菊池住在一起時，梨香感到心口如被刀剜那麼痛苦。
難不成——我愛上了那個人？
答案昭然若揭，梨香還是向自己投問……
來到升降機前面的時候。
「那種事……不是很過份嗎？」有聲音傳來。
是胡桃的聲音。她在樓梯處跟一名西裝打扮的中年男人談話。因她背着梨香，所

以沒察覺。

甚麼事呢？

對方外表像上班族，卻有某種不正派的感覺。

為免進入二人的視線內，梨香悄悄藏身在走廊上擺點滴的架子背後，稍微走近前去。

「你違約了。沒法子。」男人說。

「可是——我必須照顧住院的病人啊，不行嗎？」

「我沒說不行。只是錄像帶也有發售時間表的。」

「我一直以來不是言從計聽嗎？例如當突然辭演的女孩的替角之類。你不是告訴我，『平時要你勉強去做，有機會就彌補回去』嗎？」

「那個和這個是兩回事。」男人不理會。「懂嗎？無論你多麼受歡迎，凡是買那種帶的傢伙，始終只對女人的下半身感興趣而已。如果你消失的話，他們就去找別的女人了。」

「那種事——我知道。」

「若是這樣，還有甚麼怨言？現在馬上跟我來，脫光衣服。不來的話，當場解僱。」



胡桃的背影在哆嗦。

「——明白了。」她用落寞的聲音說。「給我五分鐘時間，我去告訴他有臨時工作。」

「我在車上等你。五分鐘哦。」

男人下樓去了。

胡桃垂下肩膀，無力地轉過身來——然後跟梨香對上眼睛。

「梨香小姐……你聽到啦。」

「無意中聽到了。抱歉。」

「不……我是AV女優。」胡桃垂下眼眸。「對不起。」

「為何向我道歉？」

「因為我從事那種工作賺錢去幫助菊池。被陌生的男人擁抱的這個身體，菊池也……」

「胡桃小姐——停止那種工作吧！」梨香說。

「可是，做普通的兼職實在賺不了多少錢。」

「為了住院的費用？」

「這次他住院的費用，川本咲帆小姐的秘書唐沢小姐說是『公司替他支付』的。」

胡桃說。「不過，出院以後，菊池不能馬上出去工作，生活費方面……」

「可是……」

梨香不曉得說甚麼好，於是打住。胡桃一直凝視梨香。

「梨香小姐——對吧，你愛上菊池先生嗎？」她用普通的語調問。

「你說愛……我不知道是不是愛。」

「我在工作那段時間，菊池先生就拜託了。」

「胡桃小姐……」

「我走了！」

胡桃一口氣衝下樓梯……

「有過那種事啊……」菊池在床上喃喃地說。

「胡桃小姐很可憐啊。」梨香坐在床邊的椅子上說。「我以為——從事那種工作的女孩，應該是很愛玩的。原來也有那樣的人呢。」

「因為我太沒出息了。」

「但那是……」

「不單只是這次生病的事。最近我都是靠胡桃賺錢生活的。」



「胡桃小姐一定覺得那樣便很幸福吧。」

菊池閉起眼睛，說：

「我想睡一下。」

「那麼，我去吃飯。」

「你不回家可以嗎？」

「我和胡桃小姐有約定。」梨香微笑。「在她回來以前，我要留在這裏。」

菊池也回以微笑。

「謝謝。」他說……

「喂！幹得起勁點！」用不耐煩的聲音大聲吼的是導演。「你是專業的啊！」

「對不起。」胡桃從床上坐起來。

專業？——脫光衣服需要專業嗎？

「今晚必須拍完它。」監製盤臂而立。「否則明天的份沒錢給哦。」

「沒問題。喏，胡桃妹妹。」

露出笑臉給她鼓勵的，乃是演對手戲的男演員。

胡桃跟無數的男人交手工作過，幸好今晚的對手是大木。

男演員之中，有的只將對手當「道具」看待，也有的像大木這麼溫柔體貼的人。
「休息一下如何？」大木說。「已經不休息地拍了三個鐘了。」
「十分鐘也可惜！」監製生氣地說。
「但是總比重複幾次來得——」
「明白了。那麼，叫拉麵吃吧。」
導演起身。
「謝謝，大木先生。」
胡桃在全裸的身體上面披上浴褸說。
「聽說你的男友入院了？」大木穿上晨褸。「很擔心吧。」
「嗯……心裏惦掛着，不能集中。」
「沒法子。胡桃妹妹平時很努力，總有辦法的。」
在窄小公寓的一室——負責化妝的女人替胡桃擦汗，告訴她說：
「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哦。」
「可以隱藏麼？」
「盡量試試看……燈光打得恰當的話，總有辦法的。」
胡桃飛快地瞄了導演一下。



現在要他改變燈光位置，大概不會答應吧。

「正式演出之前，我再給你補妝。」負責化妝的女人說。

「謝謝。」

「忍耐一會吧。」她拍拍胡桃的肩膀。

胡桃勉強擠個笑臉。

玄關的門鈴作響。

「喂。今天的拉麵來得好快啊。」

導演在沙發上打呵欠。

「是……」

一名AD走到玄關去應門——

稍後他走回來，一臉困惑地說：

「呃……有訪客。」

「訪客？這種時間怎麼會有！趕他走吧。」監製不高興地說。

「——你趕我走嗎？」

走進房間的，是個西裝筆挺的紳士。

所有人莫名地沉默下來。那人就是有種懾人的威嚴。

皺起眉頭注視該名紳士的監製，突然大驚失色。

「——近江先生。」監製的聲音沙啞。

「你認不出我的臉嗎？是不是喝太多酒了？」被稱為近江的紳士說。「你還在做這種偏門生意啊。」

「不，那是……」汗水從監製的太陽穴淌落。「呃……為何會來這兒？」

「沒事就不來找你了，在這種時間。」

「有道理。」

「這裏——有沒有一個叫會田胡桃的女孩？」

胡桃嚇了一跳。

「我是……」她小聲說。

「是你呀——現在休息是吧。」

「是。」

「有事找你。穿上衣服吧。」

「可是……戲還沒拍完。」

「胡桃！趕快照做！」監製發出焦急的聲音。

「是……」



導演好像不認識那名紳士。

「喂，甚麼意思。」他不服氣地站起來。「我不知你是誰，但這是關乎吃飯的問題啊。」

「閉嘴！」監製着慌了。「近江先生，萬分抱歉！」

見到監製幾乎要向那位紳士下跪的模樣，胡桃驚訝不已。

「收拾一下。」近江平靜地對胡桃說。「已經不用拍了。今後你也不必再拍成人電影了。」

「哦……」

「以前你也沒拍過。」

「可是……」

「在這裏的全體人員，忘記和你合作過的事吧。」

雖然莫名其妙，總之胡桃先穿上自己的衣服。

「懂嗎？」近江瞥了監製一眼。監製立刻深深一鞠躬，頭幾乎碰地。

「遵命！」他說。

「車子在等着，走吧。」

在近江的催促下，胡桃離開了那個公寓的房間……

9 疑惑之夜

「喂？咲帆小姐嗎？我是唐沢惠美。」

惠美拿着手機說。

「惠美小姐的聲音，我聽得出來呀。」咲帆愉快地說。「今晚我在片山小姐的公寓過夜。明天早上你來這裏接我吧。」

「明白了。總之——」

「就這樣！晚安！」

咲帆迅速掛線。

惠美驚訝地注視手裏的手機一會，然後聳聳肩，回到店內。

「——聯絡上了？」片山正在攪動涮肉鍋。「蔬菜已熟了。」

「她說今晚在片山小姐的公寓過夜……」惠美在座墊上架起腿來。「啊！為甚麼人的身份一提高，就會做出不可理喻的事情！」

她嘆息連連。

「她有說出理由嗎？」片山問。「晴美甚麼也沒告訴我。」



「我也一頭霧水。」惠美重新坐好。「這麼一來，我要大吃大喝了！」

她摩拳擦掌……

然後——惠美以片山驚訝的速度拼命吃，又拼命喝啤酒。

「喝那麼多沒關係嗎？」片山禁不住問。

「別看我這樣，我酒量相當好！」惠美的臉變得通紅。「臉的確好燙，是酒精的關係呢，還是火鍋的關係……」

片山笑了。

「我想我是第一次看到你這麼開心的樣子呢。」

「我也不是永遠裝作『秘書』那一本正經的模樣的。」惠美把肉片下在鍋裏說。

「回到一個人住的房間時，我穿着內衣褲躺在地上哦。」

「大概是吧。」

「想像得到嗎？」

「——想像甚麼？」

「我穿着內衣褲躺在地上的情形。」

「不……沒有特別去想像。」

惠美嘆息。

「我就是那麼缺少女人味呀。」她鼓起腮幫子。
「我不是那個意思……只是我不屬於想像力豐富的人而已。」
「好吧！」惠美點點頭。「那麼，我讓你看看實物好了。」
「實物？」
「我穿內衣褲躺在你面前——你會怎麼做？」隔着鍋裏的蒸氣，惠美用熱情的視線盯視片山。
「這個呀——我一定會幫你蓋棉被吧。」
惠美不禁仰天。
「有這種男人嗎！」
「對不起。」
「那就沒法子啦。」惠美給自己倒啤酒。「就連內衣褲也不穿，撲向片山先生好了！」
「你醉了。玩笑開得那麼大。」
「是啦是啦——片山先生，你不愛吃肉？」
「你吃得那麼快，我沒機會下手啊。」片山反駁說……



「啊！撐死了！」

走出火鍋店，惠美張開兩手說：「不行了！已經裝不下了！」

「我沒說還要吃東西哦。」片山說。「能走嗎？」

「沒問題！不過——截車吧。我坐計程車回去。」

「好好好。」

片山截停一輛恰好開過來的計程車，把惠美扶上車去。

「片山先生也上來嘛！」惠美拉住片山的手。

「哎——明白了！我上車。」

「車費由我來付！我的薪水不錯，計程車費算不得甚麼！」

「那真令人羨慕呢。」

司機問：

「去甚麼地方？」

「唐沢小姐。去哪兒——唐沢小姐？」

惠美靠着片山，輕輕打鼻鼾。

「唐沢小姐！請你先說地址才睡好不好！」

片山試着搖搖她，惠美半開迷濛的眼眸。

「咦，片山先生……嘻嘻……」

語畢，她整個人倒在片山的膝頭上，這次開始發出正式的驚人鼻鼾聲……

「糟糕！」片山喃喃自語。「那麼，去公寓……不，不行啊！」

晴美吩咐他「今晚不要回來」。

沒法子，又想不到要去甚麼地方。

「到附近的酒店去吧。」他說。

「客人，真有一手！酩酊大醉上酒店？」

司機嬉皮笑臉地說。

「不是的！」片山生氣。「我會拿兩個房間！」

對司機辯白也沒用的了……

司機載他們到市中心的一流酒店，到服務櫃台一問，還有空房。

「為何連我也要住酒店？」

他怨聲載道，卻又不能丟下惠美不理。

總之，他先拿了一個房間，揹着惠美去搭升降機。

揹在背上時，惠美的體溫透過大衣和外套傳過來。

「真是的……」



有異於可怕的印象，感覺反而很孩子氣。
的確，就如當事人所在意的一樣，她不太有女人味，因此才能夠這樣子揹她。
走出升降機，找到房間，把卡片鑰匙插進去，開門。
揹着惠美開門進去並不輕鬆。
這是雙人房，兩張半雙人床並排着。沒有單人房了。
總之，片山把惠美放在其中一張床上，舒了一口氣。
——她就這樣睡了嗎？明天早上會去接咲帆嗎？
「不能替她擔心那麼多。」片山聳聳肩。「好了，怎麼辦呢？」
這間酒店很貴。單單住一晚，片山的腰包也會很傷。
惠美說她「薪水不錯」。這間酒店也無所謂吧……
離開這裏不遠有商務酒店。想到這裏，片山自言自語。
「好浪費，卻沒法子。」
然後，他把卡片鑰匙擺在桌面，準備走出房間……
「片山先生。」
惠美喊他，片山嚇得回頭。
那不是喝醉的語調，而是非常清醒的。

惠美從床上坐起來，微笑着注視片山。

「——嚇我一跳！你裝醉嗎？」

「如何？我的演技？」

惠美說着，脫掉套裝的外套，扔在床上。

「請停止惡作劇。這房間怎麼辦？」片山盤起胳膊。

「由我來租用不就行了？就當作片山先生碰巧在一起。」

「不能那樣做的。」

「那麼，你去別的地方過夜？」

「這麼高級的酒店不適合我。那麼，晚安。」

片山往門口走去時，惠美從床上跳下來，一個箭步跑到門邊，掛起門鏈子。

「不讓你回去。」

她和片山面對面。

「請讓開。」

「反正一起進來的。不管有沒有，人家都以為有的。」

惠美冷不防抱住片山親吻，用力推他，終於把他推倒在床上。

「呀——唐沢小姐！」



「我是不會放過看中的獵物的！」

惠美撲在片山上面。

「呃——好重。」

「沒關係！」

惠美摘掉片山的領帶。

「呃……冷靜點……」片山猛翻白眼。

這時——惠美手袋中的手機響起來電鈴聲。

「電話哦——喏，必須接聽才行。」片山提示。

「不管它好了！」

惠美視若無睹，伸手解開片山的襯衣鈕。

然後——她的手停住。

她看着鈴聲還在繼續鳴響的手袋。

「不可能。」

惠美喃喃地說，從片山上面滾着下床，伸向手袋，然後把手機拿出來。

「喂！——喂！」

惠美站起來，嘆一口氣。

「怎麼了？」

片山坐起來，趕緊把襯衣鈕扣扣好。

惠美一直俯視手中的手機。

「斷線了。」她說。

然後她自己打過去，立刻搖搖頭。「——接不通。」

「是相識的人嗎？」片山問。

惠美轉頭對片山說：

「我只對特定的幾個人改變來電鈴聲而已。在那以外的人是普通的鈴聲。」

「那麼，剛才的鈴聲呢？」

「不可能的。」

「怎麼說？」

「剛才的鈴聲，只屬於一個人——是過世了的笹林宗祐先生打來的。」

「以前的會長？」

「對。不過，不可能有那種事。會長因意外而死去，當時他的手機也帶在身上。」

「即是說——壞掉了？」

「我想當然是的。那場意外，車子嚴重毀壞，而且燃燒起來。不可能只有手機無



損的。」
「可是有人打來給你。」
「嗯……」惠美坐在沙發上。「在那之後，我忙着處理別的事，沒有想到宗祐先生的手機。」
「唐沢小姐。我覺得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前會長笹林宗祐先生會不會還活着呢？」
惠美看着片山。
「我想沒有可能……不過，我不知道。」她說。
片山拾起地上的領帶。
「我不太清楚那宗意外。可以告訴我嗎？」
「嗯，當然。」惠美稍嘆一聲。「還差那麼一點點。真遺憾。」
她笑了。
「用房間服務叫咖啡吧。咖啡送來以前，必須先把衣服穿整齊。」
「也是。」
片山用房間的電話吩咐咖啡期間，惠美走進浴室去。
「呼……」片山吐了一口氣，喃喃地說：「必須先向晴美保密才行……」

10 燃燒

秘書是廿四小時工作的。

唐沢惠美也非常明白。

優秀秘書的尊嚴是，縱使半夜兩三點被電話吵醒，吩咐她「馬上過來」，她也不會埋怨半句，給予「遵命」的答覆。

即使做好那種心理準備，惠美對於這一晚的傳呼也很難受。

這五天之內，笹林宗祐忙着大規模的商展，以及跟國外的商家面談、交涉和參加派對。跟着他走的惠美也忙得不可開交。

除了惠美以外，宗祐還有幾個秘書，但在派對場合上的雜談式對話，只有惠美能用英語、法語來傳譯，自然由惠美陪他行動。

而且每晚分手之際，宗祐都給惠美出「功課」。

「你先替我想好明天在會議上的話題。」

在交涉會議上的話題，從配合面談對象而選定其家人的消息或禮物，以至在派對上的笑話之類，惠美都必須思考。



而且是用英語或法語來想。

派對結束之後，宗祐只要回去酒店的套房睡覺就好，而惠美回到單人房之後，坐在床上跟電腦大眼瞪小眼，每天只睡三個小時……

好不容易克服猶如在熱帶森林跑馬拉松的嚴酷狀況之後，宗祐告訴她說：

「明天傍晚才出去也可以。」

其實她期待宗祐說「明天可以休息了」，因此不由得在內心咒罵：「你這個小器的老闆！」然而夜裏能好好睡一覺，也就鬆了一口氣。

當晚回到酒店的單人房，迅速沖個花灑浴，在裸身上穿件浴褸就鑽上床。

一轉眼就沉睡了。凌晨二時，手機響起來。

來自笹林宗祐的來電鈴聲。

「是……」

她發出的聲音應該是「半死狀態」。

「現在馬上到箱根的山莊來。」

他僅僅說了這句話，不等惠美回話就掛線。

總算醒了過來，沖了個冷花灑浴，大致花了三十分鐘做準備吧。

她也可以坐計程車去箱根，在車上補睡一下的，但最後決定自己開車去。

跟迎面襲來的睏意搏鬥着，操縱方向盤走在彎彎曲曲的山道上，不啻是「大工程」……

開車抵達笹林家的山莊前面時，唐沢惠美冒了一身冷汗。

終於戰勝了睏意，克服了九曲十八彎的山道來到目的地。

「了不起！」她自讚自誇。

在沒有別人稱讚的情形下，若不這樣做，會覺得做甚麼都很空虛。

惠美下車，走上幾級樓梯往正面玄關去。

揿鈴後等了一會，大門終於從裏頭打開。

「會長，你叫我來的。」

「嗯——不過，好遲啊。」

笹林宗祐穿着蘇格蘭花呢外套。

「會長……」

「開玩笑的。」宗祐笑了。「在你休息時把你叫醒，怪可憐的。」

「不會……若是秘書的工作，這是沒法子的。」

一面說一面打呵欠。



「總之進來吧。」

被催促的惠美，脱掉鞋子換上室內拖鞋。

「——歡迎光臨。」

不知何時，在笹林公館做事的女傭昭江站在那裏，嚇了惠美一跳。

「昭江嫂也來了？——那麼，太太也來啦？」

惠美問的是昭江，回話的卻是宗祐。

「彩子沒來。」他有點冷淡地説。「總之進去吧。」

惠美也來過這個山莊幾次。穿過玄關大堂，打開兩邊對開的門時，就是寬敞的大廳。

在昭江為她開門之前，她已快步走過去，啪地打開大廳的門——

或許速度太快了些。

坐在沙發上的人們一齊驚訝地回頭。

沐浴在眾人的視線中，惠美也有一瞬的震驚而停步。

「失禮了！」她鞠躬致意。

如果有人在的話，事先告訴我不就好了！她想向宗祐抱怨，但當然不能説出口。

「昭江。」宗祐説。「唐沢好像還沒睡醒。你給她泡杯濃濃的咖啡吧。」

「是。」

「來，坐吧——你都認識大家吧？」

「是……」

話是這麼說——

「那是不可能的，會長先生。」說話的是「BS電機」的社長今井健一郎的妻子今井瞳。「儘管唐沢小姐是很優秀的秘書——我們只是在彩子夫人身邊的喝茶伙伴罷了。」

是嗎——惠美終於想起來了。

坐在這裏的，乃是笹林宗祐的妻子彩子每月召開的晚餐會的成員。

總共六名女性。聽了今井瞳的說法，其他五人都微笑——那也是有點噁心的光景。

「萬分抱歉。」惠美說。「雖然我對各位的臉孔有印象……」

「你認得我嗎？」

「當然！你是今井瞳女士——還有這位淺田實子女士，你是『BS國際』的淺田董事的太太吧。」

惠美是宗祐的秘書，因此她並不知道彩子的私事。不過，在「BS集團」的派對



上，她對所有見過的臉孔都有印象。

「這位是……里見信代女士吧。」她轉向最年輕的一位打扮豔麗的女性。「作曲家里見清士先生的太太……」

「猜對了！記性真好。」

里見信代浮起彷彿勾引異性時的嫵媚笑容。

當然記得你了！——惠美在心裏說。

因為了支持由她丈夫里見清士作曲的那齣莫名其妙的歌劇，惠美依照宗祐的吩咐拼命去籌錢贊助——

「還有，厚川沙江子女士。還有……」

「我叫平原瑪利亞。」金髮起波浪的女性說。

「她曾替我寫傳記。」宗祐說。

「是的。不好意思。」

那實在稱不上是甚麼「傳記」吧，惠美心想。那等於是向宗祐表示親暱的吹捧文章，惠美讀了三十頁就丟在一旁。

真的如字面所說的丟到房間的角落去了。

不過，宗祐好像很喜歡。

她是日法混血兒，在派對上很引人注目。

然後剩下的一人，跟其他五名相比，個子小而且給人樸素的感覺。

「我叫藤田忍。」那女士說。

只對那個名字有印象。

「你是……作家吧。」

「是的。寫稿賣文的，主要是寫散文……」

是的。所謂的「散文家」，就是針對女性讀者的散文集成話題，在多家報章、雜誌連載專欄及對談等等。

不過，這個藤田忍和「BS集團」是有怎樣的關連，惠美也毫無頭緒。

大概察覺惠美的想法吧，藤田忍補充一句：

「我受到會長夫人的邀請而來。」

「我不曉得，失敬了。」惠美說。

可是——何以在這種時間，彩子的「伙伴們」會聚集在這個箱根的山莊，而且還要把惠美傳呼出來呢……

謎團一直解不開。

「各位特地遠道而來，我也感到不安。」宗祐說。「我希望在不受干擾的情形下



跟大家談一談。」

「——久候了。」

昭江把香噴噴的咖啡擺在惠美面前。

「謝謝……」

惠美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

「——好苦！」她不禁喊出來。

大家一齊笑了——不妨說，惠美扮演了緩和現場氣氛的角色。

「會長……」惠美說。「托你的福，確實清醒了。不過，為何今天召集大家到這裏來？」

「這個待會就說。」宗祐稍微改變語氣說道。

「——請潤潤喉吧。」

昭江在六名女士面前擺下玻璃杯。「意大利的紅橙果汁。」

Blood orange 呀。惠美也在常去的意大利餐廳喝過。

「不客氣了。」今井瞳先拿起玻璃杯，喝了一口。

「——很好喝。」她睜大眼。「跟普通的橙汁不同，醇得很。」

「多謝。」昭江微笑。「這是特地從意大利訂購回來的。」

其餘五人陸陸續續拿起玻璃杯。

「請大家邊喝邊聽我說。」宗祐在沙發上舒坦地坐下。「其實，今晚之所以特地請大家來，是因我有事相求。」

有事相求就這樣子半夜三更地把大家叫來箱根？惠美完全不理解。

「我需要大家的合作，做一個實驗。」宗祐說。

今井瞳泰然自若地聽着，而其他人有點不安地面面相覷。

實驗？——宗祐那句話令惠美覺得非常不合時宜。

「實驗？」片山說。「笹林先生是說實驗吧？」

「嗯。」

二人在喝着房間服務送來的咖啡。

「很淡的咖啡呢。」惠美蹙一蹙眉。「跟那晚喝的咖啡大不相同。」

「那麼，所謂的實驗是甚麼？」片山問。

「不知道。」

「——不知道？可是，笹林先生有說明吧？」

「沒有去到那個地步。」



「怎麼說？」

「當時會長再三叨念……」

「今晚從我聽到的一切，希望大家絕對保密。」宗祐說，然後逐個掃視在場的女士。

不是大約地看一眼，而是很明確地跟對方對上眼睛。

「──明白了。」今井瞳說。「請說。」

身為「BS電機」的社長夫人，在六人當中畢竟是帶頭的人。

「其實──」

宗祐正要開口的時候。

傳來手機的響聲，宗祐有點不耐煩地打住──

「對不起。好像是我的手機。」

宗祐趕忙從外套的口袋掏出手機。

自然而然地興起有點笨拙的笑聲。所有人都緊張兮兮的。

「──喂？……──啊，稍等一下。」

宗祐站起來，對六名女士說一聲：「失陪一下。馬上回來。」

他急步走出大廳，順手關門。

「是怎樣的話題呢？」厚川沙江子說。「今井太太，你有聽說嗎？」

「不，甚麼也沒聽說。」

——是真的嗎？惠美想。

今井瞳的表情，有某種「我是特別的」的氛圍。

這時，隔着一道門，傳來宗祐的怒吼聲。

「有那麼豈有此理的事嗎！」

在場的人大吃一驚。

「——發生甚麼事呢？」喃喃自語的是作曲家的妻子里見信代。

隔着門也聽得那麼清楚，大概發出相當大的聲音吧。

其後又安靜下來，但並不太久。

門被打開，神色嚴峻的宗祐回來了。

「抱歉，我必須馬上回去東京。」他快口說。「關於今天要說的話，改天再聯絡。」

「會長……」惠美站起來。

「你也跟我一起來吧。」



「是。呃，客人——」

「昭江，你給大家安排回去的車輛。」

「遵命。」昭江面不改色地說。

「那麼——真抱歉。」宗祐說。「這就失陪了。」

六名女士呆若木雞。

「我先走了。」

惠美施個禮，趕忙追趕宗祐去了。

玄關的門依然半開着。惠美趕忙走到外面時，見到宗祐的車開動了。

「會長！——真是的！」

她慌忙趕往自己的車。

車子開動時，只能看到宗祐那已經遠去的車燈。

惠美追隨宗祐的車。

「到底他想怎麼樣嘛。」她禁不住喃喃自語。

因為以高速在樹林中道路飛馳的宗祐的車子「並不尋常」。

宗祐喜歡開車，平常在市內移動時，他都交給司機駕駛，自己就在後座打電話或思考。但這樣子遠行時卻會親自握方向盤。

而且，他的駕駛技術也相當高明——

「無論如何都太不合理了。」

惠美拼命跟隨，企圖接近宗祐的車，卻又好像漸漸被拋遠……

「——危險！」

她禁不住嚷出來，因她想起前面有個急彎，即使天明的時候也必須降低速度才能拐彎——而且那邊是懸崖。

他以那個速度直衝的話，就會——

「啊……」

惠美踩煞車掣。

從她的車可以望見那個急彎。

在夜半之中，宗祐的車燈突然淩亂地擺動。

「會長——」

前面的車無法在急彎的前端拐完，就這樣從懸崖滾落下去。

車燈突然消失在黑暗中。

「會長！」

惠美發動車子，只以安全的速度來到那個轉彎處。



就在那時候，伴隨着驚天動地的巨響，火柱穿過黑暗升起。

她停了車，走到外面。

站在懸崖上，可以見到護欄被撕裂，宗祐的車子在遙遠的下方燃起猛烈的火焰。

——這樣子實在不可能獲救。

惠美蒼白着臉，但她遇到自己必須保持冷靜的場面，便立刻回復專業意識。

她馬上聯絡警方，說明出事地點和狀況。

車子還在繼續燃燒……

「等候巡邏車和消防車來的那段時間，感覺非常漫長……」惠美說。

「不容易呢。」片山點點頭。「的確，以那種狀況來說，宗祐先生的手機不可能平安無事……」

「嗯。」惠美說。「當時——會長在大廳外邊用手機講話……他回來時，手上已經沒有手機。」

「放進口袋裏了？」

「平常的話，當然是的。」

「會不會掉在山莊的某個地方……也許調查一下比較好。」

「沒有道理啊。」惠美嘆息着。「其後，安排會長喪禮的一切事務都落在我的肩上——我忙得好幾天也睡不着。」

「是吧。」

「那個結束之後，這次是接到彩子女士的委託，叫我繼續當秘書——雖然我喜歡忙碌。」

像惠美作風的説法，令片山微笑。

「——確認宗祐先生遺體的事呢？」

「總之，因那場火，完全燒毀了，因此由經常就診的牙醫去確認。」

「是附近的人嗎？」

「在總公司大廈對面的診所。他叫高井醫生，會長向來去他那裏就診的。」

「若是那樣，大概不會錯了。」

大致上，片山記下來。

過了片刻，片山説：

「——宗祐先生想説的『實驗』是甚麼呢。」

「我一點也……」

「彩子女士説了甚麼？」



「我也沒問過她。」惠美搖搖頭。「總之，其後太過混亂，那件事就給它忘得一乾二淨了。」

「明白。」片山點點頭。「不過，笹林夫人晚餐會的客人之所以被特地召集到山莊……」

「的確很奇怪呢。」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大概是今井先生、佐佐木先生或北畠女士吧。」

「原來如此。明天我去問問看。」

片山打呵欠。「——對不起。唐沢小姐，你要睡了嗎？」

「嗯——明天早起，我先回家一趟。片山先生怎麼樣？」

「我到附近的商務酒店過夜好了。」

「即使請你在這裏過夜，看來不行吧。」

「那個實在……」

「即使我答應絕不侵犯？」

「我不可能睡得太安樂。」

惠美笑了一下。

「那就不勉強了。不過，我們是接過吻的關係哦。起碼叫我『惠美』吧。」

那是單方面的吻吧，片山想。

「明白了——那麼，惠美小姐，就這樣。」

他站起來。

惠美送到門邊。

「晚安，片山先生。」她說，然後輕輕吻他。

「究竟我有甚麼好？」

「你好在這樣子認真地說。」

片山走出房間，在走廊走着時，回過頭去。

惠美笑臉相送。片山揮手回禮。

「——我不懂。」

片山喃喃自語，往升降機走去……



11 變身

菊池張開眼睛，長滿邋遢鬍子的臉慢慢轉向床邊。

「佐佐木……梨香小姐？」

正在喝着塑料瓶裝茶的梨香高興地說：

「菊池先生，你醒啦？覺得怎樣？」她伸手貼住菊池的額頭。「啊，燒已經退了。好極啦！」

「身體燙熱和怠倦感好像消失了。不好意思。你有好好回家嗎？」

「少來。」梨香嬌嗔地說。「我已超過二十歲了。兩、三天不在家是無所謂的。」

「可是……」

「沒問題。我給爸爸的手機傳了短訊。我沒隱瞞他。」

「那就好。萬一佐佐木先生生氣起來當我是誘拐犯，那可傷腦筋。」

「住院的病人誘拐我？」梨香笑了。「——不過，你發高燒整整兩天不退，我好擔心哦。」

「太疲倦了吧。」菊池說。「說起來——胡桃呢？」

「不曉得。」梨香也有點擔心。「她說有工作要做，出去以後就……」

「是嗎？——工作是做不完的。」

「不容易呢。我以為做那種工作的人都很隨便的。」

「胡桃也不是喜歡才做的。是我不好。」菊池伴着嘆息說。

這時候——病房的門開啟，一位端整套裝打扮的女子走進來。

「覺得怎麼樣？」那女子說——梨香嚇了一跳。

「胡桃小姐？」

「我一直回不來，對不起。」

「那個倒沒關係……」

「胡桃呀。那個打扮是怎麼回事？」菊池說。

——曾田胡桃像另外一個人，頭髮恤得很漂亮，套裝看來很上等。

「我也莫名其妙。」胡桃搖搖頭。「我跟往常那樣拍片時，突然來了一個叫近江的人……」

「近江？」

「他好像很有地位，監製要向他哈腰。跟着，近江先生把我帶走。他帶我去電視台，在那兒有人叫我換上這套衣服，幫我化妝……」



「然後呢？」

「嗯……他們把我帶去攝影棚，是叫做脱口秀節目的助理吧？只要坐在主持人旁邊瞇瞇笑就可以了的那種角色……」

「那麼，你上電視囉？」

「好像是——究竟怎麼一回事，我還一頭霧水。」

「不過，好厲害。」梨香目不轉睛地注視胡桃。「這樣就是正式的電視藝人哦。」

「為何會變成這種局面呢……好像成為了那個脱口秀節目的正規演員。」

「不是很棒嗎！有人發現了胡桃小姐的優點啦！」

「當然我很開心……」胡桃苦笑。「我怕是做夢，捏了膝頭幾次，形成瘀青了。」

「好極了。你有一次不是説，希望成為藝人上電視嗎？」菊池説。

「嗯——一定是神明讓你受苦，所以給我帶來運氣了。」

「若是這樣，」菊池微笑。「我得兩次、三次肺炎也沒關係。」

「不行！你必須好起來！」

「那麼……看來我應該回去了。」梨香站起來。「我把菊池先生還給胡桃小姐囉。」

「啊，慢着慢着。」胡桃着慌了。「待會他們要我接受劇集的試鏡。梨香小

姐……對不起，可以多留一陣子嗎？」

「我無所謂……」梨香也吃了一驚。

這時，另一個「吃驚的人」走進來。

「臉色好多了。」唐沢惠美來到床邊說。「這樣下去就沒問題了。」

惠美看到套裝打扮的胡桃，認真地問：

「呃——哪位？」……

音樂大廳之中，逐漸充滿疲勞感和不耐煩。

那種「跡象」，就連坐在二樓最前排一號位的里見清士也感覺到了。蓋因現在演奏的是里見清士的「新作管弦樂曲」。

節目表上極力頌讚這是「世界首演！」，然而今晚的大部份聽眾都認為這首樂曲是「世界終演」……

既然是「現代音樂」，許多聽眾也覺悟到有多少難懂的部份。可是沒有旋律，沒有暢快的音響，也沒有節奏感……

總之，指揮者和管弦樂團都拼命瞪着樂譜，祈願「趕快去到最後一頁」。

倘若只是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的曲子，聽眾也會忍耐吧，不料這是將近三十分鐘的



曲子……有蠕動調整坐姿的聽眾、打大呵欠的聽眾、故意看手錶給人看的聽眾……

當中也有特地回頭瞪視作曲家的聽眾。

里見卻處之泰然。

他相信，與其是不會引起任何反應的音樂，不如有抗拒反應的曲子來得好。真是的，理解我的音樂的人太少了！不過，將來他們的孩子和年輕人，一定引以為豪地說：「我聽過里見清士的傑作首演！」

樂曲終於接近尾聲——不過，即使聽了也完全沒有「快要結束」的印象，知道的只有作曲家和演奏者而已。

然後——坐在一樓最前排的一名聽眾站起來，大步地走出音樂大廳。

那傢伙是甚麼意思？——里見蹙一下眉，心想大概想上洗手間，無法忍下去吧。

這次是一樓中央一帶的一名女聽眾站起來，高跟鞋咯咯地響着走出去。

反應遲鈍的女人！里見有點不高興。

可是——那名女聽眾的退場就如訊號一樣，四處都有聽眾站起來，開始步出音樂大廳。

在這首曲子之後是中場休息，然而這是很明確的「否決」行動。

正在演奏的管弦樂團的動搖也在蔓延。然而指揮者在繼續揮動指揮棒，總不能停

止演奏吧……

最後的幾分鐘，感覺就像十幾二十分鐘那麼長，至少有幾十名聽眾從大廳出去了。

曲子唐突地結束。的確是「結束了！」的堂皇和音，也是里見輕蔑的所在。指揮者放下指揮棒，轉向觀眾席，聽眾們終於知道「這就結束了！」。雖然響起掌聲，但這是等於「終於結束了」的掌聲，以及對自己「我忍耐着聽到最後」的讚美掌聲……

新作品首演時，依照慣例，作曲者要在指揮者的訊號下起立接受掌聲。里見也稍微調整蝴蝶呔，準備站起來。

可是——指揮者即刻從指揮台走下去，走進舞台的旁側。然後樂團的成員也一齊站起來撤退了。

連里見也啞然了。

無禮的傢伙！我從此不會再讓你指揮我的曲子！

整個大廳燈火通明，進入休息時間。

「喂，走吧。」

里見對鄰座的妻子信代喊一聲……信代半張着口呼呼大睡。



「連你也打瞌睡，像甚麼話！」里見清士發出不悅的聲音。
里見離開音樂廳，走進附近酒店的酒吧，猛灌威士忌。
「因為，」妻子信代喝了一口雞尾酒。「很沉悶嘛。」
里見沉着臉瞪視信代，知道信代不加理會時，他便把酒喝光，大聲說：
「喂！再來一杯！」
「這個週末有N公司的派對。」里見說。「你要出席啊。」
「啊，不行。」信代乾脆地說。「週末我有『茶會』哦。」
「那是甚麼？」
「啊，笹林先生的女兒川本咲帆，她召集彩子女士的『晚餐會』成員，舉行『茶會』哦。我們受到笹林家的照顧，不能不去吧。」
擺出「笹林」的名字，里見也不能埋怨。
里見唯一的歌劇「日出之前」之所以能順利上演，是因為獲得笹林宗祐的支持所致。
然而他也十分清楚，那是信代的魅力大有幫助的成果。
「不過，N公司也是很重要的贊助商啊。假如可以出席一下的話——」

「假如的話。」信代說，她那不起勁的語調等於否定一樣。

里見也心知肚明，但他總有做丈夫的尊嚴，不能不說幾句。

「──這位『灰姑娘』喜歡音樂吧。」里見的語氣平靜下來。

「若是好音樂的話。」

信代的諷刺是強烈的，而且一針見血。

「那麼，見面時好好說明一下。電影、電視劇的音樂不是真正的音樂。真正的音樂是……」

里見說到一半就打住。

因為他察覺到妻子看自己的嘲笑視線。

他知道信代想說甚麼。

「如果說那種話，你試試有沒有人委託你去做那種『不是真正音樂』的電影或電視劇音樂吧。」

──提出反論很簡單。不過，他很清楚的是，信代並不理解丈夫的辯白……

──真是的。

信代吩咐新的雞尾酒。

以前──大概結婚後七、八年，里見清士給人更鮮明的印象，看起來像真正的



「藝術家」。
但在四、五年前開始，他胖了一圈，頭髮變少了……
那個胖法，若是「成功以致發胖」還沒話說，可那是他邊發牢騷邊喝酒的結果，
信代無法忍受。
為了那齣「莫名其妙」的歌劇，信代開始接近笹林。之後……
「謝謝。」
信代添了一杯雞尾酒，一口氣喝了大半杯。
「——作曲費必須拿到手才行。」里見說。
這時候，酒吧的侍應走過來。
「里見先生。有你的電話。」
「嗯。拿給我。」
「是打給尊夫人的。」
聽了侍應的話，里見有點不高興。
「我的？」
信代站起來，被帶去酒吧入口的櫃台。
「謝謝——喂？」她接過話筒說。

聽到甚麼，卻很遙遠。

「喂？哪位？」

當她蹙眉詢問時，突然傳來清晰的聲音。

「是你嗎？信代？」

「——哪位？」

這把男聲……是誰呢？

「不能說太多。你靜靜地聽我說。是我，笹林宗祐。」

雖然說得很快，卻很清楚。

「呃……可是……」

「我還活着。現在周圍有人嗎？」

「嗯……店裏的人在遠一點的地方。」

「不要叫我的名字。」

「是……」

「我被監禁了，總算逃了出來。希望你會幫我，能夠信任的只有你一個而已。」

越出常軌的說話，令信代的睏意和醉意一下子不翼而飛。

「呃……我應該怎麼做？」



「希望你把錢和衣服帶來我所説的地方。」

「呃──請等一下。」信代拿起便條紙。「請説。」

那一帶是郊外，信代幾乎不知道在哪兒。

「明白了吧。」

「我會想辦法──去找。」

「拜託了。只有你最可靠。」

「呃──你沒事吧？」

「還好。如果你幫了我，我會好好報答你的。你丈夫可以再演歌劇。」

「那種事沒關係。」信代説。「只要我能幫到你就好。」

「謝謝──我只信任你一個。絕對不要向其他人泄漏秘密啊。」

「明白了。」信代握着話筒，用力點頭……

回到座位時，里見問：「是誰打來的？」

「朋友。明天外出的協商。」

為何他會打來酒吧，信代並沒有太大的疑問。

總之，那肯定是笹林的聲音沒錯……而且，「我只信任你一個」那句話，令信代十分感動……

12 辦事處

與場地不合的大型車在公寓前面停下來，從車上下來的是唐沢惠美。

她輕快地走上公寓的樓梯，在「片山」的門牌前挺直背脊，按下門鈴。

「早安。」在門打開之前她說。「會長。我來接你了。」

門打開了。

「辛苦了。」晴美說。「咲帆小姐正在準備。進來如何？」

「那麼……打擾了。」

惠美走進片山兄妹的公寓。

「喵。」福爾摩斯出來迎接。

「早，福爾摩斯。」惠美向牠微笑。

「再給我五分鐘。」咲帆從盥洗室探一下臉。

「是。」

惠美依然站在玄關處。

「喝杯茶嗎？」晴美說。



「不，不用客氣。」她推辭。「對不起，咲帆小姐憑一時高興……」
「不，我們家沒關係，但惠美小姐就辛苦了。」
「她從這裏去公司，已經一個星期了。」惠美小聲說。「在公司內也有傳聞。」
在晴美的邀請下，川本咲帆來到片山兄妹的公寓「下榻」，她似乎非常喜歡。
「再多一天」、「再住一晚」地延長，變成從這裏去上班。
只要一部筆記型電腦，工作上的聯絡就沒有困難，然而——
「在這附近也很有名了。」晴美笑說。
「說起來，對你哥哥很虧欠。」惠美說。
「啊，我哥哥沒問題。在調查期間，他幾天都不回家的，現在天天外宿，更加無拘無束呢。」
「但是畢竟……」
「他白天有時間就回來換衣服的。」
「應該請她回去住了。」惠美說。
「我不想回去。」咲帆出現。「這裏住得比較舒服。」
「會麻煩人家的。」
「來，走吧。」

福爾摩斯來到咲帆身邊，「喵」了一聲。

「福爾摩斯也要去？那就一起吧。」

「啊，好詐！我也去。」晴美說。「給我五分鐘！」

「請慢慢來。」惠美死心地說……

車子當然坐得很舒適。

後座是做成兩對面的「豪華客廳」風格的房車。

「那麼，關於今天的時間表……」

惠美打開記事簿。

「你用手寫的嗎？」晴美問。

「我的電腦和電子手帳的電池剛巧用完了。」惠美這樣說。「啊，按那個掣，會有熱咖啡出來。請隨便。」

「厲害！不客氣了。」

晴美拿出咖啡杯來注入咖啡。

「好香呢。」

「喵。」



「太燙了，福爾摩斯不能喝哦。」
福爾摩斯從座位「噔」地跳到鋪上地毯的地面。
隨着適應了會長職務，咲帆的工作時間表也變得密密麻麻。
「稍等一會嘛。這樣子連吃午飯的時間也沒有啦。」
「是吧。」
「甚麼是吧……」
「在移動的車上，預備了三文治。」
「怎會……」咲帆皺眉頭。
福爾摩斯咚地坐在地面，好像在打盹……
「啊，抱歉。」
惠美手裏的原子筆掉了。原子筆滾進用來存放咖啡杯之類的架子下面。
正好坐在那旁邊的福爾摩斯把鼻尖伸往架子下面的隙縫裏——
「沒關係，福爾摩斯。不用理它——啊？怎麼了？」
福爾摩斯稍微伸爪去捅晴美的腳。
那是福爾摩斯有甚麼發現時的動作。
見到晴美彎腰下去，惠美直眨眼。

「晴美小姐？」

晴美豎起手指示意惠美不要說話，然後從手袋掏出粉底鏡盒和筆型電筒，塞進架子底下。

然後看着惠美，招招手。

「嗯？」

惠美和晴美對換位置，她窺看映現在粉底鏡面上的架子底部。

「這是……」

晴美用手指掩住惠美的嘴巴。

「怎麼了？」咲帆驚訝不已。

晴美從惠美的筆記簿撕下一頁空頁，用拾起來的原子筆寫道：

《架子下面有竊聽器。》

「啊……」

晴美趕忙補充一句。

《不要讓人察覺！繼續談話！》

「——不好意思。」惠美清清喉嚨。「下午的會議從三時開始，不出席也沒關係。」



「嗯，交給你了。」咲帆點點頭。
晴美拿出手機，傳短訊給哥哥片山。
《咲帆小姐上班的房車有竊聽器。調查汽車公司。》
「真好啊，每天坐這種車上班。」晴美說。
「喵。」
片山回信了——晴美點點頭，再一次竊看架子底下，用咖啡澆向竊聽器。
小小的火花「滋滋」聲飛濺，這樣大概就聽不見了。
「——澆上咖啡，不能使用了。」晴美說。「我哥哥在『BS集團』大廈的停車場等着，其後的事交給他處理。」
「怎麼辦呢？」
「如果突然聽不見的話，安裝的人會來檢查這輛車子。」晴美說。「必須確定那是誰做的。」
「不過，這種東西……」咲帆不安地說。「是否一直安裝在那兒？」
「那個就不清楚。不過，也可以假裝不知道，給安裝的人下圈套。」
晴美的話叫惠美兩眼發亮。
「那個好玩！不如說些荒謬的話題吧。」

聽了晴美和惠美的對話，咲帆苦笑。
「你們覺得好玩嗎？」
「一半生氣，一半好玩。會長，那是長命的秘訣。」惠美說。
咲帆聽了笑起來……

呼……
片山氣喘咻咻地來到大廈的地庫停車場。
「趕得及嗎？」
走出升降機，正在東張西望時，傳來晴美的聲音。
「哥哥！這邊！」
放眼看去，晴美從一輛停下來的車背後探臉出來，向他招手。
「地方太大，不曉得車在哪裏……」
片山往那輛車走近去。
「伏下！」晴美說。
片山慌忙伏在混凝土地面上。
一輛汽車開進來，往深處直駛過去。



「好像不是那個。」晴美說。

「別嚇人好不好。」片山爬起來。「那輛車呢?」

「那輛就是。」

往晴美所指的方向看過去，可以見到一輛車身比普通車長的大房車。

他們藏身在車子背後。

「在這裏看也很大。」片山說。「每天開這輛車到我們的公寓去接送對嗎?引人注目是理所當然的。」

「有甚麼法子?」晴美說。「咲帆小姐非常喜歡我們的『大宅』嘛。」

「可是——車上有竊聽器呀。」片山眉頭緊蹙。「咲帆小姐說她『好像經常被人監視着』，可能不是心理作用啊。」

「就是。但總不能到那間大宅尋找竊聽器吧?所以，我想在這大房車上找到是個好機會。」

「可是，為何……」

說了一半，片山沉思。

「怎麼了?」

「不，沒甚麼……」

片山正在思索有關上次在這大廈地庫的隱匿房間有奇怪集會的事。跟唐沢惠美一起看到的帶着SP的人物是……

然後這回是車上的竊聽器。

「喂，是怎樣的竊聽器？」他問晴美。

「甚麼怎樣的？」

「即是在秋葉原一帶發售，外行人也會安裝的東西，抑或是專家才能做到的……」

「那點就不曉得了。」晴美也歪歪脖子。「——啊，車來了。」

二人低下頭去。

一輛全黑的轎車開進停車場。它開得很慢，好像在找空的停車位。

這時，升降機的門咯啦咯啦打開，出來的竟是川本咲帆。

晴美小聲喊：

「咲帆小姐！這邊！」她拼命招手。

「啊，你在那兒呀。」

咲帆慢條斯理地走過來。

福爾摩斯跟着走在她的腳畔。

「低下頭去！」



去。

「啊？」

「有車──」

那輛黑車大概發現了晴美他們吧，突然加速穿過去，往「出口」的箭咀方向駛去。

「剛才那輛車很可疑哦。」

「啊，抱歉。我妨礙了嗎？」

「沒法子，撤退嗎？」

「難得來了。我在這裏多留一會……」片山說。「──喂。是不是剛才的車？」

同樣的車又開進來嗎？

黑色的轎車都很相似──

若是同一輛車的話，這次它以相當的速度開過來。在停車場內是很奇怪的。

「喂，低下頭去。」

片山說着時，見到那輛車後座的玻璃窗降了下去。

福爾摩斯尖叫。

片山見到圓筒似的東西從車窗出現。

那是甚麼？

接下去的瞬間，圓筒出煙並發射了甚麼東西。然後，咲帆的房車就爆炸。
「伏下！」片山喊。「是火箭砲！」
房車被火焰包圍，噴起黑煙。
可是，在停車場內，黑煙和火焰往周圍擴散。
黑車加速絕塵而去。
「逃吧！」片山喊。
「去升降機！」
晴美低着頭，拉住咲帆的手往前跑。
福爾摩斯跑在前頭。
房車被火焰包圍，由於天花板很低的關係，火焰向其他車輛蔓延過去。
「其他車子燒起來了！」
晴美按了升降機的按鈕，幸好門扉立刻打開。
晴美、咲帆和福爾摩斯跌撞着跑進去，隨後片山也衝進來。
「哥哥！趕快！」
片山飛撲進來後，晴美馬上按掣關門。
「上去一樓吧！」



升降機開始上升。

同時「轟隆」的衝擊傳過來。

「哥哥，剛才是甚麼？」

「多半是——旁邊的車爆炸了。」片山說。「搞不好一輛接一輛引火燃燒。必須馬上叫消防車。」

升降機停在一樓後，片山往服務台奔過去……

「燒了三輛車。」片山說。「不過，那樣子算好的了。」

咲帆呆然望着熙熙攘攘擠停在大廈外邊的消防車。

「有沒有受傷？」惠美走過來。「停車場的火完全撲滅了。」

「灑水滅火器運作了。」片山說。「不過，那輛房車完全燒掉，竊聽器也無從調查了。」

「究竟是怎麼回事？」晴美說。「火箭砲甚麼的，普通人不會擁有的啊。」

「說的也是。唔，也有人說從舊蘇聯一帶傳進來，交給暴力集團甚麼的。」

「儘管這樣……單單為了不讓人調查竊聽器？」

的確奇怪。片山有不祥的預感……

「BS電機」的今井社長走進大堂。他一看到咲帆就跑上前來。

「會長！你沒受傷吧！」他蒼白着臉說。

「謝謝你，今井先生。」咲帆見到他的圓臉也似乎鬆一口氣。「我沒事。只是停車場的車……」

「聽說了。真是豈有此理。」今井皺起眉頭。「唐沢，你不好好留在會長身邊是不行的。」

「萬分抱歉。」

「不是惠美小姐的錯。誰也想不到有人會在這種大廈的地庫用火箭砲攻擊的嘛。」

聽了咲帆的話，今井駭然一驚。

「火箭砲？是真的嗎？」

「從車上發射的。」片山點點頭。「你有甚麼頭緒嗎？」

「不……我沒朋友擁有那種東西。」今井勉強擠個笑臉說。

「咲帆小姐。」惠美用平時的語調說。「距離會議還有十五分鐘時間。換件衣服比較好。」

「噢，是的。」

咲帆的衣服沾上黑炭，不可能就這樣出席會議。



「我買了合適的套裝，在會長室。」

「準備好周到呢。」

「我不是犯人哦。」惠美看了片山一眼。「向來都預備好一套衣服的，因為不曉得會有甚麼突發事件。」

片山也不懷疑惠美的用意……

13 迎接

是不是看漏了記號？

握緊方向盤，里見信代心裏忐忑不安。

雖然她有駕駛執照，但實際上幾乎沒有開過車。第一次行駛山道，而且是在半夜。

她冒着冷汗，沿着蜿蜒的道路前進。她集中注意力在前方，但不只一次打冷顫。

然後——目標的記號出現在車燈中。

她慌忙踩煞車掣。太急了，車子滑行。

「哎喲！」信代自己發出哀鳴。

察覺時，車已停了——彷彿有幾秒鐘的記憶是空白的。

不過，總之還活着，車子也好端端地停下來了——只是車身向橫擺，堵住了馬路的一半，不過幾乎沒有別的車子經過。

信代下車，打開車後面的行李廂，取出一個大包裹。

不過——這個記號很奇怪呢。



像是擺在餐廳前面，戴着高帽的廚師人偶。

這東西是從哪兒帶來的呢？

信代來到那個人偶前面。

「笹林先生。」她呼喚。「——我是里見。你在嗎？」

草叢被風吹得搖擺不定。

「你在那兒嗎？」

她以為對方會回答自己的問話。

可是好像不是那回事。

「笹林先生。」信代再喊一次。「我依照你的吩咐，把東西帶來了。」

這時——很明顯的發出有人在移動的聲音。

「辛苦了。」聲音說。

突然有個男人從眼前的草叢出現，信代嚇了一跳。

「呃……」

「把東西放在那裏。」

這一帶實在太暗了。無論如何凝目去看，信代只看到一個模糊的人影。

「趕快啊。」

「是……」信代把包裹放在地面。

「錢呢？」

「是……在這裏。」

信代打開自己的手袋，掏出信封。

「放在那包裹上面。」

信代依言去做。

「──你真的是笹林先生嗎？」她說。「不對。你不是那個人！」

信代和笹林有過親密關係。雖然很暗，她仍感覺到類似氣息的東西。

「你是誰？」

「不用額外的操心。」

「可是──」

「你已經不重要了。」

那是信代在世上聽到的最後一句話……

「有貨車經過發現的。」石津說。「這輛車擋在馬路上，他下車探看究竟。」

片山窺看車上。



明亮的燈光照亮了車內。
屈着身子倒在座位上的，乃是作曲家里見清士的妻子信代。
「她中鎗了。」
「對準胸口一鎗斃命的。」
片山離開車子，吸入冷空氣。
「——可是，為何她跑來這種地方呢？」晴美說。
「不像是有甚麼要事啊。」片山說。
「她丈夫呢？」
「聯絡了，但要來這裏不容易……」
深夜——不，已經接近黎明時分。
「她有被殺的理由麼？」
「不曉得。唔，也許是私人恩怨。」
片山這樣說着，但他並不以為然。
「必須移動車子，否則貨車不能通過。」
「嗯，那就把車移到路邊吧。」片山說。
「——片山先生，有怪東西。」一名刑警走過來。「請來看看。」

片山他們往草叢走去。
「甚麼呀？」晴美瞪圓了眼。「這不是廚師的人偶麼？」
「喵。」福爾摩斯覺得有趣地叫了。
「是甚麼人扔掉的吧。」石津說。
「不，大概不是。並沒有太髒，意味着它沒有扔在這裏多久。」
「那麼，是犯人做的？」
「理由不明。」片山點點頭。「好，把它帶回去，也要確認指紋。」
——在拍攝現場照片期間，周圍開始亮起來。
「車來了。」石津表示。
一輛車身低的外國跑車，辛苦地拐着路上的彎位，終於抵達現場。
「——是里見清士先生吧。」片山對該名從跑車下來的「藝術家風」男士說。
「是的。」
「尊夫人……總之，請到這邊來。」
片山帶他往出事地點走去。
「是內子的車。」里見說，然後窺看車內，深嘆一聲。「——肯定是內子沒錯。」



「已經早上啦。」

在沙發上打盹的金髮女郎喃喃自語着坐起來。

無聊……

為何要有早上來到呢？

——然而現在冬天的早晨很遲。若是夏天的話，凌晨四點左右就天亮了。

一整天都是晚上多好……

平原瑪利亞一邊打呵欠一邊晃晃盪盪地走在大客廳，來到出去庭院的玻璃門。

拉開窗簾時，明媚的陽光照在草坪上，非常刺眼。

「怎麼，你醒啦。」

傳來聲音，穿着三件頭西裝的男人走進來。

「早。」平原瑪利亞微笑。「昨晚在哪兒睡覺呀？」

「上面的臥室。換了枕頭我睡不着的。」男人說。「我有會議，先出去了。」

「啊……你答應接受專訪的。」瑪利亞蹙起眉頭。「可以再給我時間麼？」

「我有答應嗎？」男人裝蒜。「唔，算了吧。昨晚那麼開心。」

「可是，我寫書需要的啊。」

「寫書？——怎麼，你真的要寫書嗎？」

男人嚇了一跳。

笑容從瑪利亞的臉上消失。

「那麼，你不相信我說的話囉。」她的聲音有點顫抖。「你以為我來這裏是為了甚麼？」

「不，我以為那是為了陪我一晚的藉口……你是認真的呀。」

男人是目前備受注目的新興企業的老闆，他才四十出頭。

「——明白了。」瑪利亞說。「請走吧。我也馬上告辭了。」

「嗯……別那麼生氣呀。」男人咧嘴一笑。「你沒甚麼損失吧？吃好吃的法國大餐，又在這間社宅享受了一晚……」

「是吧。」

「那麼——你把門開着，不要上鎖。中午過後，打掃的人會來。」男人揮一揮手。「改天在某處再見吧。」

「怎樣呢。」瑪利亞說。

男人出去了，傳來玄關的門關起的聲音。

這是市中心一戶兩層式的公寓單位，表面是用作「事務所」，實際是用來偷情的。



作。

的確，男人請她吃飯，也在這間公寓和他上床。開心是開心，但她也希望好好工

瑪利亞遷怒於人，抓起沙發的座墊亂丟來發脾氣。

「當我是傻瓜！」

替經濟界的「明星」寫傳記——因着出版了笹林宗祐的書，平原瑪利亞終於得到成為「作家」的評價。

宗祐的死是個衝擊，然而雜誌專欄等工作持續，日子相當忙碌。

瑪利亞走出客廳，稍微望一望玄關——上來的地方擺着甚麼東西。

那是一疊一萬日圓鈔票。數了一下，十張。

瑪利亞有一瞬想撕破它。那男人把她看作用錢買來的女人。

不過——畢竟沒有撕掉十萬日圓的膽量。

她只是把錢夾在客廳的煙灰盅下面，一張也沒拿。

她上去二樓，決定到浴室沖個花灑浴才回去。

今晚好像有個關西某年輕經營者的派對。說不定會遇到有趣的題材。

她快速地淋花灑浴。

當然，玄關的門打開的聲音完全傳不到她的耳裏。

進來的人馬上察覺到樓上傳來的花灑聲，開始拾級而上。

不過，瑪利亞不打算沖太久花灑浴。這裏不是自己的房間，沒有化妝品或乳液之類。她只是沖一下身體就關了花灑。

那人在樓梯中途止步。

然後小心翼翼地上完樓梯，打開臥室的門走進去。

幾乎對調地，瑪利亞從浴室去到走廊。頭髮被花灑弄濕了一點，她邊在意着邊準備下樓。

臥室的門靜靜地打開。

這時，門鈴聲響遍室內，房門關起。

「——對不起。」已經走進玄關的是年輕的速遞員。「送東西來的。」

瑪利亞走下樓梯。

「辛苦了——要簽名嗎？」

「是，當然。」年輕人看到瑪利亞，有點難為情。「不好意思，麻煩你了。」

「不會。謝謝。」

瑪利亞接過郵包，走進樓下的客廳。

當然，那個郵包是寄給剛才出去的那個人——瑪利亞看看寄件人的名字。



男人的名字，女人的字體。
瑪利亞憑直覺覺得「可疑」。
「無所謂吧。」
她哧哧地撕破包裝紙，把裏面的東西拿出來。
睡衣？——為何特地送睡衣來？
她把睡衣從紙盒拿出來，扔去一旁。然後——紙盒底下有一張折起來的紙張。
瑪利亞把它拿起來，飛快地看了一遍那份文件，然後浮起笑意。
好像是在新的購物中心開店，那份回佣是多少的備忘錄。如果對外公開可傷腦筋了。
「我不客氣啦。」
瑪利亞把那份文件放進自己的手袋。
——那段期間，從樓上的臥室靜悄悄溜出來的人走下樓梯來。
正要下到最後一級時，玄關門鈴又響起來。那人趕忙奔上樓梯去了。
大門打開，穿着圍裙，手裏各自拿着拖把、水桶的女性們走進來。
「請問能否讓我們入內打掃呢？」
「請便。」瑪利亞從客廳走出來，笑瞇瞇地說。「我也準備離開了。」

「不好意思。」

五、六個人陸續走進來，分為客廳、廚房、二樓等組別各自幹活。

瑪利亞穿上鞋子時，一名清潔女工手裏拿着剛才的睡衣喊住她。

「呃——這個怎樣處理？」

「啊，那個呀。是我訂購的，尺碼不對，丟掉好了。」

「唷，好浪費！可以送我嗎？我家的女孩能穿。」

「請便。包裝紙也扔掉吧。」

「遵命。」

瑪利亞迅速走出玄關。

她在公寓外面截了計程車，先回去自己的公寓一趟。

那個時候，有人從打掃中的公寓飛快地溜出來。

——平原瑪利亞對那件事毫不知情，心情很愉快。

當然她也無從知悉，自己在千鈞一髮之間拾回性命……



14 宴席的準備

「非做不可嗎？」片山說。

「做啊。」晴美說。「對吧，福爾摩斯。」

「喵。」

「牠說要哦。」

「別擅自翻譯。」

「馬上就到笹林公館了。現在不做不行哦。」

「算了。」

片山沉着臉開車。

的確，再過十分鐘左右就抵達笹林公館了。

片山的心情有點沉重。

他想起那一夜——笹林彩子用鎗自殺的晚上……

現在也快入夜了。雖然不是漆黑一片，但在樹林中需要開車燈。

「到了。」晴美說。

雖然這是稍微性急的發言，但笹林公館的燈光確實已在前方。
「比預計中快到呢。」
正當舒一口氣的時候。
來到和緩的轉彎處時，車燈中浮起的一輛白色車就停在咫尺之遙。
「嘩！」
片山踩緊急煞車。如果不擺方向盤的話，他判斷會撞向樹木。
幸虧駕駛速度不是太快。片山他們的車在離那輛白色小型車幾公分的地方停下。
「——哥哥！小心啊！」晴美兩腳用力蹬着地面説。
「喵……」從座位滾跌下去的福爾摩斯冒着冷汗（？）爬起來。
「不戴安全帶是不行的。」片山説。
「咪嗚……」
「可是，為何車子停在這種地方……」
片山下車時，屍體從那輛小型車的門跌出來這種事——當然沒有。
「好極了。」
用手罩在額頭上遮光，出現的是——
「啊，你是——」



「片山先生？我是依莎貝爾．鈴木。」
她是上次在電視節目中，替川本咲帆算命的占卜師。今天她穿着普通的套裝。
「你在這種地方怎麼了？」
「抱歉。差點撞到是吧。」她終於察覺了。「我來到這裏時，車子發生故障。」
「是嗎？幸好沒撞上去。」
「對不起，可以載我一程嗎？」
「當然。」
「——你要去笹林公館嗎？」晴美下車問。
「啊，晴美小姐。噢，福爾摩斯也在一起呢。」依莎貝爾開心地說。「我是受到川本咲帆小姐的邀請而來的。」
「為了明天的茶會？」
「嗯，但她希望我今晚就來——她的秘書給我電話時說的。」
「唐沢惠美小姐嗎？」片山側側頭。「甚麼事呢？」
「總之走吧。」晴美說。
「嗯。不過，你的車可不能讓別的車從後面撞上來。稍微移到路邊吧。」
由於是小型車，推動起來並不太困難。總算移到覺得安全的地方之後，依莎貝爾

從車上把手袋拿出來，一同乘坐片山的車。

五分鐘左右，車子來到笹林公館前面。

女傭昭江從屋裏跑出來，出迎片山他們。

「正在恭候大駕。」

「謝謝……」

總之，片山他們走進大宅中。

片山在那個房間前面停下來。

「——就是這裏。」

「哥哥……你還忘不了啊。」

「嗯……雖然知道她不是因為我而死。」

「——請到客廳去。」昭江說。

片山他們往客廳走去——

「喵。」

福爾摩斯叫了一聲，片山和晴美回過頭去。

依莎貝爾·鈴木一直站在那個起居室的門前不動。

「怎麼了？」晴美問。



「我感覺到……在這個房間有血流過。」

「的確。」片山點點頭。「笹林彩子女士就是在這裏用鎗自殺的。」

「她死了？」依莎貝爾看着片山。

「嗯——那件事怎麼了呢？」

「不……詳細情形我不清楚。」依莎貝爾曖昧地説。「對不起。」

一行人走進客廳。

「晚飯在三十分鐘後預備好。」

説畢，昭江走出客廳。

「哎呀呀……」

片山環視客廳內部。

這時，突然傳來聲音。

「歡迎光臨。」

「惠美小姐？」晴美環視四周。「——在那兒呢。」

她指着電視。

薄型大電視開着，唐沢惠美出現在畫面上。

「晚上好。」惠美微笑。「這是視象會議用的顯示器。我可以看到你們。」

「好好玩。」晴美抱起福爾摩斯。「福爾摩斯，打個招呼吧。」

「歡迎你們。」惠美說。「不能親身迎接，萬分抱歉。因為我要陪在咲帆小姐身邊。」

「惠美小姐……」

「假如沒有發生那輛車有竊聽器的事件，我會以為咲帆小姐『被人監視』的不安只是心理作用。」

「你知道了呀。」

「晚上一起喝酒時，她告訴我的。那輛車被炸，不是普通情況。」

「於是要我們調查？」

「明天有茶會。在彩子女士的晚餐會成員中，厚川沙江子和里見信代遇害了——雖然我認為不可能，可若當時的成員都被盯上的話……」

「明天就是下手的最好日子吧。」

「請設法防止『死亡』的到訪。咲帆小姐正在苦惱，因為自己的關係而有人死。」惠美說。「還有，依莎貝爾．鈴木小姐。我是不信占卜的，但我相信你是靈感很強的人。」

「我應該怎麼做……」



「預知危險。」

「可是——」

「請你找出來，出席茶會的人中，誰對咲帆小姐有殺意。」

「我並不是千里眼。」

「不過，在我們之中，你可能會感覺到甚麼。」

「那個……多多少少吧。」

「拜託了。」

「——我試試看。」依莎貝爾．鈴木點點頭。

「那麼，晚餐請慢用——我已告訴昭江嫂，大宅裏的任何地方都能進去。那麼，請多多關照。」

惠美禮貌地低頭致意。

然後畫面消失。

「多謝款待。」晴美對昭江說。「非常可口。」

「不敢當。」昭江微笑。「最近咲帆小姐不常在家，好久沒請客了。」

「啊，也是。」

「可能是嫌我做的菜不好吃，所以出去住吧……」
「沒有那回事。」
「是嗎——唔，就算咲帆小姐不出去住，她只要開除我不就行了。」昭江自說自話。「我把咖啡端去客廳。」
片山等人回到客廳去。
福爾摩斯也吃了弄涼了的料理，十分滿足。
「——好了，怎麼調查？」片山坐在沙發說。
「所有房間啊。看看有沒有竊聽器、攝錄機等。只要仔細地看，一定……」
「如果有發出電波的話，用檢測器就知道了。」片山點點頭。
「我用我的『檢測器』去查查看吧。」依莎貝爾說。「這是以工作來做的，我從惠美小姐拿了酬勞。」
「很像她的作風。」
——昭江把咖啡端來。
「關於明天的茶會。」她說。「不是屬於以前成員的人也會來嗎？」
「不曉得……唐沢小姐怎麼說？」
「她說有七至八位會來。」



「七至八位？」

「厚川太太和里見太太過世了，還有五位……」

「加我一個。」依莎貝爾說。「片山先生他們呢？」

「我想我們不算在茶會的成員內。」

「當然我會預備有多的。」昭江說。「此外，咲帆小姐吩咐：『雖是茶會，看形勢發展而定，客人可能留下來過夜』……」

「開到晚上？」晴美驚訝地說。「要做甚麼呢？」

「不曉得……」

「——昭江嫂。我們要四處調查屋內……」

「聽說了。這裏不是我的家，請自由行動。」

昭江完全沒有不愉快的樣子。

「不過……」片山邊喝咖啡邊環視客廳。「為何有必要監視呢？」

「笹林宗祐先生所說的『實驗』實在令人在意呢。」

「嗯，的確。」

「可是……」依莎貝爾有點坐立不安。「我也感覺到甚麼。」

「在這個客廳？」

「不……這大宅整體。」

喝完咖啡，片山他們決定立刻做調查。

「雖然地方大，但也只好逐間仔細地調查了。」晴美說。

「嗯——開始吧。」

片山從他帶來的公事包取出檢測電波的裝置，按了開關。

「福爾摩斯，走吧——怎麼了？」

福爾摩斯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慢吞吞地掃視室內。然後下到地面，噔噔噔走到牆邊，沿着牆壁走。

「看來牠獨自在進行搜查。我們自己做自己的吧。」片山催促。

「對呀。福爾摩斯，加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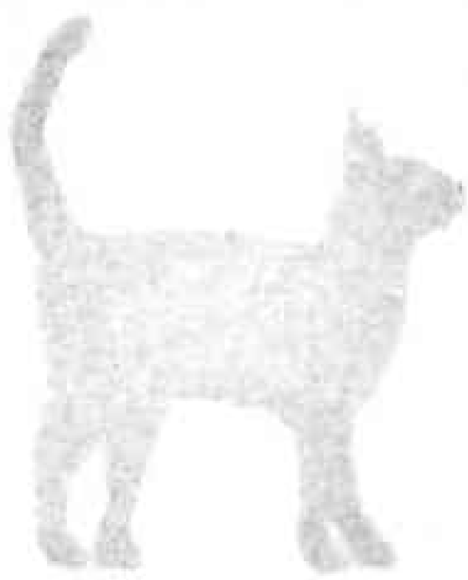
不曉得福爾摩斯有沒有聽見，牠繼續沿着牆壁走來走去……

總而言之，房子太大，房間數目也很多。

片山他們順着房間次序一一調查。

仔細地察看下，很快就過了一兩個小時。

「哎呀呀……好累。」片山嘆息。



「零反應？」
「嗯。完全沒有反應——收到一點點電波，但大概是電視機或電腦吧。沒找到竊聽器或攝錄機。」
來到走廊，晴美打開手繪的地圖。
「這個房間也ＯＫ……」
調查完畢的房間，用×印取消。
「——依莎貝爾小姐，你怎麼樣？」晴美問。
「不可思議。」
「怎麼說？」
「雖然沒有明確地感覺到甚麼東西，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感覺。」
「那是——」
「不曉得。這種感覺是第一次。」依莎貝爾歪着脖子。
「總之，往前走吧。」片山催促。「——福爾摩斯在做甚麼？」
福爾摩斯從走廊走過來。不過，牠不看片山他們一眼，一個勁地沿着牆壁往前走。
「不用管牠。福爾摩斯一定有福爾摩斯的想法。」

晴美來到另一個房間。

——結果，所有房間檢查一遍之後，已經將近半夜。

他們沒有在任何一個房間找到相機或麥克風之類的東西……

「就是這麼回事。」晴美用手機通知唐沢惠美有關的調查結果。「甚麼都沒有。」

「辛苦了。」惠美說。「那麼，請好好休息。明天中午我也會去那邊的。」

「請指教。」晴美伸懶腰。「——累死了！」

「福爾摩斯呢？」

「不曉得……」

由於吃得太飽的關係，晴美睡眼惺忪。

「我……就這樣睡囉。」

「喂——」

「沒關係……只睡一個小時……」

說着說着，已經睡着了。

「這樣子她睡到天亮也起不來的了。」片山聳聳肩。「說起來，福爾摩斯在做甚麼？」



他走出客房，環視走廊，邊走邊喊：

「喂……福爾摩斯，你在哪兒？」

「喵。」

聲音就在他後面響起，片山差點跳起來。

「——別嚇人好不好！」

「喵。」

福爾摩斯催促地叫着，帶頭往前走。

「你在說甚麼呀？」

片山跟着走。福爾摩斯在臥室的門前面停下來。

「怎麼，你要進去？在沙發睡吧。」

可是福爾摩斯似乎無意睡覺，牠抬眼仰視片山，抬起左邊的前肢。

「左邊怎麼了？——啊？」

片山彎身伸出左手，福爾摩斯捅捅他的手錶。

「手錶嗎？——你要我怎麼做？」

福爾摩斯跑去房間角落，一骨碌轉身，這回擺出往前奔的姿勢。

「即是……是嗎。你是說計算時間吧？明白了！」

片山看錶，把秒針設定在「0」的地方。

「好！」他揚手。

福爾摩斯以稍快的速度沿着臥室靠走廊那邊的牆壁跑。

牠從房間這頭跑到那頭，一口氣跑完後，回頭看片山。

「十一秒。」片山說。

福爾摩斯走到房門前面叫。

片山打開房門，福爾摩斯出到走廊，這回沿着走廊的牆壁，採取同樣的奔跑姿勢。

「──這個也要計算？好吧。呃……開始！」

福爾摩斯以同樣的步伐在走廊上，沿着房間直往前跑。

片山他們所在的房間在角位，前面是樓梯。福爾摩斯在轉角處止步，回過頭來。

「呃……十四秒。」片山看着福爾摩斯。「這三秒之差又怎麼了？」

「喵。」

「等等啊。」

恐怕福爾摩斯是以完全相同的速度跑給他看的吧。

換句話說，走廊和室內有三秒鐘的差異。那個表示……



「對。搞不好……」

片山回到房間裏面，打開公事包，從裏頭拿出捲尺。

然後從房門沿着室內的牆壁，量到角落。跟着出到走廊，從房門量到角落。

「——是這麼回事呀。」片山站起來。「福爾摩斯，你想說的是……」

「喵。」

福爾摩斯彷彿在說「終於懂了吧？」似的。

用捲尺一量時，發現室內和走廊外側有將近兩米的差異。走廊外側比較長。

「兩米厚的牆壁？」

又不是要塞，不可能有那麼厚的牆壁。

「是這麼一回事呀！」

他們一味想着竊聽器或攝錄機，以為沒有收到電波，所以沒關係。

不是的。在這牆壁內裏有通道，肯定可以用肉眼窺看房間內部。

那就是兩米厚的牆壁的「內容」。

藏在牆壁內的通道？為了甚麼而有？

片山佇立在走廊上片刻。

片山想叫醒晴美，可她發出痛快的呼吸聲呼呼入睡。

這樣叫醒她是件不容易的事。

「明天一早叫她起身好了……」

片山半死心地喃喃自語時，傳來敲門聲。

「——哪位？」片山問。

「鈴木。你還沒睡吧？」

片山把門打開。

依莎貝爾．鈴木穿着晨褸，下面好像是穿睡衣。

「已經準備休息了嗎？」

「不，我還沒睡。舍妹倒是睡得很熟。」

「我也鑽上床，正在昏昏欲睡……」依莎貝爾說。

「發生甚麼事嗎？」

「打噴嚏。」依莎貝爾說。

「感冒嗎？」

「啊，不是我——是某人。」

「即是說……」



「那個房間應該只有我一個才是。可是，那個噴嚏聽得很清楚。」

「就在附近？」

「對。顯然是從房間裏面傳出來的。當時我就跳起來，開了燈，把房間、浴室、櫥櫃、衣櫃甚麼都檢查過，卻沒有任何人躲藏其中。」

片山恍然。恐怕依莎貝爾的房間牆壁也有通道。大概有誰躲在那裏吧。

「有點噁心的感覺……」依莎貝爾說，彷彿遍體生寒似的用力盤起胳膊。

「我去搜尋一下。」片山說。

「去哪兒？」

「你的房間。」片山說。「不過，事後舍妹可能罵我『為甚麼不叫醒我？』。」

「喵……」

福爾摩斯也同意。

「對不起，請幫我叫她醒來。」片山對依莎貝爾說。

聽了片山的請求，起初依莎貝爾並不願意。

「可是，那種事……」她嘆息。「明白了。」

她走到晴美呼呼入睡的床邊，不顧一切地吸一口氣。

「嘩啊！」她發出淒絕的哀叫聲。

晴美跳起來。

「怎、怎麼了？」她喊。

「早安。」

依莎貝爾給予有點不搭調的招呼……



15 黑暗的邂逅

「驚擾人心呢，真是的！」

晴美瞪視片山。

「有甚麼法子？抑或是用濕毛巾貼到你臉上的做法比較好？」

「唔……哀鳴比較好吧。」晴美聳聳肩。「幸好不是哥哥的哀鳴。」

「不過，你的哀鳴相當有魄力呢。」片山對依莎貝爾說。

「當占卜師時，有段時間生活相當艱苦，那時我做兼職，在電視台做臨時演員。當時經常幫忙演發現屍體時大聲哀鳴的角色……」

「嘿……」

「等一下。」

晴美走進浴室，用冷水嘩啦嘩啦地洗臉，然後用毛巾邊抹臉邊走回來。

「那麼，立刻行動吧！」

「問題是秘密通道的出入口在哪裏。」

「不過，真失禮呀！居然偷看人家的睡臉。」

片山等人暫時來到走廊。

「那個打噴嚏的人，一定以為被依莎貝爾小姐發現，從通道出去了——不過，從房間的結構來看，多半就能知道那通道的位置吧。」

「有窗那邊的牆壁厚得不自然的話，馬上就能知道了。」

「是的——那麼，先去依莎貝爾小姐的房間找找看，哪裏有窺視孔。福爾摩斯，拜託了。」

「喵。」福爾摩斯叫。

——含糊地看是看不出來的，但從一開始知道「有東西」的話，就並不太難發現。

牆壁的十字圖案像是細小的徽章，在仔細地觀看期間，晴美說：

「——這裏。」

「有嗎？」

片山走近前去，掏出筆型電筒，用光照着。其中一個十字圖案的徽章看起來凹了下去。用光斜斜地照着時，看得很清楚。

「是這裏吧。」

片山用電筒尖端刺下去時，空出一個直徑一公分左右的洞孔。

「——果然。」依莎貝爾走上前說。「竟然被人偷看……」



「可是，為了甚麼？……洞孔的對面很暗呢。那個打噴嚏的人大概逃走了……」片山說。

「出入口在哪兒呢？」晴美環視房內。

「喵……」福爾摩斯坐在牆壁前面叫着。

「——是嗎。」片山眨眨眼。「有這個窺視孔的，是跟隔壁房間的間隔牆壁——其他的應該也一樣。」

「噢，是嗎。」晴美也點點頭。「有窗的一邊和有門的一邊，牆壁不能做得太厚，否則會立刻知道。」

「那麼，通道是在每個房間的間隔牆壁內？」依莎貝爾說。「在哪兒連接起來呢？」

片山想了一下。

「——下面。」

「下面？你是說一樓？」

「當然，一樓的牆壁也做得很厚。多半有窄梯，可以在樓上樓下來去吧。」

「若是一樓就容易做出入口了。做成可以出到外面就行了。」

「好，下去一樓看看。」

三人走出依莎貝爾的臥室，趕往樓梯。

「不過，這房子是笹林先生親自蓋的吧。」晴美邊走邊說。「從一開始就是那種構造。」

「大概是吧。究竟有何目的——」

三人和福爾摩斯正要下樓梯時，突然燈光熄滅，周圍被關在黑暗裏。

「——怎麼了？」

「等等。不要動。」片山說。「踏空跌倒很危險的。」

他用小小的電筒光照着腳畔。

「小心。慢慢走下去。」

三人提心吊膽地下完樓梯時，福爾摩斯已先一步下去等着。

「這種時候貓最好呢。」

受到光照時，福爾摩斯的眼睛發出綠光。

「是停電嗎？」依莎貝爾說。

「怎樣呢——這樣的大宅，即使停電也會亮起緊急燈的。」

一樓的走廊也烏七八黑。

「——哥哥。客廳那邊有燈。」



從門下面有輕微的燈光漏出。
片山打開客廳的門。
「——是外面的燈光。」
他穿過客廳，拉開面向庭院的窗簾。
庭院的燈也熄了，外面的街燈照射進來。
雖然是郊外，卻不是深山裏頭。附近也有人家，街燈也明亮。
「你們留在這裏——我去叫醒昭江嫂，問她電源是怎麼回事。」
片山拿着筆型電筒走出客廳，沿着一樓的走廊走着。
「昭江嫂——昭江嫂！」
片山不曉得昭江睡的房間，於是大聲呼喚。
「喵。」一起走過來的福爾摩斯尖鋭地叫。
「怎麼了？」
在片山回頭看福爾摩斯的瞬間，他手中的電筒被拍落地。
走廊漆黑一片——在黑暗中，片山跟某人面對面。
「誰！」片山說。「警察。你是誰！」
聽到對方粗粗的呼吸聲。

福爾摩斯發出「嘎」的威嚇聲，在黑暗中撲向對方。

「嘩！」

對方短促地喊一聲，踏着噠噠的腳步聲逃走了。

「別跑！」片山想追上去——

「怎麼了？」

傳來昭江的聲音，電筒的光接近他。

「昭江嫂！小心！」

「啊？」

逃走的男人影子在燈光裏浮現一瞬，「咚」地撞向昭江。

「哎喲！」昭江跌個四腳朝天。

同時電筒滾跌在地。

「——你還好吧？」

「嗯……啊，嚇我一跳！」昭江用手貼着胸口嘆一口氣。「——已經沒事了。對不起。」

片山把她扶起來。

「好像不是停電。外面的燈亮着。」



「我醒來時，房間黑洞洞的……停電的話，有緊急電源，燈應該亮着的——剛才是甚麼人？」

「不曉得。你有看到他的臉麼？」

「不，一瞬的事……是小偷嗎？」

「——哥哥，你沒事吧？」

晴美和依莎貝爾從客廳出來說。

「嗯，剛才昭江嫂——」

片山說到一半時，福爾摩斯尖叫。

「喵！」

「哥哥……有怪味。」

「嗯……是甚麼呢？」

片山把電筒照向走廊深處時，奇異的黃色煙霧慢慢飄散過來。

「煤氣？」

「可能是有毒的氣體。出去外面！」片山喊。「昭江嫂，你也來吧！」

「可是，我穿着睡衣——」

「不是談那個的時候！趕快出去外面！」

「啊——太太送我的手袋！」

「手袋？」

「一次也沒用過，太可惜了。我去拿！」

「不是拿那個的時候啊！」

片山強行把昭江推向玄關。

在那期間，煙霧發出奇怪的味道，在走廊蔓延開去。

「別吸入煙霧！」

他們停止呼吸，從玄關衝出外面去。

「離開建築物！」

「哥哥，有煙霧，在這附近的居民也——」

「是吧。根據風向，煙霧可能飄過去——必須通知他們避難。晴美，有帶手機嗎？」

「有。」

「叫人馬上來部署，封鎖這附近。」

「知道。」

從大宅的玄關和窗口附近有輕微的煙霧漏出來。



片山問昭江：「怎樣去到附近的鄰居？」

「我來帶路。」

昭江終於理解事態的樣子，穿着睡衣往前直跑……

其後的一小時，簡直就像戰場那麼混亂——當然，片山並不知道真正的戰場是怎樣的。

總之，由於萬一是有毒的煤氣就可不得了的關係，要把附近的居民一家一家叫醒來避難，再加上距離五、六十米的地方有個小型的社宅屋村，全部叫起來也是大工程！

總之，各人都忙了一會，化學消防隊和毒氣專門班到來。他們煞有介事地戴上面罩，走進笹林公館中。

在如此寒冷之中，片山卻滿頭大汗。他和晴美他們一同逃到上風頭，緊張地看守着形勢發展。

不過——半個小時後，判定那些黃色煙霧完全沒有毒性。

「好極了。」依莎貝爾如釋重負。

「呼……天寒地凍的，避難的人會投訴啊。」

「有甚麼法子？萬一是毒氣可不得了啊。」晴美說。

「那倒是……」

總之，屋內的煙霧正往外散開，門窗都開着。

「——過一陣子煙霧自然會消散的。」一名消防員拿開面罩說。

「我還是進去把太太送給我的手袋拿出來好了。」昭江說。

「等煙霧消散了才去也行吧？」片山說。

「不，那個味道如果滲入手袋，我就不能帶在身上了。」

說畢，昭江呱嗒呱嗒地走進屋裏去了。

「不過，為何會有那種煙霧呢？」晴美說。「真令人在意。」

「是吧。不清楚目的何在。」

「為了逃走？那樣做未免太誇張了吧。」

「嗯……只要調查一下馬上就知道不是毒氣。做手腳的人應該知道才是。」片山說。

「喵……」

福爾摩斯有點不安地叫一聲。

「嗯……假如目的是為了使人遠離那幢房子的話……」片山喃喃自語。



就在這時候——大地搖動。

不，在這之前發生爆炸。

「哥哥！」晴美喊。

伴隨着「轟隆」地響，笹林邸開始崩塌。大概在四處安裝了爆炸品吧，在幾秒鐘內建築物化為灰燼。

然後湧起駭人的塵暴，包圍四周。

「——怎麼回事？」晴美呆然。「發生甚麼事？」

「大宅……消失了。」片山也一樣啞然。

「啊……」

依莎貝爾走過來，捉住片山的手臂不放。「怎會這樣！」

那個情景無法用筆墨形容。

塵暴逐漸消散後，只留下一山的瓦礫。

「幸好大家撤退了。」消防員嘆一口氣。

晴美赫然倒抽一口涼氣。

「昭江嫂！」她喊。「哥哥！昭江嫂她——」

「糟了！她進去屋裏啦！」

片山往廢墟跑過去。

「危險！」消防員上前阻止片山。「不能靠近！」

「可是——」

「萬一漏煤氣的話，一點點火花就可能爆炸。」

「有人在裏面——」

「待會再搜索。現在很危險。」

片山終於壓抑住自己。

「——明白了。」

「哥哥……」

「無論怎麼想——都救不到了。」

片山終於接受了衝擊。

「她去拿手袋的……」

「總之——把這件事告訴她們吧。」

片山離開倒塌的建築物，用手機打給唐沢惠美。

「——喂，我是片山。」

片山一邊說明，一邊注視那個連自己也不能相信的慘不忍睹的情景……



16 茶會

「要做。」咲帆斬釘截鐵地說。

「咲帆小姐……」晴美困惑地看着咲帆。「你要做甚麼?」

「當然是『茶會』了。」咲帆說。

「可是——」

「昭江嫂都準備好了。雖然不知道是誰在做這種事,但為了昭江嫂,我要開『茶會』。」

倒塌的大宅那淒慘的樣子浮現在照明中。

接到片山的通知,咲帆和惠美趕過來。

「惠美小姐。」

「是。」

「箱根的山莊能使用嗎?」

「是,隨時都可以。」

「那麼,今天依照原訂計劃開『茶會』。」

「明白。」惠美毫不遲疑地說。「只是接送客人去山莊需要時間，不如把時間延後一點比較方便……」

「也是。不過，這樣『茶會』就變成『晚餐會』了。」

「只要預備一點三文治之類的茶點招待大家，就當是『茶會』也沒關係。」

「就這樣好了。」咲帆點點頭。「為了昭江嫂，也得好好準備。」

「交給我辦。」

惠美走開一點，開始用手機四處聯絡。

「片山先生。」咲帆說。「可以請你到山莊來嗎？」

「當然。」

「謝謝——可是，為何要這樣子毀掉大宅呢？」

片山和晴美對望一眼。

咲帆察覺而問：

「片山先生，發生過甚麼事吧？」

「唔——建築物本身有秘密被隱藏起來。」

「怎麼說？」

片山把牆壁中有秘密通道的事說出來。



「說不定是為了埋葬那個秘密而炸毀大宅的。」他說。
「為甚麼要這樣做……」咲帆搖搖頭。「總之，希望你們先把昭江嫂找回來——她可能在等着救援。不過，不可能吧。」
這時，石津走過來。
「晴美小姐！你沒事吧！」
「石津，你來啦。」
「當然！福爾摩斯小姐也沒事呀。」
「喵。」
「我無所謂嗎？」片山說。
「啊，片山兄銅皮鐵骨，我想沒問題。」
「為甚麼！」片山苦笑。
「話是這麼說……這下子變得非常麻煩呢！」
片山眨着眼注視倒塌的廢墟。
「咲帆小姐。」惠美走回來。「有幾件事想請你做決定。」
咲帆和惠美稍微走開一點，開始商量「茶會」的事。
片山的手機響起來，他和晴美也走過一邊去談話。

「——這種事無法預測啊。」依莎貝爾．鈴木搖搖頭。

大家在半夜的寒冷中，用毛毯捆着身體站着。

「咲帆小姐堅持開『茶會』……希望在箱根的山莊甚麼也沒發生就好了。」晴美說。

「這次我會緊緊跟在身邊。」石津挺起胸膛。

「謝謝你，石津。」

晴美微笑，捉住石津的手臂。

片山一臉嚴肅地走回來。

「哥哥，怎麼了？」

「剛才接到課長的電話……」片山說。「這件事由公安部負責，要我們撤手不辦此案。」

「公安部警察？為甚麼？」

片山一直注視倒塌了的大宅。

「想想看。那麼完全地毀壞這麼大的房子，若非爆破專家是不可能的。」

「說的也是。」

「還有，在停車場，房車被火箭砲破壞的事……任何一種都不是普通人做得到



的。」

「那麼……」

「不過，不能就這樣撒手不管。我也會去箱根的山莊。你不去比較好。」

「這麼吩咐，你想我會放棄嗎？」

「不會……」

「很好。」晴美點點頭。

「好了，回去休息一下。」片山說。「為了今晚的『茶會』。」

「也是。我們一夜沒睡呢。」

「我有東西要調查——來，走吧。」片山催促。

「我來開車。」石津說。

石津所開的車載着片山、晴美、依莎貝爾和福爾摩斯，在夜道上飛馳。

前座的片山大打呵欠。

「好累！到了叫醒我。」

說着，他想把座位的靠背倒下去。

「——在哪兒？這個掣嗎？——嘩！」

靠背突然往後倒，片山哀鳴。

「幹甚麼嘛。」晴美嘆息。

「咦？收音機開了。」

「我的腳碰到的。」片山把靠背弄回去一點，埋怨說：「想要躺得舒服些也不容易，真是的！」

然後說：「石津，關掉收音機。」

「是。」

「等等！」晴美說。「石津，你把音量提高一點。」

「啊？收音機嗎？」

「對。剛才的名字……」

收音機傳出聲音。

「今天的嘉賓是近日在電視節目及劇集大為活躍的會田胡桃小姐。」

「果然！我就是聽到這個名字。」晴美說。

「——晚上好。我是會田胡桃。」

「半夜時分，對不起。」

「不會。為了工作，我經常半夜都不睡覺的。」

「胡桃小姐，聽說你是偶爾在原宿街上走着時被發掘的？」



「嗯，常聽人說起，但我沒想到真有其事，嚇了一跳。」

片山皺一下眉頭。

「喂，這不是菊池的戀人嗎？」

「對呀。那個胡桃小姐。」

「她是AV女優，卻在原宿被星探發掘？」

「哥哥，你不曉得？有人突然從拍攝現場把她帶去電視台。」

「於是跑去拍劇集？」

「她本人也莫名其妙。惠美小姐去探望菊池先生時，見到套裝打扮的胡桃小姐，聽說也嚇了一跳。」

「很奇怪的事啊。」

「她拍過成人電影的事，好像任何人也不准提起。因此當作她是在原宿被發掘的。」

「嘿……」

片山聆聽收音機一會，終於開始打瞌睡。

「喵。」

福爾摩斯從後座騰空跳起，在片山身上「着陸」。

「喂！別嚇我好不好！別吵我啊。」片山嚇得直眨眼……

「——那麼，現在播放胡桃小姐點唱的歌曲。」

「拜託了。」

片山坐起來。

「——這是直播節目？」

「多半是。怎麼了？」

片山沉吟片刻。

「——石津，你改去現在廣播的電台吧。」

「啊？可是……」

「我想見見這個女子。」

「你變成胡桃小姐的FANS？」晴美驚訝地問。

「不是。那種事平常是不可能發生的吧。有些怎樣的內情，真令人在意——知道是哪個電台嗎？」

「等等。我來調查。」晴美說，拿出手機。「我有朋友在這個電台——喂？是我，片山晴美。抱歉，在這個時間打擾……」

談了一會，晴美轉對片山說：



「現在她剛好在這個電台的錄音室。」

「那麼，你告訴她我馬上來。假如節目結束的話，請會田胡桃等我，不要離開。」

「明白了——喂？」

晴美掛線後問片山：

「怎麼回事？突然想見胡桃小姐。」

「直覺。」

「甚麼直覺？」

「會田胡桃能以那種方式得救，不是誰都辦得到的事。聽你說了來龍去脈，看來知道胡桃從醫院被帶去拍攝現場的，就只有佐佐木梨香和菊池本人而已。」

「是吧。」

「佐佐木梨香還是大學生。她不可能認識那種能夠操縱電視台的大人物。若是這樣，救出胡桃並上電視演出的，就只有菊池了。」

「可是——菊池先生被『ＢＳ通訊機』開除後，目前失業中啊。」

「表面上如此。」

「其實不然？」

「菊池曾是『ＢＳ通訊機』的優秀研究員——那個『通訊機』也有怪異的地方。」

「哥哥和惠美小姐見到地下會議室的事呀。」

「佐佐木社長在那裏見到的人物有SP隨從。恐怕『BS通訊機』在承包一些連惠美小姐和咲帆小姐也不知道的極秘事業呢。」

「極秘的……」晴美喃喃自語。「咲帆小姐車上的竊聽器？」

「我先去見胡桃，從她那裏去追查線索。」

片山完全清醒過來。

車子開進了市中心……

「片山先生──晴美小姐。」會田胡桃在電台的玄關等着。「那天得到照顧了。」

片山有一瞬認不出眼前的人是胡桃。

「──啊，你完全改變了。」

「因為化妝的關係。」胡桃靦腆地說。「還有衣服──人是衣裳馬是鞍呢。」

「你本來就很漂亮嘛。」晴美說。「你有明星的風采呢。」

「謝謝。」胡桃臉紅了。「對了──發生甚麼事嗎？在半夜三更……」

片山遲疑一下。

「其實……有點事想問你。我送你回公寓，在車上談吧。」



「好的——啊，我現在住在新的公寓。」
「你搬家了？」
「收入增加啦。我租了一間公寓。」
「菊池先生也一起住？」晴美問。
「嗯——他也精神起來了，好像也接到各種工作。」
「那就好了。來，上車吧。」
車子稍大，因此有足夠空間讓胡桃坐在後座。
車子開動後，胡桃把如何上電視的實情告訴片山。
「——那個人叫做近江？」
「對。好像非常有地位，監製見到他時臉都白了。」
「近江呀……知道他是怎樣的人嗎？」
「不，他甚麼也沒告訴我。」
片山沉思片刻。
「搞不好……」他喃喃自語。
「片山先生，你有頭緒嗎？」
「不，還不確定。聽說以前有個大臣叫近江的，在電視界擁有很大勢力——菊池

先生可能認識近江。」
「菊池嗎？」
「菊池先生在不在公寓？」
「不曉得……我也每晚遲歸，每次他都出去了。」
「去看看吧。若是方便，我想和他談談。」
——車子開進寧靜的住宅區。
「在那前面的公寓。」胡桃說。「左邊的——」
「石津，停車。」片山說。
車子停在公寓前面不遠——剛好有輛車在公寓的正前方停下來。
「——是他哦。」胡桃說。
菊池從車上下來。
「很有派頭的車呢。」晴美說。
「是防彈的特殊車。」片山說。
「是誰呢？」
「那個要問菊池了。」片山說。「石津，跟蹤那輛車吧。」
「是。」



「胡桃小姐，請你下車為妙。」

「不。」胡桃的表情有點僵硬。「我也想知道——那個人有甚麼瞞住我。」她說。

走進公寓一會的菊池，很快又出來，再次坐上車去。

片山他們遠遠跟在那輛車後面。

「——這條路不是開往『ＢＳ集團』的大廈麼？」晴美說。

「多半是吧。」片山點點頭。

「那麼，說不定……」

片山掏出手機。

「——喂，我是片山。」

「哦，你現在哪兒？」唐沢惠美說。

「咲帆小姐呢？」

「我剛送她去酒店。」

「我正前往『ＢＳ』大廈。」

「怎麼回事？」

「你能來嗎？」

「當然——如此半夜時分？是不是為了上次的……」

「說不定要開那個會議。」
「我馬上過去。」
片山掛線後，胡桃說：「請告訴我，菊池在做些甚麼？」
「待會就要去調查這件事。」片山說。
過了一會，胡桃說：
「我一直覺得他有事瞞住我。我以為是他有別的女人，卻好像不是……不過，如果你愛一個人，他說謊你就會馬上知道。」
「胡桃小姐。」晴美輕輕搭住她的肩膀。「不要胡思亂想。」
「可是……」
胡桃打住，默默地注視前方……
惠美已經在「BS集團」大廈前面等着。
「片山先生。」
「車呢？」
「像是那輛車的車開去大廈的後巷了。」
「是嗎？能不能去到那個地下室的附近？」



「我調查過了。」惠美說。「那兒本來是倉庫的一部份，換氣的管道和一樓深處的熱水房連接着。一定能聽見談話。」

惠美見到晴美他們走下車。

「現在在那個秘密的會議室裏的……」片山支吾其詞，沒說下去。

「是菊池先生。」胡桃說。

「啊——胡桃小姐。」

「啊？」惠美瞪大了眼。「那個人……」

「總之，先去查探裏面的情形。」片山說。「總不能這樣浩浩蕩蕩的……」

「石津，你等我。」晴美說。「沒有其他人在這兒等呢。」

「沒法子。那麼，大家靜靜地——入口呢？」

「從地下停車場走過去吧。那樣最不引人注意。」

「明白。」

於是乎，片山一行人走落到停車場，走下窄窄的樓梯。

「——這次上去太平樓梯。」惠美說。

停車場靜悄悄的，沒有人的動靜。

「那道門的對面——」

「噓！」片山說。「有車來了！」

傳來引擎聲。

片山他們趕忙躲在其他停着的車背後。

一輛車駛過來，停在升降機前面。車門打開，下來的女人準備搭升降機。

「有誰在嗎？」她回頭。

大概感覺到有人躲起來吧。

「喵……」

福爾摩斯「噔噔噔」跑過去。

「貓啊……在這種地方。」

「BS電機」社長夫人今井瞳按了升降機的掣。

升降機離開後，惠美鬆一口氣。

「她是今井瞳女士。」

「她要出席會議不成？」片山說。「走吧。」

惠美輕輕打開太平門，小聲說：

「有腳步聲不方便，請脫鞋。」

門大大地打開。



「各位，歡迎光臨。」打開門，咲帆笑容可掬地說。「歡迎來到我的『茶會』。」
在場的女士們有點顧慮地客套着說：
「謝謝……」
「你好……」
「——不過，有點寂寞呢。」平原瑪利亞說。「死了兩名伙伴……」
「對了，今井太太呢？」淺田實子說。
「她竟然缺席，很奇怪。」藤田忍說。
「她有聯絡。」咲帆說。「今井瞳女士會稍遲一點才到。」
門打開，唐沢惠美探臉進來。
「其他幾位來了。」她說。
「哦。那麼，請他們進來。」
「其他人？」平原瑪利亞問。「其他還有誰呢？」
「由於是第一次的關係，這回特地邀請他們參加的。」
走進來的是「BS國際」的北畠敦子和「BS通訊機」的佐佐木兩位社長。
「萬綠叢中一點紅。」佐佐木難為情地說。「這樣可以嗎……」

「請坐。」咲帆說。「還有其他人來。」

這次進來的是依莎貝爾．鈴木，以及會田胡桃。

「我來介紹。」

咲帆正要說話時，房間的電話響起來。「失陪一下。」

她去接聽。

「——喂？——啊，今井太太吧。我是咲帆。其他人都到齊了。」

「是嗎？」今井瞳說。「大家都齊集在那裏嗎？」

「嗯。」

「好極了。這正是我希望的。」

「今井先生呢？你們兩位都會來吧？」

「我想我是不會去的。」

「啊，可是——」

「我想——大概永遠不會再見了。」

「甚麼意思呢？——喂？」

電話掛斷了。



今井瞳的視線，從手裏的手機移向森林深處遙遙可見的山莊。
在黑夜中，山莊的燈火亮得幾近目眩。
阿瞳按下手機的掣發信。
「喂——我在可以望見山莊的地方。」她說。「——嗯，拜託了。」
阿瞳切斷通話，坐上自己的車，隔着車窗看山莊的燈火。
接下來的瞬間，山莊似乎發出火花。玻璃粉碎，像光霧般擴散。
然後，整座山莊刹那間被火焰包圍。照亮了黑夜中的森林，火光伸向天空。
「美極了。」
阿瞳喃喃自語着，發動引擎驅車往前。
再也不回頭看燃燒的山莊一眼……
阿瞳走進「BS集團」的大廈，穿過冷冷清清的大堂，走進升降機。
「會長室」的門——阿瞳站在它的前面，深深嘆一口氣。
「從今起，這裏就是你的房間了。」
阿瞳低喃着，打開「會長室」的門。
同時燈亮了。

「——歡迎光臨。歡迎你來『茶會』。」咲帆說。

阿瞳佇立不動——應該死在那場火焰中的人全體聚集在那裏。

「這是……」

「很簡單的事。」背後傳來聲音。

回頭一看，片山站在那裏。

「你打電話去山莊。我們請人設定了，打去山莊的電話自動轉接來這裏。」

阿瞳踉蹌。

「可是……為甚麼……」

「箱根太遠了些。」咲帆說。「第一次由我主持的『茶會』就改在這裏舉行了。」

「喵。」福爾摩斯在會長的辦公桌上叫。

阿瞳踉蹌欲跌，捉住牆邊的架子。

「為甚麼?——沒有可能這樣的！」

「阿瞳。」

身體胖墩墩的今井走進會長室。

「老公……」

「為何你要做那種事！」



「我——希望你當會長啊！那本來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從來沒期望當會長。」
「但我期望啊！我——」
阿瞳無力地癱坐在地。
「我跟警方合作……」佐佐木說。「你連我也想殺了嗎？」
「本來就是錯誤的。」片山說。「——笹林先生，可以請你發言嗎？」
「——會長！」惠美說。
笹林宗祐站在門口。
「會長……你還活着啊。」今井說。
「現在的會長是川本咲帆。」笹林說。「對外，我是個已經死去的人。」
「為何要……」
「給大家添了麻煩，抱歉。」笹林說。「在『BS集團』中，『BS通訊機』的業績最差。不過，那是當然的事，我並沒有怪責佐佐木。可是佐佐木想設法擴展業績，於是接近跟公安有關係的人士。」
佐佐木垂下眼睛。笹林說下去。
「不僅是城市中的監視相機，他連在公安的竊聽器，以及能夠監視私人生活的超

小型相機也想得到。佐佐木瞞着我，着手於那方面的開發。」笹林用嚴峻的表情說。

「終於，那件事傳入我耳，我叫他立刻停止那件工作。」

「那為甚麼——」惠美說到一半，片山搶先說：

「那間大宅的事吧。」

「是的——那房子有秘密通道的事，被公安知道了。當局說，如果不聽他們的話，就把那件事公開。」

「為何做那種裝置？」惠美問。

「那是——我的興趣。」

「偷窺嗎？」

「說是興趣，不如說是病態嗜好。這是很羞恥的事，但我無法停止——蓋建房子時，便做成可以窺視來客的臥室。如果公開那件事，我就完了。」

笹林嘆息。「逼不得已，我只好跟公安合作。『BS通訊機』的業績有增長，要緊的是可以跟政府機關有連繫。但我非常苦惱，我不希望永遠對他們言聽計從。這樣的想法……」

「你準備一死了之吧。」片山說。

「我召集了彩子所邀請的晚餐會客人，準備告訴她們『某個實驗』。那就是在家



庭內設置監視相機生活一段日子。我想證實，即使沒有做出甚麼犯罪的事，但私隱被偷窺，是何等的精神壓力。可是，就在那時候，我接到佐佐木的聯絡，又有公安下來的新工作。於是我下定決心……」

「你是假裝死去吧。」惠美說。

「我事先委託一名前賽車手，在車子從懸崖跌落之前從車子跳出去，可是他失敗了。」

「那麼，屍體的確認呢？」

「我收買了牙醫。我們有老交情。」

「那麼，其後你打算怎麼做？」

「暫時由彩子繼承會長，然後交給咲帆——有關咲帆的事，我是偶然遇見舊情人幸子而知道的。」

「為甚麼要我……」咲帆說。

「如果你當了會長，佐佐木就放心了，大概更加為所欲為吧——我調查到佐佐木和官廳之間有不正當的金錢交易。我等那件事成為明朗化的犯罪之後加以告發，意圖斷絕他和公安之間的關係。」

「可是尊夫人……」

「有關那房子的秘密，有媒體探聽出來了。倘若公諸於世的話，對於彩子是個羞恥——這時候刑警先生來訪，彩子以為是為那件事而來。」

「於是自殺？」

「跟我藏起行蹤也有關係——沒想到會搞成那種局面……」笹林嘆息。「——但總有一天那個秘密會被揭穿。佐佐木說那件事被揭穿的話，會破壞『ＢＳ集團』的形象，於是委託公安炸毀它。」

「所以用煙霧使屋裏的人避難呀。」片山說。「但昭江嫂……」

「我沒想到會這樣。」笹林點點頭。「我做了對不起她的事。」

「不過，為何厚川沙江子和里見信代兩位被殺呢？」惠美說。

「大概有人以為在山莊時，我可能把一切坦白說出來吧——不，是今井瞳這樣說的。」

阿瞳蒼白着臉，繼續坐在地上。

「於是想一次過埋葬大家？太過份了。」片山說。

「你連我也想殺掉嗎？」佐佐木說。

「你是膽小鼠輩！那邊的人也這樣想，所以交給我辦的。」阿瞳說。「你想拘捕我，那可不行！因為我會和警方合作。」



「殺人不是應該的行為啊。」片山說。
「我沒有直接殺人哦。」
「或許是吧。」
「笹林先生。」咲帆走上前。「我媽呢？我媽在甚麼地方？」
「她很好。現在應該往這裏來了。她知道我的事，所以我叫她暫時消失。」
「她還活着呀！好極了。」咲帆用手貼住胸口。
「呃——」藤田忍戰戰兢兢地說。「我必須向咲帆小姐道歉——在成田機場想行刺你的，是我。」
「啊？為甚麼？」
「不，起初不打算那樣做的！只要你膽怯，提出不當會長的要求……我是受到佐佐木先生委託的。」
「說謊！」佐佐木臉紅耳赤地說。
「我反對那種工作的。」今井說。「可是，曾幾何時，內子開始出席那個會議。」
「咲帆小姐的車有竊聽器。他們知道被發現之後，叫人用火箭砲炸毀它，也是那個『會議』所做的事嗎？」片山說。「這麼一來——對了，瞳女士，你受那個『會議』委託，叫人連山莊也炸毀掉吧。胡謅說那裏也有秘密通道甚麼的。」

「格殺勿論！」平原瑪利亞說。「太過份了吧！」

「她一定是報告說『現在山莊誰也不在』，然後叫人爆破的吧。」晴美說。「那麼，直接下手殺害厚川沙江子和里見信代的人是誰？」

——片刻，誰也不說話。

「是你……」說話的是會田胡桃。

站在會長室入口的是菊池。

「怎會……」惠美說。「你不是因為不喜歡那種工作才辭職的嗎？」

「貧窮很難受。」菊池說。「某日，我在街上跟佐佐木先生不期而遇。然後他說了那件事——骯髒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做。他告訴我，一切結束之後，我可以回去擔任重要的職位。」

「你……」

「胡桃。我說了謊，是我不好。不過，你不是也如願當了藝人麼？」

「但是——」

「別擔心。任何一宗殺人案都沒有證據。我是絕對不會被拘捕的。」菊池走近胡桃。「來，回去吧。可以跟貧窮的生活說再見了。」

福爾摩斯尖銳地叫。



「胡桃——」菊池按着側腹踉蹌。

「胡桃小姐！」惠美捉住胡桃的手。刀從她的手掉下來。

「我……一直當AV女優就好。如果你真的能得救的話……」

胡桃蹲下去放聲大哭。

「——叫救護車。」片山說。

「不……」菊池匍匐在地，拾起掉地的刀。「這傷口……我自己處理……」

晴美打一一九（日本求助電話）的聲音在會長室響起。

福爾摩斯走近胡桃，輕輕用鼻子摩挲胡桃的手。

「啊……多謝……」胡桃抱起福爾摩斯說。

笹林用沉重的表情說：

「刑警先生，請把一切弄個清楚明白，不論結果如何。為了彩子。」

這時傳來聲音。

「——今晚在甚麼地方過夜？」

「啊！昭江嫂。」惠美瞪圓了眼。「你活着呀？」

「好的傭人是不會死的。」昭江說。

福爾摩斯開朗地「喵」了一聲。

尾聲

「那麼，今天的嘉賓是會田胡桃小姐！」

隨着主持人的聲音，盛大的掌聲充滿會場。

胡桃穿着可愛的連身裙出現，在掌聲中坐在舞台的椅子上。

「胡桃小姐，你出道的契機是被星探發掘的吧？」

主持人問完後，胡桃直直注視着電視攝影機，說：

「表面是的，其實不然。」

「啊。可是——」

「我想會場內的觀眾，以及在看電視的觀眾之中，有人以前看過我。」胡桃淡淡地說。「在成人錄影帶裏。我拍過成人片。」

主持人大吃一驚。胡桃接下去。

「隱瞞過去而活是很難受的。而且消息總會從知道的人口中傳出去，所以我老實地說出來。我不打算回去AV世界。」

這是公開的電視節目，而且還是直播。會場內鴉雀無聲。



「我想告訴大家一件事。」胡桃說。「我和我所喜歡的人受牽連的事件，也跟大家有所關連……」

「真有勇氣的女孩。」笹林宗祐邊看電視邊說。

「她本人說，這是公開的直播節目，所以最恰當。」晴美說。「就算把報道事件壓下去，但聽見的人很多嘛。」

在「ＢＳ集團」的會長室內。

「片山先生，你的立場是否會不利？」咲帆問。

「我本來就是低級刑警，不可能再降格的了。」片山說。

「喵。」在晴美腳畔的福爾摩斯同意。

「如果失業了，到我這裏來。」唐沢惠美說。「我養你！」

「哥哥也頗受歡迎的嘛，可是一到緊要關頭卻想逃之夭夭。」

「多管閒事。」

——傳媒片斷地報道事件，卻沒有把事情全貌連接的報道。胡桃所陳述的真相，不知會流傳到甚麼地步——

不過，公安警察的高層為了「監視國民的私生活」而跟「ＢＳ通訊機」合作，牽

連了有關開發監視相機或竊聽器的事，報紙上有刊登出來。

今井瞳探聽到那個秘密會議，惟恐佐佐木成為「BS集團」的領導人，於是暗中謀算使他下台。

「雖然引誘菊池加入這項計劃的是佐佐木，但在途中開始便由今井瞳操縱菊池。」片山說。「厚川沙江子察覺到阿瞳為了使丈夫當上集團領導人而暗中活動，所以成為干擾。」

「竟然做到殺人的地步……」惠美嘆息。「菊池本來不是那樣的人啊。」

「不過，因他發着高燒去殺厚川沙江子，所以落得住院的境地。」晴美說。「他從佐佐木得到出入證，隨時可以進入大廈呢。」

「他對會田胡桃很好。」片山點點頭。「因此透過佐佐木，把她捧為明星。託福，我才得以探查真相。」

「召集可能成為干擾的人，想一口氣收拾掉，乃是阿瞳的焦慮。」晴美說。「佐佐木因而知道自己已是無用之人，所以想說出真相。」

「公安方面也不希望被人說他們和命案有關，大概想做成是阿瞳憑獨斷行事吧。」

「可是，把里見信代引出去的事，菊池一個人應該辦不到的。」

「製造跟笹林先生相似的聲音，憑現在的技術並不困難。」片山說。



「說起來——」晴美說。「胡桃小姐把菊池的傳話帶去那個派對，那是甚麼呢？」
「當晚有秘密會議。」片山說。「不過，菊池是真的爬不起來。他想聯絡佐佐木，但佐佐木在派對上關掉了手機，於是委託胡桃去派對一趟。因着那件事，胡桃才察覺菊池有甚麼隱瞞着她的。」
「可是——厚川沙江子和里見信代是菊池直接下手的吧。即使是今井瞳指使他去做……」
「她只想把罪名推給菊池了事。那個必須想辦法阻止才行。」
「我也會作證。」笹林說。「這樣的女孩也有勇氣發言。我已是引退之身，就算『BS通訊機』因此而倒閉也沒法子。」
「呃……」咲帆戰戰兢兢地說。「我還要當會長嗎？」
「務必拜託。」笹林微笑。「因着這件事，『BS集團』的形象減分是免不了的。有像你這樣開朗的領導人在是最好的。」
「可是——」咲帆嘛起嘴巴。
這時，會長室的門打開。
「不好意思……」有人探臉進來——
「媽！」

咲帆跳起來，奔向母親。

「咲帆……你變漂亮呢。」川本幸子說。

「你去了甚麼地方啊？」

「笹林先生希望我暫時不要露臉，所以我去了澳洲。」

「澳洲？」咲帆瞠目結舌。「讓人家擔心死了！」

「抱歉。不過，你也能用笹林先生的錢去留學，不是很好嗎？」

見到幸子的樂天模樣，看來她不太知道實情。

「依莎貝爾的話說中了。」晴美說。「她說你的雙親都健在。」

在電視上，胡桃直直面對鏡頭繼續說：

「我想在各位觀眾當中，也有人在小時候寫日記，被父母看到而受傷的人。自己的行動或電子郵件、電話等經常被監視，就跟被陌生人偷看日記一樣，我不願意這個世界變成那樣——你們呢？」

對於胡桃的投問，會場興起盛大的掌聲。

福爾摩斯對着電視「喵」地高聲叫。

若是做得到的話，牠一定是想拍手了，片山想。



赤川次郎60歲　創作突破500部

文／葉蕙

2008年，對於赤川次郎是特別的一年。

這位生於閏年2月29日，四年才過一次生日的幽默推理大師，今年剛滿60歲。日本人稱60歲生日為「還曆」。在慶生會上，大家戲謔他才15歲。此外，今年也是赤川著作突破500部的一年。雙喜臨門，可喜可賀。

●創造數字奇跡的作家

2008年5月30日，在東京都內的酒店舉行了盛大的「赤川次郎著書500冊暨還曆祝賀會」，數百位來自各界的文人雅士紛紛到場祝賀。

推理小說界的森村誠一、內田康夫、西村京太郎都來了，平日鮮有碰面機會的四位推理



↑赤川老師於生日會上獻辭。

大師聚首一堂，談笑風生，場面熱鬧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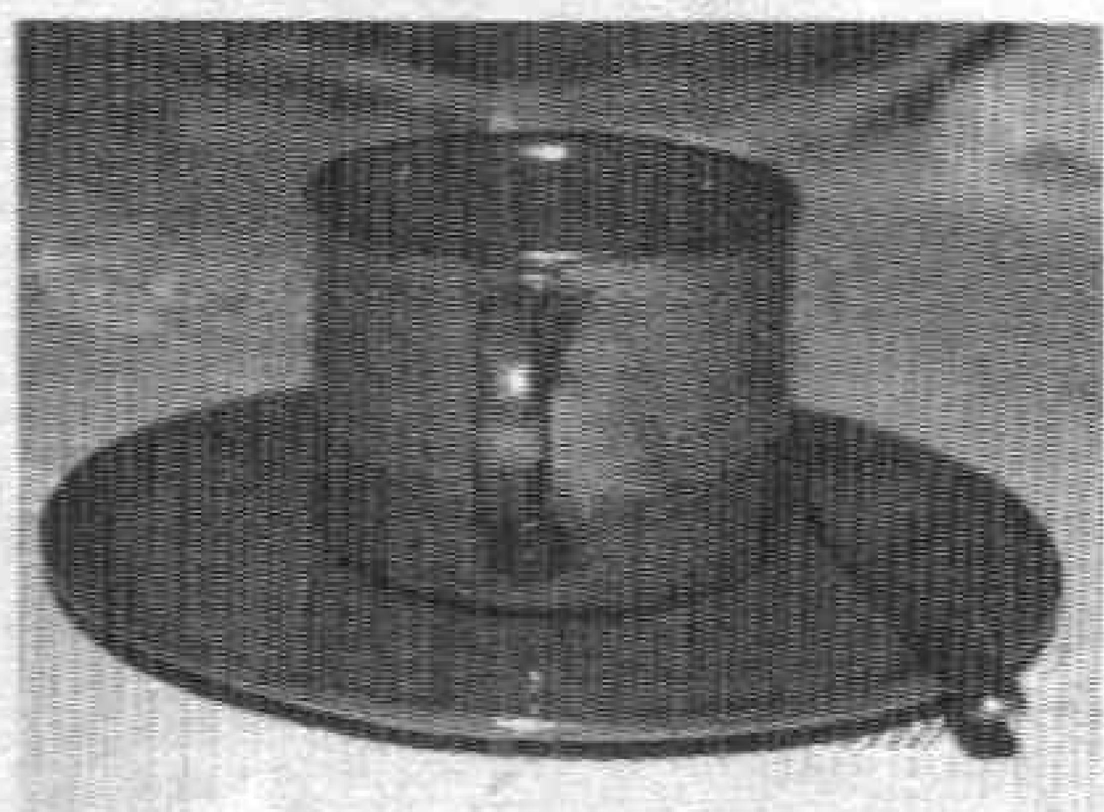
1976年出道的赤川次郎，是幽默推理派的開山鼻祖。他顛覆了日本傳統的本格派、社會派推理小說的寫作方式，以簡潔明快、淺白易懂的文風，電影蒙太奇式的創作手法，建立起自己的讀者王國，成為日本小說界的「不動明王」，擁有穩固的地位。

自1977年刊行第一部小說《死者的學園祭》以來，赤川的作品總數已突破500部，發行冊數超過三億冊。在日本戰後的文學史上，可說無人能出其右。

赤川亦是日本高收入榜的常客，寫作致富，打破了「窮書生」的固有形象。

作家生涯32年，創作意欲依然旺盛的赤川說：「我希望繼續創作能促使人與人之間互信的小說。或許這是老派作風，但我相信故事的力量。」

在一次訪談中赤川表示：「我不會寫太難的東西。」



↑這是赤川老師的生日禮物之一，由本身對陶藝非常有興趣的F.C事務局長中村小姐親自製作的紅色陶杯套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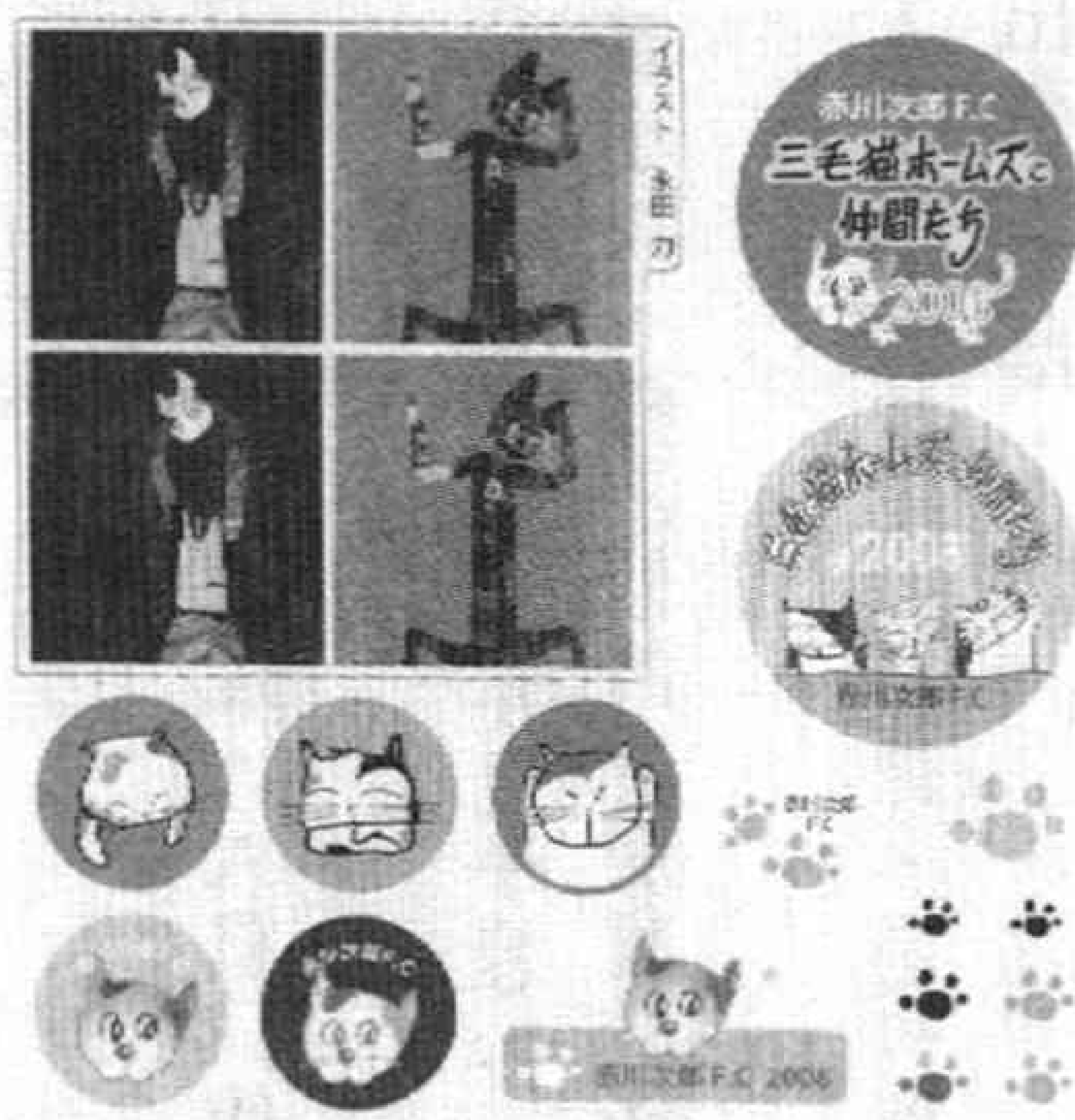
←在日本，「還曆」時習慣穿紅色衣服，具有「除魔」的意思。赤川老師穿上負責編輯送給他的紅帽子紅背心，笑得相當開心。

的確，他的作品從來不說教，不用深奧的字眼或哲理故弄玄虛，表面看來有點「無厘頭」，然而在淺顯之中又有某種觸動人心的東西存在，讀多了就會「上癮」。

讀者問卷調查顯示，家裏的赤川藏書超過３００甚至４００者大有人在。

有女子大學組成「赤川次郎研究會」，出書研究說明赤川的文學魅力。

赤川的創作領域非常廣闊，從懸疑、推理、驚悚、恐怖、怪奇、玄幻、愛情到家庭倫理都有涉獵，堪稱文學多面手。３２年來，寫了將近３０個不同類別的系列，包括「三色貓」、「三姊妹」、「幽靈」、「吸血鬼」、「賊夫警妻」、「新娘」、「杉原爽香」、「惡魔」等暢銷系列，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以三色貓為主要配角的「三色貓探案系列」。



→2008年所推出的F.C.貼紙，印有三色貓的圖案。

本書《三色貓茶會》，正是他的第501部作品。

貓偵探福爾摩斯也30歲了，仍然活躍於第一線，陪同飼主片山義太郎刑警赴湯蹈火，協助警方屢破奇案。而且越戰越勇，絲毫不見衰退之兆。

●堅持手寫不用電腦

幾乎所有作家都用電腦寫作的今天，赤川依然堅持手寫，據說本人認為「手寫比較快」。

他說他的電腦只是用來上網查資料、電子郵件往來等，電腦的整體功能，大概只使用了百分之五左右。

當然，其他手寫派作家還有西村京太郎、大澤在昌、著名媒體工作者櫻井良子等。

擁有複數連載的赤川，同時在日本多份雜誌刊物上連載小說。據說他的書房裏貼滿小說登場人物的一覽表，否則「連自己也搞不清楚誰是誰」。

年輕的時候，赤川每天平均只睡3至4個小時，通常半夜寫稿，越夜越精神，是典型的「夜貓子」。巔峰時期，他平均每天寫作十個小時，每年出書17部。

現在年紀大了些，寫稿速度稍微放緩，睡眠時間也增加，「否則身體撐不住」，他笑說。

難得的是，赤川次郎擁有近乎完美的視力，完全沒有老花問題。

除了因缺乏運動而日漸發胖，有了肚腩的奢侈煩惱之外，他的健康管理可說是相當成功。

●讀者俱樂部會員４０００名

赤川次郎擁有個人的讀者俱樂部，名為「三色貓與夥伴們」（Mikeneko Holmes to Nakama-tachi），並且非常活躍。

於１９８３年成立的讀者俱樂部，是赤川次郎認可的官方F.C.，今年恰好滿四分之一個世紀，目前登錄會員超過４０００名，為日本作家之最。

讀者俱樂部事務局每年發行4期會刊，並且定期在夏天舉行讀者交流聯歡會，今年已是第２４回，分別在九洲的博多（７月２１日）和東京（８月２４日）兩地舉行。

一年一度的讀者聯歡會是文壇盛事，主要是由十一家出版社派出３０至４０名編輯部工

作人員，負責會場設計、接待、準備禮物（用於現場舉行問答遊戲及幸運抽獎）、安排膳食、節目主持等。平時各自為政的出版社，這個時候實行大團結，分工合作。

今年的東京大會在皇居對面的東京會館舉行，筆者也有幸參加。

從中午十二時開始的派對，提供豪華的自助餐、猜謎競賽、紀念攝影，幸運兒可得到赤川原創商品，還有簽名會。歷時3個小時的節目安排充實有趣，氣氛輕鬆愉快，達至作者、讀者、編者打成一片的終極目標。

為人親切的赤川次郎，從來不擺作家架子，這是他博得讀者愛戴的另一個原因。透過交流會的近身接觸，讀者和作者達到交心的默契。

出席派對的讀者以女性居多，其中不乏老中青三代聯袂出席者，蓋因30年前接觸赤川小說的第一代讀者，有的已經升任祖父祖母，也有的攜兒帶女一同赴會，場面非常溫馨。

●會刊拉近作者讀者距離

每年出版4期的會刊《三色貓事件簿》，迄今已邁入第24個年頭，刊行了93期。

內容包括熱門話題特輯、作者近況報告、新書出版消息、讀者信箱、讀者交流廣場、讀者創作，以及由讀者出題赤川「看題作文」的極短篇等，使讀者更貼近作者的生活和想法，拉近彼此距離。

例如第92期的特輯是請讀者針對電視版（朝日電視放送）的「四姊妹偵探團」發表意見。

赤川的另一個人氣系列「三姊妹偵探團」，原著是三名性格各異的佐佐本家姊妹擔任業餘偵探，包括大姐綾子、次女夕里子和三女珠美。怎麼上了電視卻變成「四姊妹」？多了一個當空姐的大姐真理，綾子變成次女，夕里子變成四女，只有珠美的身份保持不變，因而引起贊成和反對兩派意見。

不過，赤川笑着安慰大家說：「原作是原作，戲劇是戲劇。把作品和電視戲劇分開來看，有趣就好。」

由此可見他不拘小節，處事豪爽的寬大作風。

（完稿於2008年9月2日）

三色貓茶會

著／赤川次郎
翻譯／葉蕙
封面插圖／陳沃龍
文字編輯／孫麗珊、盧冠麟、李綺娜
美術製作／徐國聲、陳沃龍、莫凱傑

出版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工業大廈2樓A室

承印
雅聯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35-37號泗興工業大廈1、2及10樓

發行
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大業街34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地下

第三次印刷及發行　　2010年7月

三毛猫ホームズの茶話会
MIKENEKO HOMUZU NO SAWAKAI by Jiro Akagaw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Kobunsha Co.,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ISBN : 978-988-210-656-7
定價HK$58元

HONG KONG CHINESE EDITION, FOR DISTRIBUTION AND SALE IN HONG KONG ONLY.
本書為香港中文版，
只可於香港發行及出售。



ISBN 978-988-210-656-7
定價 HK$58元

地址：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工業大廈2樓A室　電話：2515 87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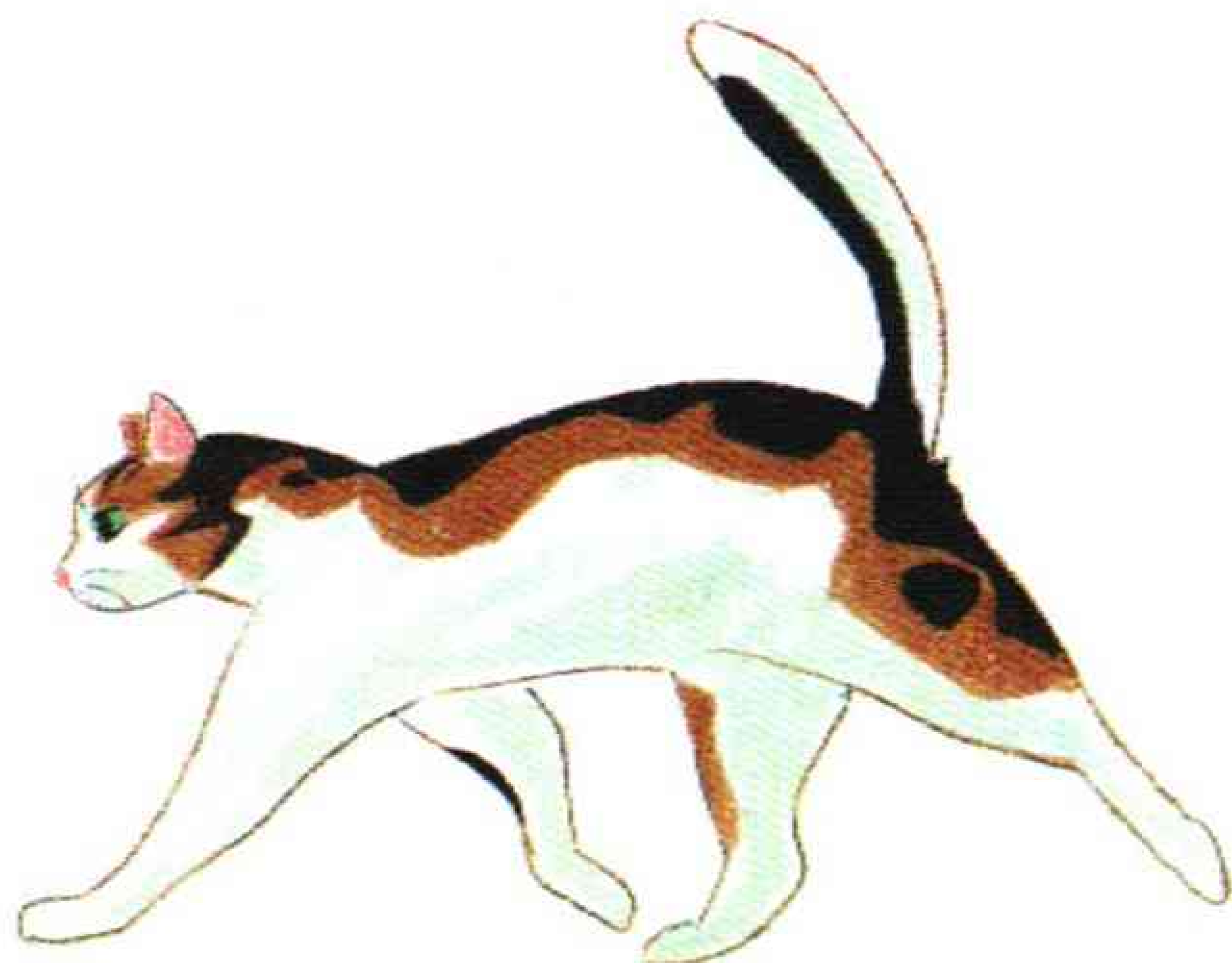
日本企業「BS集團」，在一個月內，會長因意外去世，其妻笹林彩子也於晚餐會途中自殺身亡，集團內群龍無首，於是從國外緊急召回繼承人川本咲帆。

她一抵達成田機場就被行刺，幸好石津刑警及時替她擋了一刀，她才得以保命。

承辦此案的片山刑警連同妹妹晴美，以及三色貓福爾摩斯進入「BS集團」內部搜查。期間，兩名參與彩子晚餐會的成員先後被殺，而片山他們查得越深，就越覺背後黑幕重重！

於是川本咲帆決定舉行「茶會」，召集原班人馬，誓要找出事件真相。

2008年是赤川次郎著書突破500部的一年，本書正是他的第501部精心傑作。且看智慧過人的三色貓如何發揮偵探才華，協助主人揭發企業戰爭背後的黑色陰謀！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